

黔东南 绘画

杨学文，1964年5月生于贵州岑巩县，侗族，贵州省凯里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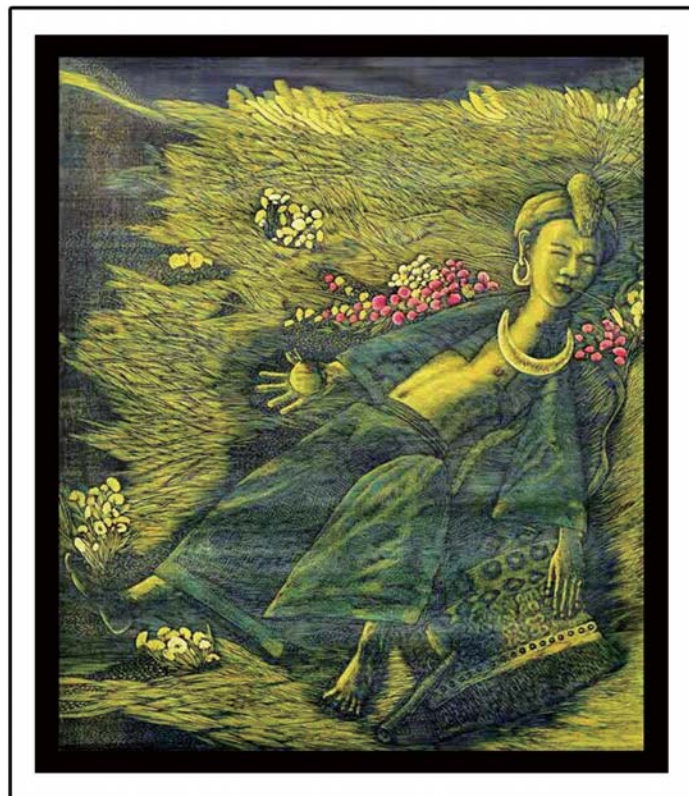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贵州省美术家协会理事会成员

贵州版画艺委会副主任

贵州画院特聘画师

黔东南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阿集的故事》

杨学文

ISBN 978-7-5126-7442-4



9 787512 674424 >

定价：10元

大美黔东南
杉乡文学

二〇一九年

第十二期



- 袁 筱 幼鬼
- 蒋德明 在雷山走村窜寨
- 杨秀廷 素履秋心共流连
- 杨 坤 千年古城老思州

大美黔东南

2019.12

黔东南 艺术家

白芬，女，侗族，大学文化，从事过教育、旅游、民族宗教、文体广电、政府等部门工作；贵州省音乐家协会理事，黔东南州音乐家协会主席，现供职于黔东南州文联副县级领导职务。

音乐成就

1985年10月参加贵州省少数民族青年歌手比赛荣获民族唱法三等奖。

1986年6月参加贵州省“民族民间音乐舞蹈”选拔赛荣获声乐组二等奖。

1986年12月参加中国首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总赛荣获声乐组二等奖。

2014年4月原创音乐作品《中国梦》参加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举办的“中国梦·音乐情”全国原创词曲创作展演活动中，荣获二等奖。

2014年12月原创音乐作品《追梦》参加贵州省文化厅举办的全省廉政歌曲征集评选活动中荣获优秀奖。

2015年原创作品：《苗山谣》《中国梦》《你就是那美丽的山村之花》《闹元宵》《我心中的家园》载入黔东南原创歌曲精选

2016年原创音乐作品《你就是那美丽的山村之花》参加黔东南州文艺奖评选活动中荣获二等奖。

2013年开始原创音乐写作，七年来创作歌曲近60余件。

作品：《苗山谣》、《他把村里当成了家》《不老的校园》等作品编入黔东南州老年大学教学课本。



黔东南 书法

周忠良，男，侗族，贵州锦屏人，本科文化，政协贵州省九届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西部书界研修班学员、国家艺术基金2016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翰墨薪传——苏州“牵手西部”书法人才高级研修班学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李有来导师工作室学员。现为贵州省文联委员，贵州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贵州省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书法研究院副院长，黔东南州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作品入展、特邀、获奖

2011年7月书法作品入展全国首届“夏同酥杯”书法展；

2015年9月书法作品在“中天未来方舟杯”全国美术书法网络大赛中获书法三等奖；

2016年9月书法作品获贵州省第九届行草书大赛三等奖。

2017年11月书法作品获贵州省“写意双龙”全省群众书法摄影大赛三等奖；

书法作品特邀参加贵州省第七、八、十届行草书大赛展出；

2016年7月书法作品特邀参加“当代书画百家作品邀请展”。

2018年12月书法作品特邀参加贵州省遵义美术馆开馆“伟大的转折——全国书画名家邀请展”。

2019年10月书法作品特邀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优秀会员书法精品展”。

作品收藏

2012年1月书法作品被广西南宁红荔书院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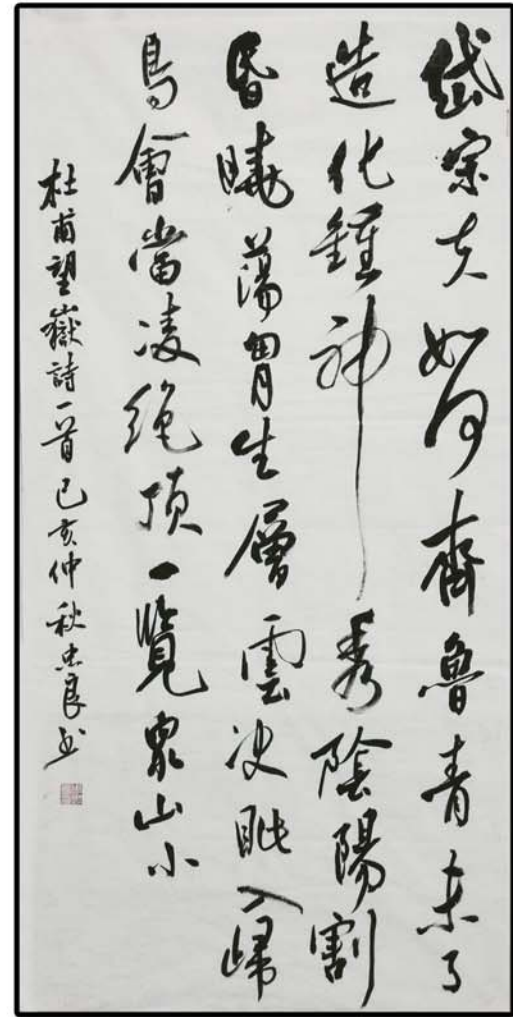
2014年书法作品被黔东南州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

2015年7月书法作品被中国书协第六届主席张海书法艺术馆永久收藏；

2018年8月书法作品被遵义市人民政府永久收藏。

主编出版作品

主编出版《纪念龙大道烈士诞辰100周年书画作品集》、《黔东南书画作品集》、《苗乡侗寨盛世翰墨——纪念黔东南州成立60周年书画作品集》。



行书

周忠良

释文 岱宗夫如何 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 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 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主 办：黔东南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 办：黔东南州文联作家协会

2019年第12期

文学顾问(刊名题字) 叶辛

名誉主任 潘玉凤

主任 李文明

副主任 周忠良 王绍帅

白芬 龙辉

陈明春 孙红莺

黄万鑫

编委 陈亮 杨秀刚

杨村 欧阳克俭

余敏 姚瑶

李家禄 石新民

龙艳 莫子北

潘兴盛 杨子建

王先明

栏目编辑邮箱

小说(莫子北):460505876@qq.com

诗歌(陈亮):470687516@qq.com

散文(潘兴盛):394119247@qq.com

非虚构关注、评论、封一到封四(王先明):

3248422157@qq.com

目 录

非虚构关注

076 远嫁他乡这些年 / 杨育泽

小说之门

004 幼鬼 / 袁筱

019 魁胆村传 / 王禹

035 文人老实 / 虹麒

041 龙登煌小小说六篇 / 龙登煌

诗歌手册

045 在雷山走村串寨(组诗) / 蒋德明

047 流过父亲额头的河流 / 何舒

048 你和他之间(外一首) / 许言木

049 姑娘是水(外一首) / 伤痕

散文经纬

- 050 素履秋心共流连 / 杨秀廷
054 麻鸟记忆 / 何林超
058 时光深处的梨园 / 蒋映辉
062 老网 / 吴定姜
066 千年古城老思州 / 杨坤
069 有爹娘的地方才是故乡 / 赵开云
073 抹不去的古井之情 / 李格林

杉乡作家三人行

- 083 三门塘:诗的故乡,歌舞的海洋 / 杨桂梅
086 再见南山 / 杨蕾
092 父爱如汪洋般奔涌 / 杨芳兰

理论空间

- 096 诗歌合为事而作 / 王明相

- 封二 黔东南艺术家 白芬
封三 黔东南书法家 周忠良
封四 《阿集的故事》 杨学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美黔东南 / 黔东南州文联编.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19.10
(暮春颂 / 杨菊主编)
ISBN 978-7-5126-7442-4

I. ①大… II. ①黔… III. ①纪实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
字(2019)第 246983 号

主 编 陈 亮
执行副主编 王先明
副主编 莫子北

主办 黔东南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 黔东南州文联作家协会
邮发代号 66-161
订阅发行电话 15870225516
0855-8231871
广告经营许可证 5226000405-010
邮政编码 556000
地 址 贵州省凯里市环城北路 54 号
印刷单位 贵州省圣鹏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幼鬼

■ 袁筱

1

我躺在床上，窗口的灯光淡淡倾泻进来，就像月光，被子柔软地盖到下巴，像是毛绒绒的亲吻。如果不是电话铃响，我正梦见自己蜷缩在温暖的暗色绒毛下面，仿佛是柔软的黑夜拂过。

忽然铃声尖利地扎进耳朵，我瞪大眼睛，眼前却是漆黑的，我用力睁眼寻找光亮，随后我看见了，是一丝丝，一线一线的，像是月光洒落在野兽光滑的皮毛上，有一道道反光，湿热的气息压下来了，带有一阵发甜的腐臭味，在黑暗尽头，我的脖子碰上了刀尖，寂静中，有一双眼睛睁开了。

是一只狼，我睡在它肚皮下面。

惊惧片刻，尽管心脏仍然砰砰跳动，我觉得

耳朵很疼，像是被那声铃响割伤了，想到这里，这道梦的裂隙让我从梦靥中挣脱。

光线一瞬间从高处涌来，窗外灯光仍是淡淡的，没有什么狼，我偏过头，看到枕边手机屏亮着。有三个来电提示，还有一条短信：“姐姐，快开门（余八）。”是我弟弟，我赶紧披上外衣走到门口，门缝底下忽然有风吹进来一丝清寒，我犹豫了一下，往猫眼里看，透过视线弯扭的玻璃小眼，走廊灯还亮着，门外空空的。

没什么奇怪的，我眨眨眼睛，那小子还在青春期，什么事都做得出，大概只是走了。我回到床上躺下，没有回电，把被子拉到头顶，半晌看着透过绒布料的光线，暖意包裹着我的脖颈，思绪又昏暗了。温热的绒毛，我想。可我没能闭上眼，而是坐起身换了下睡衣。

我慢慢走到洗手间，想要洗漱。打开灯，猛然看到镜子布满裂痕，这是多久的事？上星期，昨天，还是刚才？为什么我没发觉？

总之之后再处理吧，我吸了几口气，拿起牙膏，一边挤在刷毛上，一边抬头看了几次镜子中四分五裂的脸孔，然后把牙刷伸进嘴里，动作轻轻地刷起来。我怔怔地看着碎裂如蛛网般的镜子，重重缝隙间，留下一块锋利的三角形，裁出了我的眼睛，是的，那是我的眼睛。我弯腰靠近镜子，转了转头，眼球两边的眼白依次露出来，没有一条血丝，像陶瓷般洁白，显出泛光的釉色——表明这几天睡眠很好，我直起身刷牙，看见镜子里来回映出碎裂的衣袖，思绪浑朦起来。

我端起水杯漱口，在倒水时，有一个小东西从水杯里掉下去，沿着水池圆形的边缘咯哒咯哒地一圈圈滚了下去，卡在排水口，我以为是牙膏盖，手摸到时，才惊觉那是一颗牙，我把它拿起来，惊疑不定地拿在手里，手摸着牙齿顶端小小的锯齿，看起来这还是一颗健康的牙齿，沾着一点血。我舔了舔两排牙，在

左上方找到了缺口，舌头探进缝隙里，不疼也不痒。怎么会这样？我的舌头不自觉地嘴里扫来扫去，忽然，我发现所有的牙齿都开始变松，才使劲把舌头往后缩，缩到发疼，喉咙里的脉搏在狂跳，我捂住嘴，但本来牙齿构成的坚硬平面迅速向后退去，瞬间像软软的流沙那样陷进去了，一个个坚硬的小块包裹在粘稠液体里，不断地滑下了喉咙。我眼前发黑，微微张开嘴，弯下腰想呕吐，抬眼却看到镜子中一片血肉模糊的混乱情形，我重重地坠入了黑暗。

……

我喘着气睁开眼，呼吸还在翻腾，摸摸额头，手掌被汗水打湿了，我凝视着手掌上汗泅泅的反光，发现天已经大亮，窗口那片天空白得刺眼，木制窗框下端勾勒着秋季的金黄色落叶乔木，一排银杏树丰盛的树顶。而我还在床上，一只手撑着，一只手按住额头，我小心地探出舌尖向前点了点，牙齿表面细腻，完好无损。原来刚才那只是梦境，是只在我的两片眼睑播映的电影。

我盘腿坐起来，背靠着枕头，闭上眼睛，眼睑背后令人昏沉的红色透了过来，我想到这双眼睛实际上不曾真正闭上过，夜里看到的都是眼睑，心里一阵悸动。阵阵风吹进来，并不寒冷，大约是时间接近正午了。我感受着风轻轻吹起我的衣角，再睁开眼时，房间里有什么来自夜晚的东西恍惚消失了，像是钻进了白纸背面，阳光将每个物体照得轮廓明晰，如同摆着一幅幅时尚的水粉静物画，床对面的椅子、桌子和上面摆放的水罐、茶杯、果子，都灵气逼人，似乎是活物，而它们纯真得使人畏惧，单纯得毫无隐瞒。在清透的阳光里，我注意到衣柜左侧原来还搁着一个陈旧的婴儿车，被我遗忘了，对着墙，此时正被阳光在高大衣柜身侧倾斜着划出的阴影半盖着，清楚地露出来一只车把手，衣帽架挂着的一条围

巾软哒哒地吊在半空，晃来晃去，看起来几乎没用过，婴儿车里有一件叠好的灰黑色大衣，布面冷硬，沉沉地陷在那里，被光线勾了一条白边。

似乎是谁放在那的，我想了想，手揉着枕边的床单，手掌又渗出汗水，手指碰到冰凉的物体，是手机藏在褶皱里，我拿起来，简单的屏幕上显示出很大的方块形数字：中午十一点四分，没有来电提示，也没有短信，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一点点吐出来，最后感到从胸腔到头顶全都空空荡荡。

我换下睡衣，走到洗手间门口，打开门，看到镜子完好地挂在墙上，只不过表面灰蒙蒙的，还有污迹斑斑点点，很久没有擦拭过了，我平时也不会去看镜子，镜子下面是一个熟悉的圆形旧水池，水龙头有锈迹，刷牙时，牙齿也全都好好地待在嘴里，从门外照进来的光柱里几粒灰尘在飘动，一切如常。

之后我到厨房做午饭，把菜刀捏在手里，我镇静地，昏沉地，一下一下切蔬菜，砧板笃笃地响着，我停下来吸了口气，提提神，但神志又开始涣散。

这时听到门铃叮咚叮咚响起来。

于是我放下刀，走到门口，警觉地看了看猫眼，门外站着一个人面孔温柔的女人，是白羽，我的邻居，我松了口气。打开门，我接过她手里提的一袋柏果，邀请她进来吃午饭，她微笑着答应了，我们关系一直很好。

白羽让沉寂的房间鲜活起来，她穿着一双浅褐色的小靴子，天蓝色毛衣半遮住脖子，洁白的长外套有美丽的衣摆，就像白孔雀的尾羽，她是那种还会把愿望写下来贴在墙上的大女孩，并附上一幅配图：想去巴黎。每次走过时眼睛闪闪地看一看，而谁也不能弄懂究竟会不会实现。她纯洁无瑕，而你可能无法想象，她能原谅所有事。

我说，外面天气还不错吧？她笑着说，是

的。然后白羽走上前，双手握住了我的衣领，问我只穿这件衣服冷不冷，她左手无名指戴的戒指蹭到了我的脸颊，那是一个简朴优美的金戒指，上面只装饰着一圈旋转缠绕的长条形叶片，白羽却说那是鸢尾花的叶片，鸢尾花是一种会蛰伏的花，或许时隔一年才开放，有一天，就会在我手上盛开了。我听了轻轻打她的头，说你在做梦吧，你说的那是鸢尾花的种子。有时她也会对我说起她的丈夫，是个像黑山羊一样温柔的男人，听着她满怀柔情的述说，我一点也不怀疑：他会永远守护她。

白羽走进我的房间，把窗户开到最大，让晴朗的风吹进来，挂在衣帽架上的衣服和围巾都发出了拍击的声音，她埋怨我的衣服都是暗色调的，把洗手间的门也敞开了，风在衣架挂钩间叮叮地吹过去。我担心她会责备那面肮脏的镜子，可是光线暗淡，她似乎没看见，手撑在门框上往里左右看几眼，就走开了。

我们到厨房做午饭，切菜的时候，她安静地在我背后摘菜，我又昏沉起来，同时一刀切到了几个手指，虽然实在很痛，我几乎面无表情，转身叫白羽帮我去拿下医药箱，而她一看到我流血的手，眼泪就滚了下来，我上了点药，她战战兢兢地把棉纱递给我，我一圈圈缠在手指上。面对她的表情，疼痛让我必须说点什么，于是我说，缠住就好了，看不见就好了。她的眼睛更红了，她说，你不是还会疼吗。我看着她，没来由地，我恍惚地说，要用绷带缠住生活的伤口，要不是这样，谁还能好好活下去呢？她听了眼泪就扑簌簌都淌下来，着力地捉住我的肩膀，她说，不是这样的，事情不是这样。未免太多愁善感了点，我沉默着，好像从未觉得这样悲伤过。我说，你别哭了，还有药呢，还有酒精，还有纱布。我也有点哽咽，是因为疼痛，如果我会觉得伤感，却是因为白羽。

过了一会,纱布里的药粉就起效了,伤口不疼了,我推开她,感觉像是推开了疼痛的起因,思绪混乱地盘旋,开始质疑这个邻居为什么要来按我的门铃,如果她不来,我就能一直昏沉下去,然后不小心切到手,自己安安静静地包扎,虽然有点疼,却不至于会有伤心。而白羽却似乎看出了什么,她说,没关系的,都没关系。她放在我肩膀上的手暖意融融,我感到自己是一面结痂的墙,被一只手按住直到渗出了液体,味道酸涩而悲痛。

她替我切完菜,做好了饭,她替我打开那袋柏果,把柏果一把一把地捧出来,到最后,得意地让我看,在袋子底下还放着一些十分漂亮的银杏叶片,我也笑了。我看着她美丽的手指把银杏叶轻轻拿出来,我想,如果是我拿着,会摸到叶片上有点点的凉意,就像雨。

白羽把柏果都炒好了,那些柏果表面光滑,色泽均匀,暖烘烘的,气息香甜,躺在碗底,却像是一个个眼睛。她吃了几颗,剥了几颗喂我,又抓了一把塞在我的衣袋里。

2

白羽走后我在家里待到傍晚,之后去赴家庭聚会。距离不算远,从住宅区走出来,走过银杏路,几条不太热闹的道路,就到姐姐家。我的姐姐余宋,她的小儿子去世了,那个意外夭折的无辜生命,还只是一个婴孩,从那时起,有关的事我们都不再提起。

天色又变暗了,天空中盖着一块寒冷的蓝玻璃。我走着,某一刻,单调的白色街灯柱同时被点亮了,白铝皮上清冷脆亮的一片光明,似乎在支撑着夜空。一排排明亮的街灯使背后的夜色也凸显出来,路边的巨大银杏树,把它们宏大的枝干像麋鹿角般悬挂在高空,伴随着灿烂凋零的落叶,在夜风中隐没。街景主调渐渐变成了光彩喧嚣的霓虹灯广告和车

辆路过的刷刷声。

我停下来,抬头望向天空,路灯的光亮像是一层白色薄膜,把宽阔的墨蓝色夜空挡在外面,犹如在保护下方纤细发亮的蛛网与飞蛾。纱布缠着的手指忽然疼起来,疼得厉害,我想起路旁有一个药店。

我走进去买了点药,站在药店门口,眼中又映出了街道的霓虹灯。我想到店员看见我缠着纱布的手,眼光多少有些怪异,还有人上前询问,我想,虽然裹了不少纱布,还不至于太引人注目,也许是疼痛让人多想,也许是疼痛的手脉搏更强烈,就像一颗崭新的心脏,它敏感而且尖锐。我想了想,对着空气喃喃说道:“你还想到什么?”我似乎听到有什么果真在回答,我听见一阵窃窃私语凉丝丝地钻进我的领口,它在说……紧接着让我的心脏猛跳了一下,像有根鼓槌狠狠地一声敲击,手指跟着松开了,装药的袋子滑到地上。我屏住呼吸,耳朵嗡嗡地响,好像又听到了声音,我听到它在小声问我:“你的手不疼吗?”这就像是片刻前药店里的问话荡起了回音,由散漫的目光甩到窗外,随喧嚣的车流和行人卷到道路那一头,在轻浮的霓虹里兜过一圈,又落回了正被病痛卷缠的伤口,直掉进身体的裂痕里。手上的白纱布在招牌亮着的电灯下看起来聒噪地颜色斑驳。我没有再作声。这是当然,不必你来告诉我,你只是我的手。我用另一只手把跌到地上的塑料袋提起来,手心里传来脆脆的响声,我捻着塑料提袋,指尖上划过一条条细细的褶皱,像是一阵阵让人不快的多嘴多舌,我感到自己置身在一个满是细碎声音的房间,朦胧不清的影子围着我絮语,尽管我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心思,它们原本如此清晰,也渐渐松软,昏暗地涣散了,和墙角的黑影一起在溶解。我在费力地寻找裂缝,我感到想要挣脱。

风吹来一阵寒意,夜色就像一块墨蓝色

的玻璃,在我脑后破裂,那是一块冰,天空从那一头咯吱咯吱地碾了过来。我的眼睛就是它掉落的其中一块碎片,隐忍着黑暗与光亮不断地划过,带来一丝丝惊惧的白光如生命般在缝隙里掠过。我手里握着塑料提袋,轻轻地捻着它,在那呼吸的一瞬里,一辆车冷冷地在路旁呼啸而过,车尾闪过去,连同轮廓模糊的金色标识,长长的车灯光轨笔直朝前,却在我眼里划过了一条白色的闪电。

余光里出现了一个金属广告牌,藏在围墙的阴影里,就像一只有银花纹的深褐色蜘蛛,仿佛已经靠在墙边等了很久,那只会黑暗里死守着痛苦的昆虫,像影子一般在墙缝边颤动的恶魔,在灯光里懒懒地裸露出一只纤细的黑触角,它昏昏欲睡地,耐心地静候到这一刻,才把一道细微反光锋利地抛向一个人。

昏暗夜色里,延伸的锈迹是它毛茸茸的腿,倾斜的影子是它细细的触角,在不远处隐隐地抖动。在我离开的意念足够坚强之前,就已被一阵从脚跟爬上来的白色寒意牢牢拽住了。手开始颤抖,我想起了清晨的幻觉,睡在那只狼柔软的肚腹下面,还有沾着血迹的牙齿掉落时,摸到的那一圈细细的锯齿,心里一念闪过,我把手里的口袋“砰”地扔到地上,再弯腰拾起来,紧绷的耳朵似乎在渴望能听到一声清冽的电铃。重复了几次,响声疲倦了,而有花纹的蜘蛛仍然一动不动地待在空隙里,轻轻点着几只腿,我感到一丝歇斯底里,心里升起一股苍白的怒火,脸颊冰冷紧缩,仿佛没有血液在流动的逼仄感,却使得我以从恐惧的泥泞中拔出腿向那只不存在的蜘蛛走过去。

我想,就算真会看到什么——辛辣的怒意涌上双眼,我也……

半道灯光斜照着,墙角只有一个生锈的金属鞋店招牌,拖着一条影子,看起来软绵绵

的。

肩膀一下子松垮下来,我把手揣进兜里,摸到了几颗柏果,光滑坚硬,在冰凉的手里显得暖和。我看到招牌上模模糊糊地写着“广源鞋店”,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几年前,药店旁边这家鞋店的老板娘被一个站在她面前的顾客突然地用刀割开了脑门,摆着鞋的玻璃橱窗上血滴四溅,还有一些半凝固的白点,只能是她的脑浆,后来这个地方就空着,渐渐都生满铁锈。这事虽然让人发寒,但眼前除了这个被遗弃的广告牌,什么也没剩下。灯光从它脚下爬过来,街道又喧嚣起来,我不想再停留,转身走开了。

夜色又深了一点,街灯的光更亮了。

走到街角,我看到墙底下伸出来半只熟悉的深红色回力球鞋,有个人坐在那。他弯着双腿朝向十字路口的斑马线,敞开的灰色夹克贴着石砖墙面,双臂轻拢着一把木吉他,耳朵靠在凉凉的琴头上。是我的弟弟余八。

我知道他有时会在一家酒吧里弹唱,他看起来很失落,我在他旁边站了一会,他也没有看我,我上去推了推他,说,你怎么了,我们走吧。余八把木吉他夹在腋下,一只手撑住地面站了起来,默默地走在我前面,有点摇晃,倒梳起来的头发打了发胶来固定,也已经弄得很乱了,散得七零八落的。

我走上去扶住他的肩膀,摸了摸他乱七八糟的头发。白色灯光越过他的侧脸,划出一条漂亮的明亮边缘,他说,姐,我做了坏事。我带着笑意数起他同时交往的几个女孩子,他垂下头,一缕卷发掉下来,他说,不是的。

前面有一个枯萎的花坛,他停下来,绕到花坛背后石灰色的方形凹角,把吉他靠着墙上,在一边坐下来,我跟着他,站在他面前。余八低头抱住膝盖,头搁在手上,接着他把左边的牛仔裤腿一点点卷了起来,卷到膝盖上方,露出来的皮肤在路灯下呈现出青灰色,小腿

像是一棵被月光照亮的仙人掌，他让我看膝盖凸起的关节下有一片青肿，浮起一块异样腻滑的皮肤，我俯身，看见上面布满了小小的血点。我迟疑地说，你怎么了，你摔跤了吗？余八摇摇头，摇头，他手比了一个姿势，姐，我吸毒了。我猛地抬起头看他，余八把脸扭过去，贴在粗糙的石墙面上，下巴略略抬着，昏暗的光线里还能看到几根立起来的胡须，脆弱的轮廓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

我感到眼里掉进一块冰，舌头紧张地顶住上颚，我转过身朝向街道，心里的悲愤在淤积，一瞬间白铝皮路灯上雪亮的光泽跃入眼中，遥远的夜空忽然变得温柔，我想，他是我弟弟。

我在余八旁边坐下，他视线朝向一边，我捏了捏他的肩膀，把他敞开的灰色夹克拉起来，你这样会着凉，先把裤脚放下去，我说。我看不清他的侧脸，但能看到他嘴唇在发颤，他在故作镇定。于是我又用力捏了捏他的肩膀，他终于说，姐，你的衣服白得很，别坐了，会弄脏。我这才想到自己的衣服下摆是雪白的，我拢了拢，把衣摆折起来塞了进去，我对他说，没关系，都没关系的，我会陪你说说话。我看着他，他转过脸来，眼里似乎闪过了感激，疲惫的眼睛好像湿润起来，就像他小时候，多像一只小熊的眼睛，还是那么稚嫩，可是余八忽然颤抖起来，一下一下地揪着自己憔悴的卷发。我拍拍他，把将他的裤腿放下去，几下抚平了上面的褶皱。我说，你的腿都冰了。

余八抱着膝盖，似乎暖和了一点，把头埋进去，他说，你还记得我学吉他的时候吗。

我记得。

我皱了皱眉，我想起那时他在我隔壁房间里练琴，我总是听见断断续续的琴声透过水泥墙，他始终在重复地弹同一段单调而轻挑的旋律，时常使我隐隐地感到不快。我脑海里响起了那段旋律，刺痛了我，而随后旋律又

变得轻柔，眼前浮现出他后来坐在酒吧里弹唱的样子，他坐在炫目的灯光下，神情专注，显得很迷人，脚下随着音乐节拍踏动，专心地跟着点头，面孔很英俊，不时能在灯光阴影里看到下巴上有一个小豁口，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下巴就磕出一个缺口了，他是我亲爱的弟弟。

他说，你还记得王希吗，住在我们楼下。我想了想，点点头。

那时候我们一起练琴，后来他就不见了，去年我才又见到他。

“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还有那么大块的……”，他猝然停下来，双手抱住头，又伸着十指放在空中，像在比划着什么难以形容的东西，手指颤抖着，沉默了好一会。

我心里很是焦急，我想，这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有什么关系？但我只是看着他。

“那天我在KTV唱歌，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王希看到以后，突然联系我，叫我给他带包烟过去。我去了以后，房间里有很多人，就在门口的桌子上，放了一块很大的冰毒”，余八双手比了比，有一张椅子的面那么大，“那么大块的冰毒，把我吓懵了。当时就想溜走，但我不想被他看不起，我就待在房间角落里。屋里那些人都是小孩子，看起来是初中生和高中生，他们像在开会似的。”

“他叫你去做什么？”

“我以为他会让我吸毒，我害怕极了。但我到现在也没弄懂，那天他叫我去到底是做什么。想起来，应该是当时他吸毒吸醉了，要炫耀吧，旁边床上摆着一堆一堆的钱，高高地摆起来，铺了一床。”他手朝头顶比了一下，“那么高。”余八的眼里还残存着一点他不能察觉的羡慕。“后来我在他开的酒吧里唱歌，其他时候闲得发慌，赚了钱也没事做，本来我胆子很小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就和他们一起吸毒了。”

我怨恨地想起，去看余八唱歌的那个晚上，对面桌确实有一个很眼熟的小胡子男人坐在摇晃的彩色烟雾里，脸皮白得像一团稀痰，两边肩膀绷着黑色的紧身皮衣，裤脚很空，看起来像一个撑着大衣服的提线木偶。

“你怎么能这么没主意？”我听见自己声音冷硬。

余八像是吓了一跳，眼睛抬起来，显得可怜又轻浮，他小声说，他们有钱，看起来这样做也没关系，那时候还不算糟糕。

“难道你不害怕吗？”我瞪着他。

余八把手放在膝盖上，不停地搓着，他说，我害怕了，我害怕了，昨天王希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被逮到了，没有捉到他，但是他已经没有钱了，他很饿，让我请他吃一顿早餐。我说，你不如上楼来吃吧……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和这些人再没有关系，我也绝对不会再吸毒。

他带着一点哭腔说，姐，把我关起来吧，送我去戒毒所……

我原本很生气，但看到他高大的身躯瑟缩着，明显瘦削了，心里疼起来。我抱住他，拍了拍他的背说，之后好好说，你先跟我去余宋家吃饭。快站起来，拿上你的吉他。

一路我们都没有再说话，余八很紧张，像只被淋湿的灰老鼠。到了余宋家里，他很快地找到角落的小沙发里，盘腿坐在上面，抿着嘴弹琴，把自己藏在了轻轻的琴声里。其他人围坐在客厅长长的黑茶几旁，很多人都来了。

可我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事，旁边的皮沙发上还铺着一张浅蓝色小毯子，明明下面什么都没有，却有一个小小的身体形状鼓起来，毯子上方还煞有介事地摆着一个带圆球的婴儿帽子，两手的位置各有一只配套的婴儿手套。而应该有孩子的部分，全都是空气。

可是余宋的儿子已经死了，她还摆着那些衣服做什么？大家坐在茶几边寒暄，我感到

隐隐的悲哀。但没过几分钟，竟有人欣喜地说看见那孩子了，多可爱的小男孩，他们抚摸我看不见的婴儿，而那个孩子好像从沙发上走下来，正在轮流讨好桌边的每个人，我向旁边的人抛出诧异的眼光，但不久就没有人再回应我。大家都陆陆续续看见他了，还有好几个人拿到了孩子递的糖果，高兴地夸奖他。只有我还是个局外人。我无助地想到自己大概也将看见不存在的婴儿，心里正绝望地发紧，他果然就出现在我眼前，一个小男孩，看起来刚刚学会走路，像个小天使，我却看出他有种不可思议的狡猾，也许是因为肤色，太亮了，或许太暗了，我并不明白自己的苛刻。

他走了一圈，重新回到沙发上躺下，把头埋进被子里。我跟余宋说起一些琐事，担忧地朝沙发上小小的婴孩看了一眼，而他正注视着我，像是不经意的，那双眼睛极其阴邪，让我毛骨悚然。那是一双什么眼睛啊！藏在被子的阴影里，眼白是光滑的，硬硬的死灰色，眼仁的一条细线从中间贯穿，就像坚果的边缘。我胸腔里穿过一阵惊悚的寒意，但只是一瞬间的对视，没事似的，他又收回了目光，黑色的大眼睛圆溜溜的，把头埋回被子里。

可我惊恐万分，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一颗颗坚硬的柏果，顿时像触电了似的，手心一阵阵发麻，寒冷打着漩升起，围绕着一个黑洞洞的中心，不断地爬升，直到形成漆黑的无底深渊，把我完全淹没。我身体僵硬，紧紧闭上眼睛，陷入一片深黑，可是一想到我与那可怖的画面只有一线之隔，只有一层自欺欺人的眼睑，立刻感觉到极端的恐怖。而一丝带有侥幸的理智像一根亮晶晶的细丝把我的神志悬吊在空中，让我能够在恐惧中静静地忍耐着一种迟迟不来的，几乎只能是幻觉的拯救，而那是一只难以捉摸的手，是它把一根易碎的银丝垂下漆黑深渊，无所谓地让生命无端在狂风里受难。来或去，完全听凭它残酷的意志，

但是放出风筝取乐的时候，或为了得到鱼才放下鱼饵的时候，还会在意线的那一头吊着什么吗？

……

“小庆！小庆！”

有人在用力叫我的名字。

我睁开眼，看到一个年轻男人坐在饭桌对面，下巴上有胡子，脸上泛灰，直看向我的忧郁的目光却有穿透力，刺穿了笼罩在房间里的幻觉或恐惧。

一时眼睛难以聚焦，我恍惚地瞪着他。

他很有耐心地看着我，一只手拿起汤匙在碗边碰了两下，像是在犹豫是否该给我盛碗汤。单调不变的目光里流露出几乎已经干涸，却很复杂的深意。而那是一种来自亲人的，很特别的目光，就像是在蒙蒙烟雾中寻找着一个人，并且也相信自己找到了的表情。哦，我想起来自己还在家庭聚会的人群中，然而四周却异常安静。我由这双眼睛认出了面前这个人，是我的哥哥余巴，他的面孔比从前憔悴了许多，下巴上也多留了一小点胡子。可当我环顾四周，一个人也没看见，惊诧之余，心里焦急起来，弟弟去哪了，他该怎么办？还有那个不存在的孩子，到底去哪了？幻影重重叠叠，但是与我血脉相连的亲人唤起的感情在脉搏里涌动着，仍然通透地真实。

我感到放松了一些，我说，哥……

他盯着我看，有什么砂砾般硌人的东西在目光里跳动，但转瞬即逝。

“他们都到哪去了？其他人呢？我们刚才还在茶几边说话，那个孩子……”

“你说什么呢，菜要凉了，我们快吃饭吧。”他仓促地打断我，然后往我的碗里夹菜。

我只好把碗递过去接着，他却吓了一跳，拿着筷子的手使劲一抖。

“余庆，你的手怎么回事！”

他抓住我的手腕，我好像看见了一只别

人的手，乱糟糟地裹着纱布条，上面都是没干透的血迹，隐隐还有鲜红，我忽然感觉到剧烈的疼痛，表情像一张软布被轻易揉碎。看见我这样疼，余巴看上去也很难过，他眼里带着沉沉的内疚。他重新帮我缠上了一层干净的纱布，却什么也没有问我。在病手慢慢被缠起来的时候，沉默得让我很难忍受。我对他说起了手受伤的经过，还有在药店的事，余巴的动作一点点沉重起来，缠得越来越紧，最后冷漠爬上了他的眼角，我觉得自己甚至看到了一丝嘲笑。

我仍然要问他，我说：“你看见了吗？”

“看见什么？”

“那个婴儿。”

余巴不说话，神情黯然。

尽管对话胶着，我却焦急地想和他谈谈那些事。

“一会我们去看电影好吗？”我问他。

他淡淡地点点头，算是答应了。

3

我们出门时，路上行人很少，也许是夜晚更冷了。

余巴裹在一件黑色的厚大衣里，把衣领立起来，走在我前面，衣服下端不断擦过黑沉沉的矮灌木丛，路灯一个接一个投下他的影子，水泥地面冰冷而洁白，灯光如同一层薄冰，鞋子像是想要质问似的踩出磕磕碰碰的响声，但秘密以冰冷的外壳抵抗地守口如瓶。每当我想要赶上他的脚步时，我的脚后跟就往背后的夜幕陷了一点，而灯光又把他扯远了几步。他走得很快，当他迅速地转过前面的一个街角，我跟着转过弯的时候，余巴消失了，眼前只有空荡荡的街道，几片银杏叶突兀地落在我肩上。

我把叶子捏在手里看了看，喊道：“余巴！”

余巴……”颤抖的声音在冷空气里很快皱缩，萎靡坠地，最后变成了一点白气，我闭上嘴，把热气留在嘴里。手指把叶片转了转，金色的银杏叶在寒冷的路灯下竟是死气沉沉的颜色，像一块坚硬的木片，我盯着它看了几秒钟，心里窜起一股尖利的怒火，我把口袋里的柏果全都掏出来，狠狠地一把砸在地上，它们发出一阵犹如死鸟的嘴尖不停撞击铁锤的痛苦声音，随后慢悠悠地跳进了路边的黑影里。

现在我还能去哪，能做什么？电影是不能看了。

街道上空吹起一阵冷风，外衣簌簌乱抖，衣褶贴着身体上涌，像一股阴冷躁动的泉水，让我感到疲惫不已。我把口袋里的手机用力握了几下，这时，我却想起床上毛绒绒的，舒适暖和的毯子，旁边窗台上安宁的灯光。但我现在又身在何处？我想不明白，也不愿再去想。以至于——我想起我应是十分温和的人。我叹了口气，我应该回去好好睡一觉。只要当我再把柔软的毛毯盖住头顶，生活就会在幽深的睡眠里弥合，看不到一点缝隙。深蓝色的夜幕被灯光挡在后面，下面的几个蛛网丝毫毕现，冰冷的夜风不断袭来，让这个念头变得非常清晰。

只要走过几条街道，再穿过银杏路——现在那应该是一条更冷清的街道了。

走了好一会，我心意坚决，却突然感到脚底有种彻骨的寒冷，整个人都颤了一下，低下头，看到双脚被冻得失去血色，我竟然光着脚。鞋到哪去了？而且，我恰好停在了原本已经荒废的鞋店门口，我吃了一惊。那鞋店却在营业，橱窗里灯光照亮了摆放整齐的鞋，上面挂了一串闪烁的小彩灯，而原先那个生锈的招牌干净地摆在门前，崭新得离奇。

也许是有人新开了一家店，我想。可是招牌并没有改变：“广源鞋店”，甚至门口的装修也没变。我心想，这么冷的天，光脚走回去大

概会病倒。我打着冷颤悄悄走到门口，紧张地往玻璃门和橱窗之间的缝隙里窥视，看到一个陌生女人在柜台前整理货物，正背对着我把几个盒子放进架子里。她的黑发异常美丽，从远处看起来都很漂亮，个头也更高，和原来远远看去就很苍老的老板娘很不相像。我松了口气，推开大门走进去，暖气扑面，门上挂的铃铛清脆地响了一声，那个女人抬起头，放下手上的事，转过身来，惊鸿一瞥，看似年轻美丽的女人鼻子上竟有一串皱纹，我心里咯噔一下，当我看到她的脸，吓得差点就转身逃走——是原来的老板娘，不过多戴了一顶假发，年轻美丽的脖子上面长了一颗皱巴巴的脑袋。她的眼睛很亮，嘴唇好像有话要说，微笑的表情死死扼住了我惊惶的心神，竟让我觉得自己慌张得似有冒犯，我一边努力镇定，让脸颊别再痉挛，一边控制不了地想，这是个女鬼，这只能是个女鬼……脚下冰冻的血液刹那间岩浆般涌出。

这张皱纹密布，诡魅的脸，让我一时更为恍惚，思绪里有什么东西在拼命地往里挤，那层薄膜上吊下一块铅锤，就像一只手指用劲压着气球的膜，就快撕破了，那是在我的脑中，在哪儿？案板上被剁成一块块的血肉在眼前快速闪过，肉缝里连着一层淡黄色筋膜，是那种东西吗？我感到恶心，让我身体冻结地紧绷，如一块冻僵的油脂，而我看着她的眼睛，似乎凝重却又像是轻蔑，我想自己必定是表情僵硬，脸色泛黄。

一瞬间那个卡在思绪里的小东西终于跳出来，是一只笨重的金属蜘蛛……像是一颗疾射的血珠，啪地撞进我眼里。我满心以为得到解救，兴奋得心脏一阵战栗，用手去拂拭双眼，也仍止不住地微微颤抖。是的，这是一个幻境，这是一个梦，而我会醒，只需要找到一个缝隙，不，它会裂开。脚下热滚滚的血液汨汨往上涌，眼底似是有热气蒸腾。

就当我感到有一丝锋利的明亮闪过，却立刻发现这个怪人皱巴巴的脸皮上深陷着一对黑眼珠，亮得很突兀，像是正在从面皮后面兴致盎然地打量着我，寒意凭空而至，在周身凝成一层坚硬地捆住我的东西，就像是厚厚一层蜘蛛丝。我感到一阵惊惧，似乎看到她已经迅速从柜台底下提起一双鞋，是我的靴子，而这是个可怕的陷阱。但那并没有发生。我听到心脏在胸膛里猛烈震动，我感到离奇的愤怒。她只是一个无端出现的虚幻，无关之物，却能这样可怖地、从容地打量着我，难以原谅，这是多么可耻地惊扰！于是不顾一切地愤怒地瞪着她，似乎用眼光就能穿透这具身体，一刹那迷雾散开。但那也没有发生。而头颈上剧烈跳动的血管让我想到，似乎这种强烈的愠怒一旦松弛，我就会脱力摔倒。

耳朵像是沉重的巨钟，血液嗡嗡涌动，钟声回荡里，我却听见她小声说了什么。

你好。

太过稀松平常了，我一时愣住了。

你好。她又说了一句。

她探出身朝柜台外瞧了一眼，又站得直直的，掏出一双白手套戴在手上，擦起一双精美的黑色皮靴，看起来是她做的，同时对我说，你没穿鞋。她顿了顿又说，你知道，你怎么会到这来么？

我想买鞋。我还有些晕眩，不假思索地这样说。随后皱了皱眉，不敢相信自己竟在和幻觉交谈，这让我很不舒服。我看到她动作利落地擦鞋，淡黄色灯光让她可怕的脸上皱纹看起来也变得柔和了，皮肤有一些斑点和绒毛，头上不自然的假发也显出人造物特有的光泽，看起来确实只是个正常人。

我在这等你。

她见我不开腔，接着说道，手上停了一下，又继续擦鞋。

我已经不能再忍受这一切，我立刻就转

过身要走，我想，只要离开这条街，你就会不存在了。

有些事情没法结束，你不想知道点什么吗？她说。

我在门边停下了，看着外面黯淡的街景，她也许真的能告诉我些什么。

如果你要走的话，你就穿上这双鞋，天气可真冷。她在我背后说。

你说什么是事没法结束？我没有离开。我走回来靠在柜台上，她把擦得光亮的皮靴端正地摆在我面前。

我是说你的生活，就算你今晚从这里走出去，也一定会再走进这里来。有的事情无论如何都没法结束，甚至无法掩盖，它会找上你，你会遇到它，因为生活的真相不能被修改。

我低头用手指敲着柜台的玻璃。

我有点生气地说，你说的是什么真相？我只能想到没完没了的幻觉在打扰我。你的真相又是什么？这家店早就没了，而你，你一年前应该就已经死了，你不应该出现。但说到这，我还是不由得感到恐怖。

我的事倒是和你有些相似。她的这句话让我惊疑地看着她。杀死我的那个人，是旁边菜市的肉贩。她直言不讳。他是老顾客，来我这买过很多次皮鞋，都觉得鞋不错，而他每次都抱怨价格太高。但我手工做的鞋，很难让利，这样就积下了不快。那最后一次，他遇到了一连串倒霉事，带着一肚子怒气进来店里选鞋，背上的包里正好带有一把崭新的，还没用过的砍骨刀，结账时再次问我能不能少一些，我仍然说不能，他就接连问了我好几次，这个平日里惯于砍猪骨的屠夫变得越来越暴戾，之后竟从包里拿出那把刀，劈向我的脑袋！

所谓恶意就是那毁灭性的一瞬间，只需要一瞬间，千辛万苦地忍耐，努力才得以维系

的感情和事物,就会被轻易粉碎。她说。不管平时怎样去容忍,保护着也好,到了人心放纵了那一念的那一刻,所有的都必定会破碎。而它在等着你,你也会遇上它,你无处可逃。

听了这些话,我忽然想到那时看到余八坐在墙边的样子,灯光昏暗,他的下巴微微抬着,裤腿还没放下来,清瘦可怜的样子,引起我的怜爱,而我思绪隐蔽的角落里,确实也隐藏着什么。我感到歉疚。可是余八呢?在我深入肺腑的同情遮盖下,他的罪过淌到哪里?思绪里隐匿着晦暗不明,令我抗拒的痛苦,我不愿意再想。

这与我的事有什么关系?你能告诉我吗?我问她,我听见自己声音格外苦涩。

可怜的人!你有多久没照镜子了?你还认识自己吗?我迟迟不做声。她嘴边带着怜悯的讥笑使我毛骨悚然。

这与你的事很是相似。你不应该忘记。她又说。

她突然把头上的假发摘下来,空中好似划过一条鬼影,光秃秃的头皮上赫然有一条触目惊心的裂痕,血液未干,深可见骨,还沾着一些斑斑点点的白东西,那只能是她的脑浆。她不出声地怪笑着,面目极为狰狞可怖。恐惧也像一个裂缝似的在我脸上绽开,扎入表层,穿透血肉,直到把我的意识撑满,崩裂,我听到碎裂的声音,随后消失的心跳声才猛地捶打起来,重重地敲击,让我喘不过气,眼前一片漆黑,意识涣散了。又来了,没完没了的折磨。

……

我感觉有人在推搡我的肩膀,感觉到那只手的手背上硬硬的骨头,不断生硬地推搡我,一阵阵疼痛,我渐渐清醒过来。看到余八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喊着我的名字,无奈地把手拳起,一下下地使劲推我,才把我叫醒。我在一个大厅里,周围人声依稀,很是安静,

屏幕上的电影已经开演了。“你睡得太沉了。”他埋怨到。说完就望向放映的影像,头靠在椅背上。

4

我很费力地镇静,四周屏息的黑暗使惊惧不已的心跳声渐渐下沉。

他就在这,余八就坐在我身边。我迫切地握住他的手,按在座椅扶手上,我手上的汗水粘稠发冷。他像吓了一跳似的,吃惊地望向我,看到我眼里的不安和疑问,像是受责备,眼光内疚而忧愁,不过随即就松散了。他只是抿了抿嘴,不等我说话,就又懒懒地转过头看屏幕上的光影。我无心去看电影,只看见放映电影的灯光打在他脸上,他嘴唇边有一小块粘稠的光斑,还有粘在他衣领上的碎屑,放在手边的条纹纸盒。在我睡着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吃完了一整盒爆米花。

这是什么电影?我问。

他直视前方,隔了一会,才说,是《英俊的恶魔》。

电影里的故事已演到半途,犯人被捕了,是一个相貌英俊的男人。他翘着腿,靠在破旧牢房里的靠背椅上,椅背断了一半,而他穿着干净漂亮的衣服,身侧还有一束清澈的光线,那是穿过铁窗的月光,像一束舞台的聚光灯,把他的影子投在一旁的墙上。他抬起手肘,看着墙壁把两手相靠,一只鸽子的黑影在光下飞过。镜头推移到他脸上,清晰可见他的容貌秀美,神态自若。

他说道,我是无辜的,只是当罪恶降临时我失去了它。

这时响起了哀凉冷清的钢琴声,画面在昏暗的房间里扫过一圈,定在墙面清晰的光块上,那里坐着他的影子,周围没有人,他在对墙上的黑影说话。那影子的手肘收进腰间,

坐得更端正了些,画面外传来声音,像是他们真的交谈了起来。

这么说你是不再属于它。影子说。

是吧,那些可能都只是一个地点,我在那里,或是在这里。或许就像欧罗巴,那个神话故事里那样,命运之神无端闯入梦中,他们自顾自地争吵不休,是要带你去那边,或是这边,你还没插上话,他们就做好了决定。等你第二天醒来,已经身处另一个大陆。

所以你在这里。

是啊,所以我在这里。

我忽然想起那鞋店的里的女人关于罪恶所说的话,奇异的感受在我心里震荡。

余巴,我喊了他一声。

他微微侧过头,目光又迅速地躲开了。似乎总是这样,他好像对这个称呼很是抗拒,每次都会闪躲,对于我的疑问,我们也始终没法交谈上一句。我心里开始下沉,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所谓的真相是什么?这时,我才注意到脚下并没有不适感,我看到与刚才那一双一模一样的黑色手工皮靴,正暖和地穿在脚上。我俯身按住鞋,皮面触感细致。忽然间胳膊碰到了硬硬的圆物,我把手伸进口袋,竟然还残余几个柏果,我焦躁地胡乱用指尖转着,柏果在手心里嗒嗒磕碰。口袋不应该这么空,我想,钱包不见了。我低头在座椅下方四处寻找,却看见余巴大衣侧边有个靠下的口袋,垂下来,里面露出我钱夹的一角。

他偷了我的钱包,他又开始开始吸毒了。这个念头出现时吓了我一跳。

电影院音响里突然传来一阵激扬凄厉的音乐,我抬起头。

看见那个被称为英俊恶魔的人凝固似的坐在黑暗里,他的身影被隐藏在画面一角,前面明亮灯光下有个神采飞扬的漂亮女人大步走过,刚刚告别她的男伴,却不知道黑暗将至,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她。下一秒钟藏在阴

影里的恶魔猛地扑出,鹰爪般的手掌扣住她的咽喉,紧握利刃,迅速地将她割喉,她几乎没有发出声音,英俊的男人杀死了他不能占有的情人,随后他像只蛇似的把咬死的猎物拖进巷子,像只肚子里装满老鼠的蛇,饱足得动作蹒跚。

想到那小半只露出的钱夹,我咬住了嘴唇。有一些事情像是要从记忆里冲撞出来,被我遗忘了,被我掩盖的,我为支撑起自己的生活所原谅和隐忍的。

此时电影的屏幕上,英俊的恶魔衣着光鲜地坐在审讯室里,周围的场景黯淡,几个穿制服的警察身体僵直,面孔呆板。铁台灯的光线打在他脸上,惟独是房间里生动的画面,面孔在光下呈现出肃穆的浅黄色,这时才看出拘禁使他憔悴,他眼中目光仍是灿热。

你,我,每个人都是无辜的。他说。

有个警察哼了一声。胡言乱语!他们已经听够了。

他杀了人,说什么都是徒劳的。有人木然地说。

我偷偷看着余巴,只见他似乎也在眼角里偷瞄着看我,但四周光线暧昧不明。他忽然身子往后一靠,垂到椅子边的衣摆跟着一抖,钱夹滑了下去,完全看不见了。我更为惊异,但无从开口相询。我看见他下巴上那层短短的,稍显坚硬的胡子,在屏幕闪烁的光线下一丝一丝的反光,一线一线的,我突兀地想起了噩梦里早晨的那只狼,毛绒绒的毯子下,昏聩迷人的温暖,而我正睡在它的肚皮下面。

他杀了人,没有用了,全都完了。电影里有人又说。

我离开座位,心里很是烦闷,走出放映的房间打算去洗洗脸。当我在水池前把水扑到脸上,摸出纸巾把脸擦干,就想立刻走开,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将近是想逃走,回到座椅上再坐下,期待余巴能给我答案,但那似乎只是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有多久没照过镜子？可怜的人。”从那幻影里来的声音，带着讥讽和同情在耳边响起。

我终于勉强自己转头看向镜中人，一度只有一个十分模糊的白衣人影，好像镜子表面有一层雾气，还有一些斑点。我伸手擦拭，疾速地心跳起来，血管轰轰作响。手碰到冰凉的镜面，视线倏忽聚焦，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我看到的竟然是白羽的脸。她站在镜子里，就在我面前，我用手擦拭额头上的冷汗，她也在镜中哆嗦着擦拭额头，我看到她后退一步，四下张望，镜中墙壁上也铺满白瓷砖，空荡荡的，再没有别的人了。摸到身上这件雪白的衣服，我心中一片冰凉，看那镜中人，天蓝色高领毛衣围在脖子上，我顿时手足无措，心中有股无名剧痛，像是被冰冷的火焰烧灼。

我凑近镜子，贴近她的脸。白羽，你能原谅所有事。我喃喃自语，眼泪不住地跌落。

我闭上眼，黑暗里弟弟年幼时可爱的模样一幕幕浮现，他稚嫩的大耳朵，像一对叶片，弯弯的眼角上柔美的笑意。我想起那一次，他顽劣地使劲往上跳，去够柜子高处放满蜂蜜的玻璃罐，玻璃罐掉下来，撞碎了，我们闻声赶去看时，他坐在地上用手指划着吃蜂蜜，看到我们来，惊慌地站起来，没想到突然滑倒，呆了半刻，才爆发出他用尽力气的大哭。那天他的下巴里插进去一块玻璃渣，在那里留下一条永久的疤痕。眼前的黑暗里，我看到有个可爱的男孩，模样恰似弟弟年幼的样子，坐在玻璃罐里，不住地用力拍打着玻璃，口型像是在说，让我出去，让我出去，姐姐。可我虽然仍心疼他，却狠心地对他不理不睬，只心里对他说，是你犯了错，是你错了。可那孩子见我冷淡，就开始撒泼耍赖，甩动双手猛打玻璃，双脚直踹，玻璃只发出砰砰的闷响。他突然把脸使劲挤在玻璃上，五官扭曲地贴在我眼前，这才显出他的脸上原来涂满了蜂

蜜，在玻璃上印出一层黄腻似油的痕迹，从他脸边压出一圈，双眼在没命的重压下暴出血丝，几欲滴血，样子非常丑恶。

我喘着气睁开眼，像从噩梦中醒来。

我又在身上摸索了几次，钱夹确实不见了。余巴趁我睡着拿走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我再次想看镜中时，镜子前本来放着的一块鲜绿色抹布上，却赫然摆着一个血淋淋的头颅，面孔是一个孩子，嘻嘻笑着的样子，但一点声音都没有。它脸上五官鲜血淋漓，好像被压扁了，看起来恐怖至极。他紧紧地盯着我看，那双死灰色的眼睛像坚硬的果核，表面有条裂纹。我吓得浑身颤抖，勉强自己不再去看他，脚步发软，转身逃了出来。

走到放映间，看到余巴瘫坐在座椅上的背面，他似乎放松了很多，他旁边空着的座位，像是本就不应该有人坐。电影里已经演到送上死刑台，英俊的恶魔将被悄无声息地处死。

电影就快要结束了，走廊的灯已提前打开，映进昏暗的房间很是刺目。我独自向它走去。

我像逃亡似的从来时的路快步走回去，一路上没有什么再阻拦我，只是离开放映室时那刺人的蓝白色光像是一直留在眼后，使我走过冷寂的街道时，夜空就在身后不断地碎裂。

回到家里，我熄了灯，坐在床上，把柔软的被子握在手中，窗口的灯光淡淡倾泻进来。

床对面的桌子、椅子，上面摆放的水罐、茶杯、果子，此刻被灯光勾勒出锋利的边缘，像是一幅幅静物画，站在黑暗中，却发出窸窣窸窣的响声，好像是在诉说秘密。暗沉的梧桐

树探在窗框边，像是想把头挤进来。

我太过疲惫，叹了一口气，在床上躺倒下来，把毛绒绒的被子拉过头顶。

但我无法闭上眼睛。

暗色的绒毛遮盖在我眼睛上，依稀透光。

我的一只手仍隐隐作痛。这时我才看到，另一只手上戴着一个金色指环，上面没有装饰，只绕有一圈波浪状花纹，在光下发亮。我费力地想，白羽，她有一个温柔得像黑山羊的丈夫，她还说过，她有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想到要把这个女人和镜中的自己重叠，就让我头痛不已，再想到余巴偷了钱夹，思绪就被搅进漩涡，其他的幻象，更是混乱纠缠。

这时听到门铃叮咚叮咚响起来。

我走到门口，从猫眼弯曲的视野看过去，余巴站在门边，看着另一侧，我开了门。

他站在门口就说，你怎么先走了，电话也不接，我才来找你。

我默默地示意他先走进来。他径直走到客厅的沙发坐下，我们都忘了开灯。窗外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清晰地投在背后的墙壁上。

我回卧室里拿手机，看到屏幕上有一个来电提示，还有一条短信：“姐姐，快开门（余八）。”他确实打了电话给我。我站起身的时候，手机照到地面，白光一闪，我看到衣柜底下夹着半截纸片，像是等在那里似的，上面写着什么。我试着把它扯出来，却又担心把薄薄的纸扯碎，正想叫客厅里的余巴来帮忙，但空气里异常寂静，我停下来，屏住呼吸，抱着膝盖坐在地上，脑海中闪过一阵冰冷的颤栗，他到底是谁？

目光恰好落在和双眼同样高度的婴儿车上，放在衣柜左侧，平日里都被我遗忘了，而黑夜使它的轮廓与其他事物同样被掩盖，也就被凸显。衣帽架上的围巾垂落到车上面的半空中，下方是一件叠好的深色大衣，看起来质地冰冷，沉沉地陷在那里。看着那件陌生的

衣服，我的眼泪突然掉落。我想起来了，那个温柔得像黑山羊似的男人，早已从这里逃离，只有这件衣服还留下来，像是有一只簌簌发抖的羊，惊慌逃走时，在身后褪下来的一堆黑毛。我想起早晨自己独自在家里，怎么切到了手，独自一边哭，自言自语着，同时给自己包扎。炒柏果时，又把绷带弄散了，布带上全是鲜血，却浑然不觉疼痛，这些我竟然都忘记了。脖颈的血液上涌，好像都变成了眼泪从我眼里流出，我用力地把那张纸拽出来，上面写着几行细细的小字：

“离体自窥症；

幻觉出另一个自己，双重自身；

接受截肢手术的人几乎百分之百都有幻肢症状，而失去亲人时受到严重精神创伤的人多数都会出现幻觉。”

我想起来了。那天下午我在家炒柏果，弟弟几次戒毒失败，找我借钱，我拒绝了他。我在厨房里切菜的时候，他在客厅里，无声无息地用大衣把睡在婴儿车里的孩子压死了。

黑暗里，有个孩子赫然坐在我面前的婴儿车上，五官扁扁的，像是被挤扁了，一脸嬉笑的表情，却没有声音。他摇晃双脚，我把他抱起来，抱在怀里，翻出婴儿车里的小帽子和手套，给他穿上，我紧紧地抱着他，眼泪不停地落在他脸上，他不眨眼睛。

这时余巴走进来了，他说，这么黑，你在做什么？

我轻轻摇着怀里的孩子，对他说，嘘，别说话，孩子睡觉呢。

他突然停下，像是在努力克制似的，站了片刻，然后转身走进洗手间打开灯。

我听见砰的一声闷响，余巴摔倒了。杯子和牙刷哗哗地被撞下来。我喊了他几声，他没有回答。我把孩子放在床上，把被子围在他身上，他乖巧地坐在里面。我回头看了好几次，才到洗手间看余巴，他闭着眼睛歪在地上，像

是晕过去了。我摸他的额头，滚烫的。我把手伸进他的侧面口袋，掏出我的钱夹——空空的，钱都不见了。我卷起他的裤腿，膝盖下方果然有一片青肿，密密麻麻布满了针眼。灯光下，在他下巴的胡子里能看见有一条疤痕。

我起身看到镜中的眼睛布满血丝。我找到手机，删掉了一些东西，然后木然地在房间里到处走来走去。那孩子看到我这样，他坐在床上笑笑，把手指举到嘴边比了比，只是一瞬间，我心下了然，我心意已决，于是在角落的工具箱里找到一个铁扳手，拿在手上。

我走进洗手间里，掐着余巴的脖子，把他的牙齿一颗一颗的打下来，他没有醒。

我把他拖进衣柜里，关上门。

看不见就好了，没关系的，都没关系。每个人都是无辜的。我听见有人在说。

然后我慢慢地打扫水池，冲水时，我扫起来的一颗颗牙齿沿着水池边沿滚了下去，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我忽然感到一种离奇的悲哀，痛苦地大喊一声，用扳手向镜子打去。镜子碎裂如蛛网，重重线条之间，我看见一双眼睛，表面显出釉色的光泽，像是光滑的坚果表面，我转了转眼珠，镜子里的眼白跟着转动，没有一点血丝。我惊悚地向后退去，那不是我的眼睛！头上的脉搏剧烈地跳动，我冷静地挥动扳手，将镜子打得粉碎。

等我收拾妥当，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卧室里充满了温暖的日光，几星灰尘在空气里浮沉，一切如常，桌椅，水罐，像是一幅优美的静物画。我拉上窗帘，终于放松地睡了一觉。在漆黑柔软的睡眠里，似乎一切都已弥合。

醒来，我静静地坐在床上，看到窗框边上冒出高大银杏树金黄色的额头。吹进来的风带有暖意，应该是快到正午了，手机屏幕上有几个巨大的方块数字显示出时间，中午十一点，其他什么都没有。

这时我听到门铃叮咚叮咚响起来。

我轻轻地走过去，眼睛贴近猫眼。

门外是一张皱巴巴的脸孔，带着一副讥讽而怜悯的笑容。

她像是已经发觉了我正在门后看她。

她笑着说：

我在这等你。

这事可没法结束。

魁

胆

村

传

■
王禹

略利往事

略利位于魁胆村西南边的一个山凹里，凡是魁胆凶死的人都会拿到这里来火化。山里人火化没有像城里人那样送进火化炉，之后一股黑烟从烟囱冒出，白花花的骨灰就到了盒子里。山里人火化是用木柴堆起个火架，死人放在上面直接烧成灰，之后把骨灰收入棺木后土葬。

因为是火化凶死之人的地方，所以略利发生诡异之事也特别多。

略利之阴，魁胆人皆知。白天路过此地，整个人都能感觉凉嗖嗖的，当然也很少有一个人经过，村民大多会选择结伴而行，即便是结伴而行，大伙儿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大多数人自然不会多说话，每个人的汗毛总是能立起来。之后大家紧张紧张的往前赶，每每通过那个山凹，大伙儿才能松一

口气。

那年六月,尝新节刚刚过完。村里的王飞和王兰在尝新节对山歌的活动中相互相中,而私定了终身。然而,王飞父亲极端反对这门亲事,因为寨里还没有过同门之间通婚的先例。结果,王飞喝光了一瓶敌敌畏。当他父亲把门撞开冲进屋把人送到村里唯一的卫生室时,王飞早已气绝身亡。

按照魁胆村的风俗,王飞必须火化之后才能土葬。据说,凶死之人不火化,会变成十分凶残的厉鬼。因为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又在极端反对中凶死,怨念更深。王飞的父亲特意请了资深的法师阿金公来处理。

阿金公是我们那一带闻名的法师,处理过的法事千千万,据说一般鬼怪近不了他的身。那天,阿金公因为已约了另一个村的丧事,所以他派了两个得意的徒弟来处理王飞火化的事务。

火化之地自然选在了略利。

当天慢慢的暗了下来,村民们都很自觉的关门闭户,在这样的日子里,村民们的胆子格外小。胆大的青年最多也是呆在遥远的村口,只要能看到略利冒出黑烟的位置就很了不起了。

阿金公的两个弟子,先在凶发地设坛引魂,之后直奔略利。

火化王飞那天整个夜晚,整个村庄陷入空前的恐惧中。因为整个夜晚,大家都能听到从略利方向传来声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声,那声音嘶哑凄切,根本分辨不出是人还是鬼发出的声音。尖叫声时高时低,时断时续,一会感觉声音源自遥远的地方,一会儿又感觉声源就在自己身边。那几个在村口想着看热闹的胆大村民,也软了腿,屁滚尿流的跑回了家,躲在被窝里不敢出来。

第二天中午太阳最大的时候,王飞的父亲带着几个胆大的村民前往略利,准备着收拾骨灰入棺。结果当大家到了火化现场都被吓呆了。

现场还是昨天布置的现场,王飞整个人还仰躺在木柴架上,柴火并没有点燃。而阿金公的两

个徒弟相向盘坐在木柴堆边,面部惊恐,满嘴塞满了泥土,而且两个人双手里面还紧紧握着一大把泥土,那姿势,仿佛就是在互相喂吃一样。

一伙人被吓得差点晕厥,屁滚尿流得跑回了家。之后,派人到邻村接来了阿金公。阿金公知道情况后,也面如土色。

阿金公交待,当晚他仍然会去处理这件事情,把王飞和两个弟子一起火化。同时,他也交待,晚上略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不要去,明天中午时分,不论现场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也像今天一样,大家就不用火化了,就地挖坑,一块安葬,他自会处理好后事。

第二天中午时分,王飞父亲照例带几个胆大的村民过去收拾现场。

现场比昨天发生的情况还要恐怖。阿金公的头发都像被过电了一样,毛发全都是竖着乱糟糟的,面部青绿色,盘坐在地上,更吓人的是,他们四个人的心脏都被挖了出来被摆放在了柴火堆的四个角……

这一下,一群人再也坚持不住,只恨爸妈没有给自己多生两条腿,鬼哭狼嚎的往村里跑……

王飞的父亲已是心如死灰,他现在反倒没觉得有多害怕了,在其他村民跑光后,他一个人挖了一个大坑,把几个人都推到了坑里,填土。之后王飞的父亲就呆呆的坐在土堆上。

当天晚上,魁胆村雷雨交加,一场罕见的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过了几天,一些胆大的村民再次来到了略利查看情况。才发现,略利已被泥沙乱石填平。原来当时正是夏季,突发的一场暴雨,山洪引发了泥石流,于是山上的泥土滑了下来,把整个略利山凹填平了,也许包括王飞的父亲以及王飞和阿金公及他的两个弟子,都被填埋在了泥石之下。

后来,我去了镇上读初中,到了县城读高中,之后去了省城读大学。再后来,我去了北方最大的城市谋生,之后又反回州府凯里生活,然而,即便是回到了州府凯里,但这么多年,仍然是极少

再回到家乡,家乡诡异之事,也逐渐的淡忘在记忆之中。

普星大叔

经历过这次事件之后,我更加关注易学之事,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易学,还拜了几位师父学习子平术,地理风水,奇门遁甲等数术。其中一位师父就是我们魁胆彭姓家族里的一位叔叔普星大叔。

普星叔的技艺是祖传之艺。普星叔的祖上是木匠,大家都知道,以前给有钱有人干活并不容易能结到工钱,其实现在也差不多,只是古时候,没工钱,家里人是真没办法活下去的。普星叔的祖上彭木匠年轻的时候,很灵光,经常得到工头的赞赏。工头也很喜欢这个灵光的彭木匠。

他们在一次给当地的一个地主盖完楼后,地主找各种原因不给他们结工钱,在结完一半钱的时候,甚至还动用了外部力量,逼彭木匠他们必须离开,否则他们会有性命之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家动用了黑社会,分分钟可以秒死他们几个民工。

当时大家都很激动,因为只结了一半的工钱,只能平了平时大家施工时候的生活开支,另一半结不出来,相当于大家就是白干了这么久的活。工头此时非常冷静,他力劝大家先行回去,他另想办法,大不了,回头多接些活,下次多分给大家。同时,他跟主人家说,他还有些工具在楼里,他得上楼去把工具收拾了才能走,否则,吃饭的家伙都没有了,那就真的完蛋了。

地主老儿巴不得他们马上滚蛋,这样他就可以少付一半的工钱了,他很大方的跟工头说,你进去收拾东西吧,只是尽量快一点。工头跟地主说,会很快的。说着他就进了地主家的新楼房去收拾东西。

很快,工头收拾了他们一大担子的工具出了地主新楼。他招呼自己的兄弟们准备上路回家,

同时,他回头跟地主老头说,如果楼房将来出现什么问题,需要维护什么的,就到工头的寨上来找他们,他们会尽量帮他做好售后服务。

地主老儿心里乐着呢省了一大半的工钱,哪还想着什么善后的事。

彭木匠们虽然一肚子的火,但工头都把话说开了,也没什么话可讲,就都七嘴八舌的跟在工头后面回了村子。

回村第五天,地主自己找到了村里,不仅把之前所欠的一半工钱给了彭木匠他们,而且还额外给了一些钱之后,才跟工头说,需要他回去处理点事。

原来,彭木匠他们撤离地主家后的当晚,地主家十七岁的小女儿尿床了,而且一尿就尿了五个晚上。十七岁的大姑娘还尿床,说出去不仅是个笑话,问题的问题是说出去了,能不能嫁出去都是个问题。这直接就把地主老儿给吓住了,看医生,找偏方,都没用,夜夜尿床如初。

后来经明白人点水说,你欠盖房子的工匠们那么多钱,把人家赶走了,你不妨找找他们,他们或许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经人这么一点水,地主老儿终于醒悟过来,才匆匆忙忙地赶到村里来找工头。

工头接到工钱后,也二话没说,带上机灵的彭木匠就去了地主家。

工头和彭木匠进了原来他们摆放工具的房屋,工头钻到床底下用砖刀敲开一块砖,从里面拿出来一样东西就招呼彭木匠往外走。之后跟在门外的地主老头说,没有什么问题,都解决好了。

一路上,彭木匠一直问工头,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说来给他听听。工头其实一直非常喜欢彭木匠,也有心想栽培他。所以他直接跟彭木匠说,他们放工具的那个房间是地主家那个房子的兑位,因为地主老儿不愿意给他们工钱,所以他在回去拿工具的时候,在床底下的砖头里埋了一个小孩嘘尿的玩意在里面,念上符咒封好,因为兑卦正好应对的是家里的小女儿,所以他家的小女儿

就夜夜尿床!当然,只要把这个小玩意拿出来,把符咒解除了,自然她就不会尿床了。

彭木匠像听着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一样,完全不可理解。但工头继续跟他说,这是以前带过他的师父传给他的,还传给了他一本叫《木匠经》的书,里面有很多专治这种欠工钱主儿的法术。这也是没有办法,毕竟工匠都是属于弱势群体,帮地主们干完活,地主随便找个理由就不给他们结账,工匠拿地主们是完全没有办法的。所以祖师爷鲁班不仅把工匠的技艺传下来,而且把一些治人的法术也传承了下来,《木匠经》又名《鲁班全书》。

果然,工头把符咒解除之后,地主老儿的小女儿再没有出现尿床之事。

自从彭木匠知道工头有这么一招后,在之后的日子里,天天缠着工头教他。工头原本就想着传承给彭木匠,因为学会《木匠经》的人是不会有子女的,或要么跛要么瞎,俗称缺一门。所以工头是没有子女的,他很喜欢彭木匠,他把利害关系都跟彭木匠说后,彭木匠坚持还要学,所以工头也决定传承给彭木匠。

所以在之后的日子,彭木匠慢慢的也就把这些技艺传承了下来,然后在家族里繁衍。即便后来因为战乱,彭氏一族迁徙到了魁胆落脚,木匠法术仍然得以传承,现在也就传承到了普星叔手里。

普星叔虽然拥有这种非常的能力,但普星叔为人特别低调,在外人眼里,他就是再普通不过的乡村法师,帮村里邻里办些丧事,给小孩喊喊魂,偶尔相相阴宅阳宅地。不过,普星叔术数方面,在我们那一带还是很有名的。

魁胆风水

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我就回到了老家魁胆村。

进村的时候,正适黄昏。一片金光的晚霞撒

满了这个少数民族侗族村落。渺渺炊烟从吊脚木楼中升起,从田间地头劳作的人们开始三三两两返家,母亲呼唤孩子回家的声音时断时续……

我把车子停靠高勇村头,并没有着急回家,沿着乡村小道往坂步柱坡而去。

立于坂步柱坡顶,魁胆村整个侗族村落尽收眼底。而往后看,隔着圭勇大峡谷,遥远的平翁村,乃至天柱石洞村,方圆几十里都能一览无余。坂步柱坡就像魁胆村一道阻隔与外界相通的围墙。

按周易八卦九宫风水来看,魁胆村的地理风水格局其实并不深奥。以鸡尔坡为靠山,魁胆村依山而建,立丁山癸向,丙方来水,癸方去水。为双星到座的风水格局。

以村委楼为寨中央。那么,登冲,冲随方向为震宫;今滥,登洞方向为离宫;高苑,黄甲,步今方向入巽宫;傲便,希耀,郎路方向入乾宫;盘今漈方向入兑宫;风雨桥,磨老方向入坎宫;喇叭口方向入坤宫;坂步柱坡方向为艮宫。

如果对地理风水有所研究的朋友,看到我的分析,很容易就能看出魁胆村地理风水毛病出在哪里。一是出水口没有关栏,一层层下陷;二是震宫深陷为圭勇大峡谷,三是双星到坐(一旦换运又是双星到向)。

用玄空风水九宫飞星分析近两运的情况,1984-2003年七运时节,傲便,希耀这一带风生水起;2004-2023年八运当头,今滥出人,黄甲,步岑出财。

熟悉魁胆村况的人都不用我细讲,直接到这几个位置找结果。村里在外做企业较为出色的人出在那里,魁胆村史上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学子出在那里,村里第一个正县级干部出在那里。

在魁胆村发展史上,魁胆历来是出人才的,比如新中国成立至今,考出去的大学生中专生多达三百多人,国家干部有一百多人。对于只有一千一百多号人的村庄来说,这个数据是很惊人的。事实上,我们村在附近方圆几十公里也是很

闻名的村寨,但偏偏就出不了高官,只要升上副县级,几乎都夭折了。

那么八运为什么又出了一位正县级呢?他也是魁胆村至今为止出的唯一的一位正县级干部。我的理解是,因为八运双星到坐了,到座显人丁,不利财,而所到之座山正好是离位,也正是这两年清华学子和正县级干部的位置。九运可能又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双星到向了,到向又是利财不利丁,做生意的倒是可以猛冲一下了。当然,还有八运时节,2009年村里在坎卦建了一座风雨桥,在出水口建了关栏有关系。正常关栏调高建好,至少人丁不损。自从2009年建了风雨桥后,村里凶死的年轻人逐年减少。

对于魁胆村地理风水缺陷,如果非要我提出解决方案的话,我的意见如下:第一,建出水口关栏,现在建了一座跨出水口风雨桥,解决了一大半问题,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建第二道关栏。第二,震卦深陷圭勇大峡谷,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找准震卦位卦眼,建一座七星塔。第三,布七星打劫风水阵解决双星到坐的问题。只有这样,魁胆村才能真正的出人出财。

事实上,我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此浅显易懂的问题,如我等之辈都能看得出来,而且能提出解决方案,那么为什么建村700多年来,就没有人着手解决?值得一提的事是,村里著名风水师如普星叔他们有好多位,他们各怀绝技,什么偏偏都没出手?

我深陷思索中……

数术寻牛

因为父母去逝得早,这或许也是我很少回村里的原因,毕竟父母在,家就在,父母不在了,即便住在兄弟家,毕竟也是客了。所以即便回村里,也是半天一天,把事情办完即返回城。这次因了遇上很多诡异之事,所以想回村寻找法师解决。而且心里留有太多疑惑需要解答,或许这次回

来,能多留几天吧。

难得如此清静的躺一晚上,回村第二天,竟然早早就醒了。

想着普星叔或许还没起床,我独自又爬上铜锣坡查看村貌。可是都还没等我开始爬坡呢,凹好陆占公家门口却集结了好些乡亲,嘈杂的声音远远传来。

反正没事,我向着人群奔去。到近了,才听说昨晚陆占公家的黄牛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见了。大家在嚷嚷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报警还是分头去找?

现在因为年轻人都往外跑,村里大多留守的都是老弱妇幼,所以养牛的人家其实并不多了。陆占公可能是养了一辈子牛,习惯了,也或许是感觉自己身体还行,所以一直养着一头黄牛。今天早上他一早起来先去喂牛,之后就准备着上坡割草。哪想到到牛圈边就看到牛圈门打开着,关牛圈门的木板甩得到处都是,牛儿不见了!

陆占公吓了一跳,急忙把陆老太喊起床商量什么解决,陆老太起来后,又想着把在家的亲属们都喊醒,于是人就越集越多了。可是大家也是嚷嚷着,没能商量个结果出来。

这时,住在村头的陆先公被陆占公家儿媳牵着匆匆忙忙往人群边赶,可能是陆占公要儿媳去把陆先公找来,希望能通过陆先公想办法解决找牛的事情。

陆先公是村里的话事人之一,虽然现在年事有点老了,往这边小跑的时候,还杵着拐杖,但是村里人都知道陆先公有一手好绝活,能掐会算。村里谁家丢个东西,跑掉只山羊,只要找到陆先公,他三下两下就能算出这个物件在什么方位,往那个方向去找保准能找得到。

看来陆占公又是找陆先公求救了。

陆先公来到人群边,人群自动分开了一条道儿,陆先公径直走到陆占公身前问,你发现丢牛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陆占公说了一个具体时间。陆先公微微闭上

眼睛，左手拇指默默的在各个指头间往返掐算，嘴里念念有词。

整个人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都目不转睛的看着陆先公。

陆先公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到，派人往亚荒方向去找，应该在那里能够把牛找回来。

陆占公赶紧在现场抓了几个年轻点的中青年，央求他们和自己往亚荒去一趟。

人群倒没有散去，但陆占公却和几个中青年很快消失在通往亚荒山路的尽头。

我没有继续留在现场，我返身往铜锣坡上走去，我是很想看看陆先公的本事的，事实上，从铜锣坡上，是完全可以看到这边所发生的一切。所以自己爬上铜锣坡看看最近的村貌的同时，一样可以观察这边的情况。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当我把村里的概貌理出个头头路路的时候，陆占公他们竟然真的牵着他家的大黄牛从亚荒回村的山路上下来了。让我着实感叹不以，赶紧也从铜锣坡上下来，过去了解一下找牛的经过。

当我回到人群中时，陆先公早已经走了。只是听到大家在议论纷纷，有的说，陆先公会奇门遁甲，用的是奇门遁甲把牛找回来的。有的说，陆老先生用的是小六壬……但不管用的什么，通过陆先公的掐算，牛儿真的找回来了。陆老太太看到陆占公把黄牛给牵了回来，马上拎了一大瓶雪碧装的米酒往陆先公家去感谢。

龙葛神算

我没有过多和村民们交集，径直转身往普星叔家方向走去。在村中央球场边顺道买了一版鸡蛋拿在手上。普星叔家在登洞，从村里过去要走近二十分钟。

我沿着村道往登洞方向走，一边思索着陆先公到底用的是什么法子能把丢了的牛算死了方向，竟然能找它回来？回头有时间，还是要去拜访

一下陆先公，多了解一些事情原委总不是坏事。打定了主意，差不多也就到了普星叔家。

可是普星叔并没有在家，普星叔母亲跟我说，昨天夜里，隔壁村有人过来接普星叔走了，说是那家人孩子去学校上学淘气，回家路上独自跑溪边去游泳，结果回来的时候像丢了魂儿一样，又呆又傻又不说话，把大人吓坏了，所以连夜赶来接普星叔过去看看。

我大概知道了普星叔的去向，把鸡蛋交给普星叔的母亲，之后跟普星叔母亲道了别。我就往村里的另一个法师家龙葛叔家走去。

龙葛叔有一特绝技，对八字特别能把稳，一个八字拿在手，他能把你的前身今世数过遍，几乎没有有什么出入。最要命的是，他的八字学貌似用的并不是子平术，因为我自己八字预测也很熟悉。但就是弄不通他很多结果是什么推理出来的，而且如果你最近遇上什么不顺的事，他不仅能给你预测数完，还能用法术帮你摆平，这才是他最牛逼之处。

走一小会，不知不觉我就到了龙葛叔家。龙葛叔今天貌似没什么事，正一个人在堂屋里喝茶，看我走了进去。他立马站了起来笑着跟我说，老四，都好久没见着你回村了，今天是哪里的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赶紧把来时路上在小卖部买的一箱纯牛奶放在靠墙边，然后双手合十着揖道，打扰龙叔雅性，最近不什么忙，就回村来看看您们。

他一边责怪我过来就过来还带什么礼物，一边向屋里喊，道康他妈，你出来看看，谁来了。龙道康是龙葛叔家儿子，小的时候，我们玩得特别好，我经常性在他们家吃饭住宿，或道康跑我家也一样，村里人和城里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和邻里关系，孩子们小的时候，跑哪家都像跑自己家一样，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大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责骂孩子。我和道康就是这样一起滚打大的，直到上大学后，我们才分开。所以每每我回村来看龙葛叔，他都是像道康回来了一样喊阿姨出

来。

一阵门楼和脚步声响，阿姨已经到了我面前，她拉着我的手上下端详着说，好像又长高了，这个孩子什么能长得这么白，道康你们一直有联系没有……阿姨拉着我的手话就一直没有断。龙葛叔大声咳了一下，然后说，你看你，光顾着说话，人家老四还在站着呢。这时，阿姨好像才缓过来，拉着我赶紧让我坐下，然后说，你和你龙叔坐一会，我这就去弄饭去，一定要在我们家吃饭啊。说着她又溜烟跑进了厨房。接着厨房里就响起了锅碗瓢盆的声音。

龙葛叔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说，你阿姨还是那样疼你。我说，是呀，一晃又过了那么多年，每次到你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我们没有多聊一会。很快，阿姨的饭菜竟然就弄好了。

于是我们入桌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继续聊着。阿姨一直往我碗里夹菜。我问阿姨是不是道康好久没有回家了，我的饭碗菜都要装不下了。她就呵呵的笑着说，过年的时候他还回来着呢，可是一见着你，也像见着道康一样。

闲聊了一会，龙葛叔说，你找我应当是有别的事。你说说吧，看叔能帮得上你忙不？

因为中午没喝酒，其实饭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只是一直和阿姨说话，就没收拾桌子。听到龙叔直截了当的跟我提事，我也就简单的跟他说了一下，我最近遇上的一些稀奇古怪且诡异的事。

龙叔说，他懒得去翻本子了，我的八字他这里应该是有，让我直接说吧。之后，我报了自己的八字。

龙叔歪斜个脑袋在思量着，手指在轻轻的掐诀。阿姨见我们在说正事。她就忙着收拾她的碗筷去了。

掐了一会儿，龙叔突然正身跟我说，老四你离婚这么久了，什么都没跟他们说。我心里大愕。离婚这个事情除了两三个特别要好的朋友知道外，我家里人都不知道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我

才离开北方那个大都市。而且回来我一直跟家人和朋友们说，是调整事业方向，搞好了就去接他们过来。

接着龙叔叹了口气，他跟着又要了我前妻的八字。我跟他说了。又过了一小会。龙叔沉着声说，离了就离了吧，你们八字不合，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只是可惜了孩子，这个孩子很好。他说的孩子是指的我和前妻的儿子。

于是我又把我们孩子的八字给了龙叔。龙叔说，这或许都是命，孩子的八字确实很好，但很难在你身边，唉，不过，在她身边，孩子也不会吃亏。

他继续叹了口气继续说，离婚后，你其实也遇上了几个女孩，但都没能留下来。我说，是的。

他继续说道，你犯了克妻煞，留不住女人，如果不改，就一直会这样，女人来了又走，留不住，一会我给你改一下吧，改改就好了。我在脑海里搜索克妻煞这个名词，子平命理还真没有，子平术里八字带克妻，但并不是他说的这种克法。我很无语。

之后，他又跟我说了近期我的情况，让我回去留意一下，我现在租住的那栋楼，应该有凶死过一个女孩，要么吊死的，要么跳楼死的。他让我要么搬家离开那栋房子，要么就得做一些法术方面调整。

我一记在心里。之后，他请了地仙，用法术给我改了克妻煞和其它一些存在的问题。

做完这些事情，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下午。

三龙聚首

当我正想着是否应该告别龙葛叔，矛盾纠结的时候，普星叔的电话打了进来。

在电话里，普星叔说，他刚刚从邻村回到家，一进门就听母亲说，我回来了。所以打电话过来问我，现在在哪里。我说，我现在在龙葛叔家呢。他说，正好也一阵子没见着龙葛叔了，要不带龙葛叔一起去他家吃饭，大家坐一块聚聚。

龙葛叔问我,电话里头是谁?我说是普星叔,他正说约你一块过去他家吃饭呢。龙葛叔说,你现在就在我这里,什么还过他那里去,让他抓紧过来,晚上好一块喝酒。

我马上把龙葛叔的话跟普星叔说了。普星叔说,也好,那我这就过来,其它一会见面再说。说罢就挂了电话。

龙葛叔这边一边翻电话找人一边跟我说,既然你普星叔过来了,我把你家王长阳叔也叫来。虽然都在一个村,但我们也好久没有聚一块了一样。我说,我长阳叔也在家的吗?我听我哥他们说,他最近有出去过。龙葛叔说,听说是回来了。

说着话,电话就接通了。

长阳叔说,普星叔和我都在龙叔家,那他收拾收拾就过来。

长阳叔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叔叔,他也有一手绝活,类似于祝尤科那种法术,他能画一道符咒,烧掉,把符灰冲在一碗水里让病人喝下,病就能好。如果遇上鱼刺或鸡骨头卡喉咙,他左手捏着一碗水,右手直接剑指在水里凭空画符咒,一碗水喝下去,卡喉的东西自然也就没有了。

今天村里三大绝顶高手能聚在一起,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正想着还缺个上午掐诀找牛的陆先公呢,结果龙葛叔好像明白了我心里想着咋一样,跟我说,陆先公最近身体不大好,也不喝酒了,除非有正事,他一般不愿意来。

我和龙叔正说着话,外面一阵脚步声响,普星叔先到了。

普星叔把手中的两瓶酒靠墙放了,之后过来和我抱了一下,然后去跟龙叔说话。

他俩闲聊了一会,我基本上就在听。没什么插得上话。他们说了一会,长阳叔也到了。

长阳叔一进门也是先把一袋水果交给阿姨,然后和我打招呼,埋怨我什么回村了也不过他家去看他。我赶忙解释说,我听说您老最近有事出门了,而且我也是昨天晚上挺晚了,才到村里的。龙葛叔接着话儿说,长阳呀,老四这就先到我这

一步,那你就吃醋了哈。这不,你这不也过来了嘛。他们开着玩笑,阿姨在不知不觉中,竟然把饭菜都烧好了。

她把桌子拉到堂屋,一边摆菜一边说,老四就像她儿子,他这回家上她这里,她高兴。之后又笑骂长阳叔说,你也好长时间没有过来我们家了,还好意思没脸没皮的说别人。

长阳叔呵呵的笑着没答话,像进了自己家一样,找根木凳子就坐到了桌子边。没用筷子,直接用手两指夹了一块肉丢进嘴里,一边说道,嫂子厨艺又长了,这菜炒得,一会得把你家的陈酒都喝光。

龙葛叔接着话头说,你嫂子上个月刚刚给我烧了一锅小米酒,我去拿来,让大家尝尝小米酒。

长阳叔说,好喽好喽,又有好酒好菜吃喽。

普星叔也被逗得呵呵笑。

我跑着进厨房,帮着阿姨端菜,拿碗筷。阿姨没让我拿,让我去陪两位叔说话,我嘴上答应,但手脚一直没停的帮忙。

一小会儿工夫,杯盘都摆好,大家坐在一起就喝开了。

喝着聊着,我就想把心里的疑问给打开。

于是,顺着能插得上嘴,我就说,三位叔,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我们村的地理风光缺陷那么明显,但是咱们却一直当没有发现一样,没有做任何调整。但从我个人角度看,你们几位叔随便拉一位出来都能解决问题。

三位叔好像没有想到我会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但好像又都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只是一直没有提出来。他们相互看着,突然间,整个饭桌沉寂了下来。

风水之战

沉默了应该足足有两分钟,龙葛叔突然说,现在新社会,新时代了,有些事情其实应该可以让世人知道了。

我心里暗暗心惊,难道村里的风水还关联着什么历史秘密?

普星叔跟着说,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毕竟现在我们也开始往外面接活,走向了新社会,正常情况下,按老祖宗的规矩,这样子做那绝对是不可以的。

长阳叔说,那就让他说个历史故事吧。

长阳叔扔了一粒花生米进嘴里,细细的嚼了一会,开始缓缓说了出来。

那还是元朝末年,元顺帝荒淫无道,天下大乱。陈友谅、朱元璋揭竿而起,逐鹿中原。为了争得皇帝的宝座,他们除了在正面战场征战杀伐外,还挖空心思,在背面战场做了很多事情。

话说有一天,陈友谅带领一支人马来到了马家山下,他手下豢养有一个风水大师,这位大师上通天文,下懂地理。他看了马家山的地理形峦,就说,这是个真正能出真命天子的风水宝地。陈友谅深信不疑,就将随军的父亲抓来了。风水大师说这里是活龙口,必须脱光全身的衣服活葬。临埋葬时,陈父破口大骂,骂陈友谅为了皇位没有人性,不顾廉耻。陈友谅无奈只脱了父亲上衣,就草草地埋葬了。风水大师说,虽然葬了活地,但是未脱裤子仍然美中不足,只好想其他办法补救。他要陈友谅命人在坟前挖九口塘,一直连接到大河旁边,每年的清明节,要在马家山的竹园里撒三担三斗三升大米。陈友谅自从葬父后,屡次大败朱元璋。后来,他就有点忘乎所以了,也就没有将风水大师的话放在心上,他只在坟前挖了七口塘,在竹园里撒米也只撒了两年。

再说朱元璋接连吃了不少败仗,于是派人四处打听,后来知道了原来陈友谅将父亲葬在了出真命天子的风水宝地。他便亲自带领一支人马来到马家山挖陈友谅父亲的坟。可是,陈友谅父亲的坟坚硬无比,朱元璋的人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开了一个小缺口。这时,却出现了怪事,到了夜里这个缺口又自动的长了起来,恢复了原状。就这样朱元璋的人马挖了九十九天,总是白天的

挖了,夜里又长了起来。这天夜里,朱元璋带着心腹早早地隐蔽在陈友谅父亲的坟附近想看个究竟。天交四更,只见从地里出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据说是山神),他手里拿着云拂在缺口处掸了掸,缺口就恢复了原状。老人临走时说:“不怕千军万马挑,只怕童子钉断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朱元璋立即派人在陈友谅父亲坟的来龙山岗上挖了一个深坑,将抓来的三个小孩子倒埋在里面,并挖断了来龙山岗取名“断腰岭”。说也奇怪,这一回朱元璋的人马很快挖开了陈友谅父亲的坟墓,并撬开了陈友谅父亲的棺材盖。棺材一打开,里面冒出一股清烟,只见陈父已经变成了一条龙,可是由于当时没有脱裤子,这条龙是龙头龙身后面却是两条人腿。当时,只听得半空中一声霹雳,龙立即腾空飞了起来,可是,因为是人腿不能腾云,没有飞多远便落在前面的塘里了。龙从这口塘飞到下一口塘,一连飞了七口塘就落在地上再也飞不起来了。朱元璋立即指挥人马万箭齐发,将龙射死了。刹那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马家山上漫山遍野的翠竹一下子全炸开了,每个竹节里都出来一人一马,手里拿着刀枪与朱元璋的人马厮杀起来。可是,由于后来陈友谅没有撒米,这些人马全部是饿兵饿马,没有战斗力,很快被朱元璋消灭殆尽。

因为有了上述的前车之鉴,朱元璋手下的风水师和手下谋士都力主尽快找一风水宝地下葬先祖,以求速发。当时,朱元璋家中并无枯柩可以营葬,朱元璋为此愁眉不展。一天,他双目失明的寡母,听见儿子在唉声叹气,以为前方战事失利,于是她劝儿子不要去争权夺利,争地争城。老母亲跟朱元璋说,看来你们朱家的坟上并没有出帝王的气数。朱元璋双膝跪下说,孩儿正为此事发愁,听谋士讲,陈友谅祖坟葬的是双凤朝阳的大穴,是该出帝王的,而我们祖坟无法与他抗衡。现在我在卧龙岗谋得一穴,可惜我家无枯柩可以营葬。瞎母听到这里,方才明白儿子的心思,不禁转忧为喜说,吾儿何虑!你自去营穴,明日寅时,我

叫你葬下你们家的一个嫡亲祖先。朱元璋虽然将信将疑,但他是个孝子,还是照母亲的吩咐,把正穴挖好。到了寅时,瞎眼母亲让人搀扶着来了,穿戴整齐,怀中揣着一只红布袋。她告诉朱元璋,袋里是其父的一根肋骨。只见她摸索着走下墓穴,直立不动,瞑目而逝。刹时间两边黄土自动愈合,顿成坟冢。这就是“卧龙岗”活葬母的故事。

“寅葬卯发”,而其母又是肉身下葬,并没有棺柩束缚,发得更快。朱元璋在冥冥中已取得争夺帝王的资格。传说天帝不好决定谁当帝王,只得派人下来勘察朱元璋与陈友谅两家祖上的德业厚薄情况,最后的结论是:陈友谅家祖上九代行善,朱元璋家祖上十代被人欺。被人欺侮的人当然不可能去作恶,于是,天帝最终选择了朱元璋。

故事说到这里,长阳叔自个儿把杯中酒饮尽,眼中饱含泪水。

魁胆之秘

普星叔说,让我把故事继续延伸吧。他浅喝了一口酒,深吸一口气继续说。

1363年10月,鄱阳湖会战,朱元璋和陈友谅屯兵数十万于鄱阳湖全面开战。原本陈友谅完全可以大败朱元璋,因为陈友谅不仅兵力强壮,而且多出朱元璋不少,更重要的是,陈友谅军船都是大体量军船,朱元璋的军舰几乎都是小渔船构成。然而,朱元璋有一个很重要的谋士刘伯温。这场战役打了整整37天,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刘伯温用三国时诸葛亮的那一招,祭坛借东风,用小船装载火药,冲入陈友谅阵营,而陈友谅也和曹操一样,竟然把大船用铁链全部连在了一起,结果又是火烧连营。这一仗,陈友谅两个兄弟阵亡,陈友谅也在乱战之中被流箭一箭射中喉咙而亡。

陈友谅战死之后,军心大乱,全线崩溃,部队土崩瓦解,太子陈善儿被擒。太尉张定边和一群

谋士趁夜色保护陈友谅的次子陈理,载上陈友谅的尸体逃往武昌。

事实上,朱元璋和陈友谅的皇位之争,明面上,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兵力之战,暗地里,其实是以辅助朱元璋为代表的刘伯温带领的谋士和以辅助陈友谅为代表的龙葛叔、陆先公、彭普星叔以及王长阳叔先祖为代表的风水奇士群之间的计谋之战。

在先前的很多战役中,陈友谅都能听进先祖们的话语,结果一路飚升,把朱元璋打得喘不过气来,空间被压得越来越小,如果陈友谅没有那么刚愎自用,暴躁多疑,内部也不会分崩离析,士气低落;如果能听从谋士们的支言片语,指挥上也不会那么笨拙和战法单一。当然,如果那样的话,整个明史又得重新改写。可是,现实中的陈友谅随着胜利越来越多,自信心不断暴涨,后来,几乎听不进谋士们的一句话语,特别是在鄱湖一战中,陈友谅以六十五万的兵力对阵朱元璋的二十万兵力,而且器械也很悬殊。在朱元璋率主力北救小明王,造成应天空虚,当时先祖们一致建议,陈友谅应该乘机以主力顺流东下,直攻应天,朱元璋便会处于陈(友谅)、张(士诚)夹击,进退失据的境地,形势将发生有利于陈友谅的一方。然而,陈友谅却完全没有听进去,而是把进攻矛头指向小而坚的洪都城,致使数十万水陆大军被置于狭小地域,难以展开;且又没有派兵扼守江湖要津,置后路于不顾,结果被朱元璋堵歼于鄱阳湖内。

鄱阳湖会战败北后,先祖们在撤退过程中,为了保证陈友谅的遗体不落到朱元璋手中受到折磨和侮辱,他们在撤退途中,一部分人由太尉张定边带领的部队保护陈友谅的二儿子陈理,携带虚假的陈友谅的遗物(冒充陈友谅遗体),撤离到武昌,并在武昌称帝,改元德寿。另一部分人由太史邹普生、赵将军等人带领众谋士以及陈友谅遗体疏散往东边,从江北赴江东,进入东海舟山海域。事实上,这支队伍在往东撤过程中,这支队伍又分离一支队伍,以一群谋士为主的先祖们的

队伍自行解除武装，携带陈友谅遗体逃往湖南。为了逃避追捕，在逃往湖南的这支队伍又在逃亡的过程中一分为二，一支逃往毕节方向，一支队伍携带陈友谅遗体逃往贵州东南部深山之中，从此，这两支队伍就消失在茫茫贵州大山里。

逃往贵州东南大山里的这支队伍就是辅助陈友谅为代表的龙葛叔、陆先公、彭普星叔以及王长阳叔的先祖们。他们一路奔波，最终落脚在了魁胆。他们在到达魁胆后，隐姓埋名，包括自己身上所有的数术都隐藏了起来，他们谎称是逃避战乱的灾民，以便能生存下来。

在进驻魁胆的某日深夜，他们悄然把陈友谅的遗体埋进了铜锣坡。从此，这四个家族结盟成一个集体，明面上，大家各是各家，实际上，他们骨子里都深深埋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守护汉王陈友谅的坟墓。

光复之梦

龙葛叔、陆先公、彭普星叔以及王长阳叔的先祖们暂时能在魁胆停留了下来，但他们知道，朱元璋对他们的追捕一日也没有停留过。

1364年，朱元璋兵临武昌城，陈理投降，陈汉灭亡。

但是在贵州深山里却仍然保留有一支汉室军队。这支汉军拥有超于常人的数术，他们潜伏在魁胆，时刻等待着机会光复汉室。

通过先祖们的法术和风水调整，在他们的下一代中培养出了一位杰出人才，那就是计岩。计岩十二岁就能手捏破大楠竹，十八岁就能双手抓大水牯的四只脚在水塘里洗澡。二十岁时领兵在清水江一代造反，准备光复汉室。

只可惜，先祖们都年事已高才得到此子，之后早早的过世了，没有能辅助到计岩。虽然没辅助到计岩，但数术大半都传承给了下一代，传承的子嗣中，计岩也学到了不少奇门法术。

在计岩二十岁时的某一天，他从造反部队撤

回魁胆，回到家，他交待母亲，除母亲之外，谁也不能上楼进他的房间。

计岩在自己房间设坛请神，他要做大事，他要擒贼先擒王。他借助七星阵法，一连在楼上做了七天法，到第八天，计岩下楼跟火塘边的母亲交待，妈，今天晚上，鸡叫头遍你就叫我起床，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千万别耽误了。说完又上楼去忙碌着做前期准备。

母亲按照计岩交待的话语，一个人坐在火塘边纺纱，因为白天做了一天的农活，太困了，熬到半夜，实在扛不住，她真的很想上床睡觉了，可是，鸡还没叫呢，担心睡了又耽误儿子的大事。后来，这个母亲做了一件感觉非常聪明，但却很愚蠢的事，她拿了一面簸箕到鸡笼边“啪啪”地拍了几下，公鸡果然鸣叫起来。接着全寨子的鸡也都叫了起来。这时，这位母亲上楼来叫醒计岩，宝崽，鸡叫了，你该起来了。

听到母亲的叫喊，计岩立即起床，只见他脚踏禹步，左手执六算，各长一尺三寸，右手劈吸王气，叩齿十二通，祷告心下为某事，然后回身背王气。口中念念有词：谨启某年月某日某时，计岩谨天父地母，六甲六旬十二时辰，青龙蓬星明堂，天上玉女，六戊藏形之神，计岩因为当事敬祈大事，谨按天文，请玉女画地局，出天门入地户，闭金关，乘玉辂，玉女青龙、白虎、朱雀、元武、勾陈、六合、六甲神、十二时神，乘而行，到△所。今日禹步，上应天罡玉女，侍劳下者破，所求者得，所愿者成。帝王、大臣、二千石、长吏，见我爱如赤子。今日请玉女大神，随我进为局法。又咒曰：五为天目，与天相逐，睛如协电，明辉八极，彻如表里，无物不然，逆害之徒皆摧灭，魁罡之下无动无作，急急如律令。

之后，计岩跨出七星阵法，进入生门，弯弓搭箭，往窗外的死门方向激射而去，那支箭带着一道红光朝当前的死门方位北方飞去。把箭射出去后，计岩感觉万无一失，把送神程序走完，转身就往床上一躺，沉沉睡去。

朱元璋当天按正常时间起床,五更天便来到了上朝的金銮殿,当他准备坐上龙椅时,发现龙椅已经被一支箭给射垮了。满朝文武见状一派惊慌。

朱元璋马上召见刘伯温,是何方妖人,胆敢刺杀皇帝。刘伯温当即动用法术奇门掐指神算,发现此箭来自南方深山里一个名叫魁胆的位置。朱元璋大怒,立马命令邓子龙带领兵将,火速赶往魁胆剿杀刺客。官兵来到魁胆后,把整个村寨层层包围了起来。计岩见到大队官兵来了,知道行刺失败了。他便从楼上拿下来几个箱子全部打开,箱子里的纸兵纸将立马化作千军万马杀将出来,与来犯的官兵杀在一起。同时,计岩命令村民和先祖后裔们潜往深山向外逃离。因为纸兵纸将们作战勇猛,官兵大败,村民和先祖的后裔们也得以逃脱入深山。

后来,邓子龙军队里也有精通神术者,破了计岩的纸兵纸将。计岩被迫逃入魁胆寨后的铜锣坡,这个坡恰恰也埋葬了汉王陈友谅。

计岩逃上铜锣坡后,邓子龙便派兵将坡团团围住,并不停的攻打。可是,不管怎么打,官兵们都上不了铜锣坡。后来,邓子龙就指挥官兵将这座坡挖掉。可是白天挖了一天,第二天早上起来,挖掉的地方又恢复了原状。和二十年前朱元璋带兵到马家山挖陈友谅父亲的坟一样。邓子龙大惊,知道此地原来还有陈友谅的余部谋士辅助。此事非同小可,邓子龙马上以飞火流星的方式传消息进京,朱元璋知道后,急调刘伯温亲自前往魁胆镇压。

刘伯温到达魁胆后,使用了不少法术,可是此山挖掉又能恢复原状的现象无解。他回想二十年前破解马家山陈友谅父亲坟的时候,是在半夜无意中听到的一句话而破了那座山。他这次也决定依样画葫芦,半夜时分,派了一位轻功了得的探子悄然潜伏到了坡上,结果还真听到了有人再说悄悄话。一个说,坡下这些官兵这样挖,我们这座坡恐怕要被挖没的。另一个人说,不用怕,我们

这座坡不怕千人斩,不怕万人挑,就怕铜锣压断腰。探子回报刘伯温。第二天,邓子龙在所挖到的地方,刘伯温都吩咐埋下铜锣。结果第三天,被挖掉的地方果然没有再长出来。这样搞了几天,计岩终于守不住被抓获。

计岩被抓走后,刘伯温下令,全面剿杀陈友谅余部。同时,为了防魁胆再出反王,派兵全面破坏魁胆龙脉,在铜锣坡后面的山颈部挖断成一条长几十丈的深漕沟,切断龙脉,这条深沟现在依然存在。同时,在铜锣坡顶埋下一面大铜锣镇压此坡。因为在围剿陈友谅余部时,并没有人提到陈友谅真正的遗体埋葬在铜锣坡,所以陈友谅真正的遗体是埋葬在魁胆铜锣坡这个事,至今仍然是一个秘密。

败者为草

计岩刺杀朱元璋失败,光复汉室事业也宣告失败。

魁胆村民藏于深山逃往各地。在逃亡的过程中,龙葛叔家族这一支的三兄弟在到一个三叉路口时,为逃离追杀,保存血脉传承,他们决定每人逃往一个路口,各奔生路。但是兄弟手足情深,此地一别,就不知道未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三兄弟抱头而哭,最后,老大把手中一个鼎罐破成三块,每人一块,他们约定,他日如果后裔能相见,就以此作为相认的依据。之后三兄弟各奔东西,而三兄弟分别的地方,现在地名就叫破鼎罐。

后来,龙葛叔家族,一个兄弟在偶里生根发枝,一个兄弟在剿杀事件渐平后又返回了魁胆,另一个兄弟的后裔至今没有能联络得上。

朱元璋为了防止贵州东南部曾经出反王的地方再生事端,决定进驻一支军队在附近防守,后来这支部队因为山高地远,换防十分不便,这支部队也就慢慢的在当地娶妻生子,在当地生根发芽,慢慢的就形成了如今的明汉孤岛——隆里古城,隆里所里的村民都是明朝朱元璋时期进

驻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军人后裔。

先祖们的后裔在计岩事件逐渐平复后,陆续又回到了魁胆。他们内心看守汉王陈友谅墓的使命一直都在。所以至今,魁胆村的大姓依然是以王彭陆龙为主,少有其他姓进来。

魁胆村的风水几经折腾,就形成了当下的样子,并非是后裔们没有动作,而是根本无能为力。因为刘伯温不仅斩断了魁胆村龙脉,最主要的是,在风水相关阵眼布下了符咒,这才是致命之处。其它都是于形峦势面罢了。

听了三位叔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我的心情久久没能平复。是呀,家乡处处埋忠骨,在历代江山易手时,受伤害的永远是老百姓。而江山,永远还是那个江山,好像从未发生变化过。

当晚,大家都喝醉了……

我仿佛又回到了兵荒马乱的年代,跟随先祖们征战南北,与计岩辅助村民逃离捕杀,在破鼎罐分手各奔前程……

之后,又梦见自己和几位叔叔在魁胆山间里钻梭,寻找刘伯温留下的阵眼符咒,然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找到,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整个山水掩盖了过往历史经历的痕迹……

奇门风水

因为昨晚实在太醉了,我就留宿在了龙叔家,睡着儿时伙伴道康的床。

第二天一早,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听到楼下有人敲门,之后听到来人问道,龙师傅在家吗?

龙葛叔在屋里应答一声问,谁呀,直接进屋来坐。

之后听到一阵楼梯响和进堂屋的声音。接着就是听到龙叔让座的声音。感觉到来人刚想开口,龙叔先说话了,你先不用说,让我测测你的来意。我能感觉到龙叔嘴角的笑意。而且也提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有听说过奇门可以不用

问,直接就能测出对方来意。

我一边穿戴起床准备下楼,一边立着耳朵听楼下的对话。

过了大约一分钟,龙叔缓缓的说,如果我不断错的话,你应该是一个开小工厂的,生产金属制品,工厂最近遇到些麻烦,对还是不对?

那人马上就说,那……那你说我遇到些什么麻烦?

是工伤事故。我听到龙叔沉声道。

哎哟我的娘,这才是真正的大师!来人惊叫着说。

这时候,我已经穿戴好,下到了楼下。龙叔面朝我说,怎么不多睡一会?

我说,睡够了。听到有人来,想看看叔断卦。

龙叔叫我坐。于是我打量了一下来人。来人大约三十五六岁,身高不足一米七,但体重却最少要在两百斤以上,一张脸胖的像馒头,两只小眼睛就像馒头上抠出来的两道小小的缝隙。当我在打量他的时候,他也在看着我。

龙叔说,这是我侄子。

我笑笑跟来人打招呼,然后跟龙叔说,你们继续谈。

那人恭恭敬敬的向龙叔禀明了来意。他说,他姓丁,是县城慕名而来找龙叔帮忙的,见面果然非同凡响。他说,他的确是个开小工厂的,之前一直做得顺风顺水,可最近这一段时间,不知怎么搞的频繁发生工伤事故,虽然事故不大,但工人不是被机器伤手就是断指,落下了残疾,让他赔了不少钱给人家才算了事。上个月,丁老板请了个大师给他的工厂看风水,对方吃饱喝足以后,打着酒嗝指手画脚一番,酬劳没少拿,但一点作用都没起,大师走后的第二天,一个员工的手被卷进了机器齿轮里,四个手指都被切掉了。这么一来,那些工人纷纷要辞职,丁老板开出比别的工厂高将近一倍的工资才算把人留住。

经过多方打听,丁老板得知了龙叔的名字以

及住址,于是就驱车赶了过来。真没想到,一见面,龙叔三言两语就把他给折服了。

丁老板立马邀请龙叔务必去他厂里一趟,他愿意出高价钱。

龙叔笑了笑没说什么,转回身去收拾家什。我在身后跟龙叔说,龙叔,我正好没什么事,你带我一起去吧。

龙叔说,好。我帮龙叔把家什袋背上,然后就出了门。

改革开放以后,民营企业遍地开花,丁老板的工厂位于我县一个很大的工业园区里。

车行进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丁老板工厂门口。

我们下了车,刚一进厂院,就看到厂房前齐刷刷站着一二十个工人,大部分都是些女孩子,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

立正!丁老板猛吼一声,吓了我一跳。这阵势搞得像迎接领导视察一样。

随着丁老板一声欢迎大师,那些员工便有气无力的纷纷道,“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龙叔好像见怪不怪一样,双手合十对他们拱拱,然后去了丁老板的办公室。

喝了一杯水。龙叔移动目光左右环视了一下办公室。我也跟着龙叔的目光往四周看,丁老板办公室东南角有一只巨大的鱼缸。

怎么样,我这鱼缸不错吧。丁老板夸耀似的用手在那鱼缸沿上拍了拍。

确实不错。龙叔笑着说,一会再跟你说吧。龙叔说,我们去厂里看看吧。

丁老板搓搓手马上过来带我们往他办公室外面走。

我从龙叔包里取出罗盘测了测,只见丁老板工厂的厂房位于整座工业园的正东部。我把资料报给龙叔,龙叔说,在奇门九宫里,正东是震三宫,伤门的本宫,五行属木,丁老板的工厂生产的是金属制品,金克木,因此,厂房这样建也没有什么不妥。走吧,继续往里面去看看。

走吧,去厂房里面看看。丁老板说。

其实对于风水,我还是懂得不少。刚一来,我就感觉到了风水气场的异样,细一打量,正东那面墙上拉着一条红布,那红布大概有一尺多宽,三四米长。

你挂条红布在这里做什么?我正想问,没想到龙叔皱眉指着那红布条就回头问道。只是他回头跟丁老板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现了我的表情,他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丁老板一愣,这布挂了好久了,我不是看香港那啥电影——就是黑社会那种片子嘛,电影里好多场景都有这玩意,有法师说,这玩意能保佑大吉大利,我也请人做了一条挂在了这里。

那这红布有没有保佑你大吉大利?龙叔问。

好像没有。丁老板挠头说,这几年订单反而越来越少了。

那肯定。我突然插话道,红色在五行里代表火,你做的是金属制品,火克金,它能保佑你就怪了。

丁老板听的汗都下来了,那……那我厂里最近经常出事也是跟这布有关?

我和龙叔都摇了摇头,龙叔说,老四跟他讲讲。

我也不谦虚,因为我确实想表现一下,正好也让龙叔知道我到底懂多少。你的厂房建在了伤门的本位上,按说,像你这种有一定危险性质的工种,厂房这样建是不对的,不过,你生产的是金属制品,金把伤门木给克制了,所以就不要紧。这块红布克金,但不足以完全克死,所以,你这里出事不仅仅是这条红布的原因。

龙叔赞许的对我点点头。

接着,我对丁老板说,对了,刚刚在你办公室里见到的那个鱼缸正好在你的办公室休门,水生木旺,不好。

接着我们在厂区里各处这么一检查,发现风水布局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一一给点了出来。跟着我说,因为这种有阴阳颠倒五行互克的气

场,久而久之,导致厂房里的风水气场失衡,木气越来越盛,金气克不住它,这就是频繁发生工伤事故的原因。由于气场已经乱了,移除红布,鱼缸那些东西仅仅是治标不治本,必须要用奇门风水里的移星换斗法才能把混乱的气场调理好。

所谓移星换斗,就是把要调理的空间分成九份,比如丁老板的厂房,把它分成九份,每一份代表一宫,用奇门起一个风水局来对照被划分成九份的厂房。在奇门风水里,星、门、干、神,都有自己所对应的物象。根据风水局里各星,各门,各干,各神的落宫,来重新排布被分成九份的厂房里所有的事物,包括灯泡,电线,开关,等等,便是移星换斗。

龙叔大感意外,没想到我对奇门遁甲已经研究到这份上了。

第二天,丁老板遵照我们的要求安排人用黄线把厂房连同里面的办公室在内划分成了九分,接下来的两天,我和龙叔用移星换斗大法指挥着丁老板请来的工人对他的厂房进行了重新布局,终于调整好了风水气场。自然,丁老板也付了我们一笔可观的收入。

陆公遗嘱

过完春节,外出打工的村民们平时难得回家一趟,通常年后都会滞留在家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村里上上下下办喜酒的特别多,鞭炮声此起彼伏,晚上通宵达旦的喝酒唱歌。

我们魁胆村是少数民族侗族村寨,寨子里年龄稍大的村人几乎都会侗歌,“歌养心,舞养身”这是北侗人民的生活写照。所以一旦遇上喜事,欢歌笑语总是不断,酒桌上的花样就更多了,敬酒歌,情歌,侗族大歌……这些年生活节奏快多了,通常对歌一晚差不多第二天就散了,在八九十年代,喜事办酒当晚连后三天三夜侗歌对不完。

整个正月间,魁胆村到处都处在喜气洋洋的日子中。

那天,龙葛叔给我打电话,问我还在不在魁胆村里呢。

我说在的呢。

龙叔在电话里跟我说,陆先公最近身体每况愈下,想约我们几个懂数术的去看看他老人家。

我说好的呢,你约好了,我跟着你们去就行。

于是龙叔,普星叔,长阳叔和我一起去了陆先公家。

陆先公是我们村里最早的师范生,在我们魁胆小学教过很长一阵子书,之后又调到平秋中学教语文。陆先公古文基础扎实,写得一手好字。学生很多,我们村里能考出去的学子里,大半是他的学生。退休后,专职于数术,因为又有祖传师承,所以他在我们这一带是很有名气的地理先生,方圆十里八村的村民卜个卦,看个八字,相地,无不先找的他,只是这几年岁数大了,不愿意接活了。

这天,我们四个人来到陆先公家,陆先公仿佛知道我们要去看他一样,早早的在堂屋里生碳火等着我们。虽然躺在竹椅上,但我们一进去,陆老就先发了话,你们来了。

我们都赶紧把带的礼物放在墙边,然后逐一跟他请安。他让我们坐到火碳盆边,之后招呼儿媳妇给我们煮甜酒粑。

于是大家开始闲聊。陆老说,这次得病,不仅仅是受到了风寒,主要的是遇上了一些诡异之事,恐怕是日子不多了。

大家都安慰他,应该是没什么事,能不能先让我们知道遇上了些什么事。

陆老说,他近些年不接村民们的活,并不是真正的想退休,而是想在最后岁月里,能更有时间和精力专研魁胆村的地理风水的事情,这几年,魁胆村所有山山水水他都踏了个遍。也着重

研究了龙脉被切断后能否接得上的问题。最近着重在盯刘伯温留下的符咒什么破解？

他说，他已倾其一生所学，皮面上的事情应该是解得差不多了，但是刘伯温留下的符咒很麻烦，因为这个符咒不仅仅是封钉之符，里面还封了很多不好的毒咒，他这次就是被毒咒所伤。他所能理解的所有解决思路，他整理了一本笔记，回头让我们带回去继续加以研究。

他说到这里，有点黯然神伤。他说，看样子他是无能为力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行，经验一定要留给下一代，终究会能有破解的那一天。

我们几个听到后，心里都很沉重。在那晚我们一块喝酒，龙叔他们跟我揭开魁胆村的秘密之后，我就知道，其实他们几位为这个寨子暗地里已经付出了很多，但确实能力所限，没有太多办法。我们也没有能保证什么，只能给陆老一些宽慰之语，让他安心养病，问题终究会有破解的一天。

转眼就聊到了中午，我们感觉陆老精神很是跟不上了，就都站了起来跟陆老告别，但陆老非常坚持的要我们在他家吃中午饭。而且，他儿媳妇也把饭做好，大家只好又坐下陪他老人家一块吃了一餐饭。在席间，大家话语并不多，都是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聊。因为我们都知道不能再耽误陆老的休息，所以吃得也比较匆忙。饭后我们即刻道别，同时也交待陆老家人多有费心，有空会再来看陆老之类的客套话。

离开陆老没有几天，我就回了凯里开始为生计奔波。

虽然天气略为偏冷，但春天很明显已经到来，市政府后面的樱花已经怒放，凯里街道上春暖花开，春意盎然，到处鲜花朵朵。

在一个艳阳的午后，龙叔给我来了电话。在电话里，龙叔很低沉的跟我说，陆老先生昨天夜里走了，走得很安详。

我的心里就像被炸了一样碎得稀巴烂，眼泪止不住就流了下来，我没有话语，默默的听着

龙叔在电话里说，陆老交待，不要做传统道场，不要大办，七天停灵太久，三天后下葬，下葬的位置是在寨子西北方位，他全都选好，他把自己入土的时间都自己定好了。

那两天过得浑浑噩噩。

陆老的丧礼是在寨中央球场里举行的，州里县里很多要员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自觉来到了丧礼现场，这些宾客大半都是他的学生。

陆老丧礼全程都是长阳叔和龙葛叔组织的法事。魁胆村就近十里八村的村民自觉来送行陆老，整个寨子都深深陷入悲伤之中。

在送行陆老登山的路上，送行的队伍老长老长。山上的梨花树也全都开了，雪白雪白的，稻田里的油菜花也全开了，金黄金黄的。

而整个魁胆寨子，在昨晚的一场春雨中，荡洗得干干净净。

我不知道，魁胆村未来会是怎样。但是，我知道，陆老离我们而去，先贤们也一代代走了，而魁胆依然还在，刘伯温的魔咒依然还在……

文人老实

■ 虹 麒

认识老实，是在十几年前的一次笔会。十多年前，文学正方兴未艾，每个刊物一年总要组织一两次各种名目的笔会。刊物办笔会自然是想拉作家的稿子，作家就那么多，从这家到那家也就那么些作者，那些年，碰头熟脸的，人就都熟了。就是在这样的笔会上认识了老实。

那时的老实年龄并不大，也就四十刚出头。在没认识老实前，名字是知道的，他的小说经常见诸报端，若要问老实都写过些什么，一时半会儿的还真说不出来。只记得老实的小说很文气，四平八稳的那一种，首尾呼应，文字缜密。在没认识老实前，对他的小说大约也就是这些印象。可认识老实本人后，你不得不相信，你再也

忘不了老实了。

那时老实是一家地区级文学刊物的编辑,因为写小说,就是作家兼编辑了。按理说,一个刊物办笔会,是最忌讳其他刊物编辑参加的,怕自己蒸出的一锅热馒头被别人抢走。在这一点上老实很守规矩,每次参加笔会,老实都郑重其事地申明:我是作家,绝不在会上拉稿子。老实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以后的活动中,他闭口不提自己的刊物,更不提自己是个编辑。给大家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些,而是老实的原则。

笔会嘛,文人们凑到一起,总免不了推杯换盏。平时在家里生活都挺累的,不管单位,家庭或者事业,总不会一帆风顺。出来个十日半月的,游山玩水,又谈了文学,作家们都挺兴奋的,很潇洒地举杯,很生猛地喝酒。再说一些文坛上认识或不认识的男男女女的趣事,又算是另一道风景了。喝多了也无妨,回到宾馆,倒头便睡就是。图个热闹,图个兴致。

大家都很热烈了,惟有老实很冷静,也很低调,他喝酒从来不超过一两,而且还要喝高度酒,低度酒他是从来不喝的。问其原委,才发现老实对酒是有研究的。他说高度酒是纯粮食酿的,低度酒则不行,是勾兑的,而且还含铅,铅对人体是有害的。因此,老实只喝高度酒,从不超过一两,到一两了,任谁劝他也不喝了,他怕别人给自己倒酒,暂时把酒杯揣在了自己的兜里。这个样子别人就无法劝酒了。

然后老实就清醒地看着周围有些糊涂了的男人和女人。别人说话,他不插言,只是听,没什么表情。酒要喝到一定份儿上,一餐的时间就会拉得很长,老实从不吃这么长时间的饭,自己吃好、喝好后,悄悄地不经意地掏出酒杯,放在不起眼的地方,自己也随之退出去了。

饭后散步,这是老实雷打不动的习惯,当

别人醉醺醺地散场时,他散步已经回来了,把自己浑身上下走得热气沸沸,别人伏在便桶上嗷嗷呕吐时,他正开着淋浴龙头,里里外外把自己洗了个遍,然后倚在床上看电视,一边看电视一边喝茶。茶是绿茶,沏在杯子里,老实就觉得自己很受用。

老实是须臾离不开茶的。每天出去游玩,组织者总是往车上搬几箱矿泉水。其他人喝矿泉水,老实则不,一定要带上自己的杯子,在宾馆里用开水沏好了,满满一杯地带在身边。一杯喝完了,口渴了,他也不直接喝矿泉水,而是把矿泉水倒入茶杯里,将茶杯举到眼前,右手将茶杯轻轻旋转,茶杯里的矿泉水也跟着带动杯底的茶渣滚动,等到矿泉水与残余的茶水充分融合,也慢慢变成茶水之后,才把杯口凑到嘴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喝。

大家都觉得老实活得很有个性很有质地,这一点同室的作家也早就有所领教。老实的睡眠很好,只要说一声休息,拉过被子,倒头就睡。不出几分钟,保证让你听到老实熟睡的鼾声。这一点,让其他作家羡慕不已。这些作家常年的精神劳作,已经把自己脆弱的神经折磨得不成个样子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失眠。有些人已长年和“安定片”相伴了。

老实则不,说睡就睡,说起就起。早晨,老实准六点起床,然后像军人似的到外面跑步去。这些,给大多数与会的作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老实言语不多,老实还是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记忆。

老实不仅有这些优点,他还从不和与会的女作家女编辑调侃。每次笔会,男人与女人总免不了逗逗乐子,真真假假地说一些让对方感到愉悦的话。这是笔会又道一风景。老实则不,他和那些女编辑女作家说话时,总是一本正经的,差不多是目不斜视了。因此,女性们都觉得老实这人很受人尊重,赢得了“实老师”的称谓。

大家都说老实是良家子弟,不近女色,不恋烟酒,早睡早起,这样的人不活到九十九也能活到八十八。见大家这么说时,老实就一本正经地说:“各位作家有所不知,我祖上都短寿。”后来大家都知道老实的父亲五十几岁就去世了,爷爷的寿命则更短,也就是活到老实现在这个年纪吧。

从那以后,大家对老实又多理解了一层。喝酒的时候,没人再逼老实喝酒了,就是他不把酒杯揣起来,也没人主动往他杯子里倒酒了。很多人都吸烟,老实不吸。大家云山雾罩时,都说挺对不住老实的,让他被动吸了那么多的毒。这时的老实三两口吃完,便离桌子。有人就说:哎,这老实。众人也都说:就是,这老实。很快话题就转移了,转移到一位农民出身的作家身上,作品获奖后,自己不仅成为了城里的专业作家,老婆孩子也都到了城里,现在这位作家正准备觊觎省作协主席那位子。大伙又都感叹这位农民出身的作家了,这都是命呀。

笔会结束之后,大家便会收到老实编的那本杂志,在杂志里还夹着一张老实的便笺,上面写着几句话:某某老弟(或老兄)能在笔会上晤面,这是一生中的幸事呀。望老弟(兄)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让吾辈学习。云云。

直到这时,老实才为笔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偶尔这些文人相互通电话,又说到了上次笔会的事,又都说到了老实,一个人说:这老实。另一个也说:可不是,这老实。

渐渐,随着时间的流逝,就淡忘了上次的笔会,淡忘了老实,淡忘了一些细节和话语。作家们的作品仍不时地出现在刊物上,读到一些熟悉的作家作品,就又想起了上次笔会。老实的作品仍有发表,这回文人们看了老实的作品,都比以前更多了些理解。都认为老实的作品和老实这个人都是很一致的,很规矩,很

有分寸。读着老实的作品,就想起了老实。分隔久了一些,又都盼着下一次的笔会了。

再见到老实时,自然又是下一次笔会。老实的东西鼓鼓的一大提包,比别人带得都多,别人都开玩笑地说:老实,你是要在这里过日子呀?然后众人就笑,惟有老实不笑,放下沉重的提包,用目光去找房间的桌子。

后来人们才发现,老实提包里装得满满的是一些废旧报纸。原来老实开始练习书法了,笔呀墨的自然也是少不了的。闲下来的时候,老实便把房间里的桌子清理干净了,铺上报纸,深吸了气,很流畅地在废旧报纸上写。作家们都很有兴致地去看,文人嘛,对书法什么的,也都略知一二,看了半晌老实的书法,没能分辨出什么体来,便嗫嚅着问:老实呀,你这是什么体呀。

老实就头也不抬地答:实体。

众人就吸了口气,望老实的脸,又去看老实写出的字,表情就真真假假地夸张了许多。

老实抽空把古代的各种“体”都说了个遍,最后就说到了伟人毛泽东的字,然后他就说:你们说毛先生的字是什么体呀?

老实一直称毛泽东为毛先生,可以看出老实对毛先生尊重。

众人惊诧间不知如何作答时,老实才又铿锵地说:那是毛体呀。书法嘛,要走自己的路,否则,你永远翻不过眼前的大山。

老实说这话的时候,是一脸郑重的,于是大家屏了气,轻手轻脚地从老实的房间里退出来了。

老实在别人闲聊的每个夜晚里,都伏在桌前苦练“实体”书法,房门是开着的,人们在过道里,远远地就能闻到墨香。闲聊着的人们看见老实操劳勤奋的背影,就想起了一位著名文人说过的话:我是把别人聊天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写小说的。一想起这些,人们的心里就“咯噔”了几声。

笔会是流动性的，今天在这里住上一个白天，明天又会在另处住上两天。老实就提着个大提包，搬进搬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实的提包就空了下去。老实把练过的废旧报纸都留在了宾馆的垃圾桶里。

人们发现这次老实不仅爱好上了书法，还爱好上了气功。每天早晨很早起床后，站在有树的地方，呼气吸气，一双似拖着什么东西的手，从小腹移到胸又移到头上，最后又移到小腹上，然后久久地入定。眼睛是微闭着的，看到老实练功的人，只远远很敬畏地望着。直到过了许久，老实收了功，人们才说：老实，练气功呀？老实就点点头。

那一阵子，气功很热。不少与会的作家对气功也都很神往，只不过是思想大于行为，一直都没有练。见老实练得这么专业，便都真真假假地去请教老实。十天半月的笔会，不就是个放松嘛，人们怀着这样的心态去请教老实。老实对气功似乎倾注了比练习书法更大的热情，对那些想学习气功的作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欢欣和周到。

每到早晨或晚上，宾馆一隅的树下，老实的周围聚着几个作家，老实就老师般地教这帮气功爱好者，吸气，呼气，一招一式，情景很是感人。每天外出游玩，老实的身旁总会尾随几个这样的气功爱好者，他们一边游看名山水秀，一边和老实切磋气功。这时的老实是亢奋的，大谈气功的好处，以及自己练过气功之后的心得体会，他还说，自己的第三只眼就要睁开了。何谓第三只眼，按老实的解释是，两只眼睛眉心的地方就是第三只眼。能让第三只眼睁开了，这是一个练气功的人一个层次问题。就像下围棋的人，也许你这一辈子也达不到九段的水平，那你只好在七段或八段上呆着。睁开第三只眼，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说白了，就是能看到俗人肉眼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又能看到过去，也能看到将来。

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呀？围绕在老实身边的人被老实的第三只眼描绘得流连忘返。一位年纪不大，阅历不深，但在文坛上正在走红的青年女作家冲老实说：实老师，你开天目后，第一个要看一看我的未来。

老实认真地看了一眼这位青年女作家，想了一会儿，认真地点点头说好吧，我答应你。不过，你最好是自己练到开天目的份儿上，对自己的命运会有更好的把握。

青年女作家还红了脸，娇嗔道：实老师，我怕自己悟性不够呢。

老实轻描淡写地说：以后我会指导你的，希望下次再见面时，你的天目就开了。

青年女作家真的就一脸神往了。

老实不甘心自己周围就这么几个气功爱好者，每天晚上，他练了气功又练了书法，抽空敲开一个又一个房间，很激昂地去宣讲气功的种种好处，说到关键处老实还要表演上一段，让人们亲切感受到，气功并不遥远，就在他们的身旁。

十几天的时间，总免不了会有人头疼脑热的，这时老实很热情也很积极，要用气功给有病的作家治病。这种情况是很热闹的，有了小恙的作家房间里围满了看热闹的作家。老实先让病者或坐或躺，还要闭上眼睛，放松神经。一旁的老实就呼气吸气地发功，然后把一双颤抖的手罩在作家的患处，嘴里还问：热了么，热了么？

直到患者说热了，然后老实就用自己的双手顺着患处往下移，一直移到脚尖或手尖，嘴里仍在说：病去也，病去也。

老实忙活了一通，又忙活了一通，忙活得自己浑身是汗，这才收了功。让患者睁开眼睛，十二分肯定地说：好了吧。

患者望着老实一头的汗水，十分歉然地说好些了，果然好些了。

一旁围观的作家就叫好，一律拍着巴掌。

老实就很有成就的样子，自然少不了又说气功的种种好处。

也有一些患者在老实忙活一阵之后，说没有感觉的。这时老实就皱眉头，望着一旁观看的作家们说：人太多，气场太乱了。然后不客气地把一旁观看的作家请出去，重新发功，医治，直到患者说有感觉了，老实才住了手。

事后，背着老实，有人就问患了小恙的作家说：真的有感觉么？

那个作家就疑惑着说：谁知道呢，好像有点感觉吧。

又有人问：病轻了点吗？

那人又答：轻是轻了，可我也吃药了。

人们就不知道是药起了作用，还是老实的气功起了作用。

总之，那一次笔会，老实的气功差不多把每位作家都普及了一遍。

笔会结束后，最忙的差不多就是老实了，他隔三差五地给每位作家写了信，除了宣讲气功的好处外，他还在信里指导气功的练习方法，还有开天目之后的光明前景。

那一阵子，老实的作品发表得明显见少了，偶有发表，风格和以前相比也大相径庭了。老实的作品玄秘起来，充满了宿命的氛围。有些作品，根本就看不懂了。过去老实那种头尾兼顾、作风严谨的作品不见了。

很长时间没见，人们不知道老实的天目到底开了没有。人们都在想象，开了天目的老实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又一次见到老实，自然是在两年后的一次笔会上。人们一见到老实，就想起了老实的气功和开天目的事。正巧，跟老实练过几天气功的青年女作家也来了，她一见老实便迫不及待地问：老实，你的天目开了吗？我还等着你看我的未来呢。

请注意青年作家对老实的称谓，两年前她还称老实为实老师，那时这位青年女作家

见到任何一位作家都要称为老师的，现在不同了，经过两年的磨炼，青年女作家已经很著名了，所有的刊物都会为发表她的小说为荣耀，因此，青年女作家便没有老师了，她称呼作家时，就老什么，要么就是小什么。

老实见青年女作家这么问，不说天目的事，而是很悠远地说：你自己就是你的未来。老实这句话说得很有水平，不仅年轻女作家，在场所有的作家听了老实的话，回味再三，觉得老实这句话果然很有水准，只有开了天目的人才能这样说话。于是，大家再也不问老实天目的事了。

老实仍然练气功，只不过是又换了一种。每天早、晚，老实仍站在树下，开始噼里啪啦地拍巴掌，一边拍一边说：超常能量，就在身旁。然后就是这里也通畅了，那里也通畅了，浑身上下都通畅个遍，老实才收了功。这期间老实是一直拍着巴掌的，和着嘴里的说辞，有节有奏。老实的双手一定是火辣辣的。

老实参加笔会时，他的提包不如以前那么鼓了，他在翻腾东西时，明明看到他带着笔墨，却不见他练习书法了。两年没见，也不知道老实的“实体”练到什么火候了。

直到笔会结束，谜底才揭开。笔会结束的头一天晚上，老实夹着纸，手里拿着笔墨，挨个屋子走了一圈，每到一个屋子，铺开纸，冲作家道：要分手了，留个纪念吧。纸是上好的宣纸，老实就在纸上写了几个字，题款是作家的名字，落款是老实的名字和日期。老实的题字很文气，送给年龄大一些的作家，总是“壮心不已，志在千里”等等，送给年轻一些作家就是“百尺竿头”等等。总之，都是一些祝福的话语，让所有的作家都很感动，他们看着老实的字都说：这字果然是好，与众不同，实体就是实体。

老实就笑一笑，样子却不是舒心的那一种，慢慢地说：留个念罢了，什么字不字的，只

是个玩。

轻轻淡淡的老实，把每位作家的字都写了。老实似乎是有预感，果然，从那次分手后，熟悉老实的人好久没有见过老实。零零星星的有刊物又开了几次笔会，老实都没有参加。组织笔会的刊物说是给老实发出邀请了，可不知为什么，老实却没来。

没有了老实参加的笔会，一下子显得寒淡不少。有老实在时，并没觉得有什么，没了老实，人们心里都空空落落的。作家们依旧喝酒，酒喝到热烈处，有人就想起了老实，大家就都想起了老实。其中一个人说：来，为老实干一杯。

大家把酒都喝了。

后来文学就越来越不景气了，刊物也越来越难办了。再后来，笔会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天南海北的作家很难再聚到一处了。关于老实的消息也越来越少了。

偶然的一次聚会上，一位作家突然说：知道么，老实得癌了，是膀胱癌。

熟悉老实的人就都怔住了。人们都不相信，不喝酒不吸烟，睡眠又很好，而且不断练气功的老实怎么会得癌呢？

但大家又不能不信这条消息的出处，因为说这消息的人，前几日刚到老实那个地区出了趟差，在医院里见到了老实。人们这才知道老实家庭的一些情况，在这之前，没有人了解老实。

老实快四十才结婚，夫人是位年轻的文学爱好者。那时老实已有些名气了，而且又在地区文学刊物里当编辑，深得女文学青年的爱戴。爱戴来爱戴去，就和老实结了婚。在这之前，老实一直是独身，为什么独身就没有人知道了。

后来那位文学青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了，眼光也就高了，不再把地区或者省里的刊物当回事了。而是夹着稿子直奔北京和上海的

一些大刊物。在北京和上海她认了许多老师，这些老师自然都是一些很权威的文学界人士，他们一起扶持这位文学青年。渐渐，她的名气就开始鹊起了，而且，还获了一次全国奖。这是老实从事几十年的写作生涯所没有达到的。

后来熟悉情况的那位作家说出了一位女作家的名字，人们都说：原来是她呀。人们早就知道她了，可大家都没想到她和老实是什么关系。

人们这才想起，为什么老实这几年不再参加笔会了。因为这几年，这位女作家正在四处活动，频频亮相，每次笔会都少不了她。

在老实没查出癌症之前，这位女作家正在和老实闹离婚。老实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搞了一辈子文学，也没搞出什么大名堂。她才三十几岁，正如日中天，前程似锦。老实被查出癌，而且是晚期后，她便不急着想离婚了。这期间，这位女作家正住在北京一家五星级宾馆里给一家影视公司写一部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据说她现在的身价是，写一集电视剧是二十万，而且是税后的。

老实在膀胱癌后期，住在老家的一家小医院里。年轻貌美的夫人，正在北京挣钱出名。

又过了不久，听说老实病故了。时年五十六岁。应验了老实说的话，祖上寿命短。得到这个消息后，熟悉老实的作家都纷纷给老实的单位发去了唁电。

老实虽然去了，但作家们聚在一起时，仍会说起老实，以及老实赠送的字。文人嘛，剩下的也就是这些了。

龙登煌小小说六篇

■ 龙登煌

清白

王成和陈军是邻居,又是摄影爱好者,每天下班后,都会相约到户外,寻找瞬间的美。每次外出回来,老婆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俩就会从相机里调出相片,来证明自己的去向。

这天,哥俩听说近段时间城东的金山公园游人突然增多了,为一探究竟,背上相机,相邀着来到金山公园。

在公园门口,他们远远看到那三角梅旁,一大群人围着一美女,美女旁边一男子,举着一块纸牌,纸牌上写着:“与美女合影,勾肩五元、搭背十元、接吻十五元。”细看那美女,原是蜡像。

看到此景,王成对阵军说,何不花几十元,享受一次勾肩搭背并接吻?陈军欣然接受。陈军上去,交上了三十元,王成举着相机,从不同角度,帮他从小勾肩搭背接吻的不同角度“咔嚓”了几张,照好后。陈军也举起相机,准备帮王成“咔嚓”几张,好说歹说,王成就是不肯站到这蜡像旁。

王成不肯照相,让陈军心里发颤,这哥们,如把相片让妻知道了,妻子醋流涌动,那膝盖

搓衣板,头顶洗脚盆是板上钉钉的事。

回到家,陈军拿出王成帮他照的相片,老老实实向老婆“认罪”。不该有这非分之想,没想到老婆听后哈哈大笑,不就那蜡像吗?我和闺蜜们早都去照来了,只不过不和你说明而已。妻子的话让王成心中释然。

第二天早上,陈军在楼道里,看到王成脸上有几道血印,惊问道,哥哥啊!去什么地方练九阴白骨爪来了?

王成一脸无奈,后悔啊!昨天要是听你的话,和那蜡像美女照几张相就好了,我说和你在一起去金山公园看美女蜡像去了,任凭我百般解释,她就是听不进去,还死咬理,要是真去了金山公园看蜡像美女,为什么背着相机出去,不照一张相片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交友

下班回家,看到不远处新摆了个修理摊,就想到家里那四五把伞,那伞无一例外,撑开后都固定不了,到下雨要用时,都想到明天一定拿去修,一旦雨过天晴又忘到九霄云外。

这次我特意把那几把伞全部拿到修理摊边。

看他忙,我先付了十元押金,说散步回来要。

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修理摊前,伞已修好。

我说还要补多少,他怔怔看了我一会,把那订金退到我手上。

你是那个局的局长吧!刚才你一走,你们局的主任路过,说这些伞,他一眼看出是他们局长用过的。

“呵呵,是吗?你真是个有心人”,但也不至于我是局长就漫天要价吧!

哪里,哪里,你们单位那些修修补补的事,你们主任都喊我去做,这还全仰仗你局长大人多多关照呢?这几把伞的修理费用,我就记在你单位帐上得了。

那不行,我们单位的帐都是一年一结,可难要了。这伞是我自家的,自家的费用哪能记到单位的帐上。

那我俩就交过朋友,收你成本费得了,共二十五圆。我找了十五圆补上。

要走时我夸他一句,你真仗义,刚和你认识,我就要调到其他地方去了,有点遗憾啊!

是高升了吗?他看了我好一会,把刚放进口袋的钱又抽出来。递到我面前。那这钱我不收了,就算我俩交个朋友,和我这种人交朋友你不会觉得没面子吧!他接着说,我走南闯北几十年,什么人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好官我还真少见。

你的眼光真毒,难道就不会看走眼吗?我说道。

不会,他指了指我挽起那有点发黄衬衣袖子,竖起了大拇指。我晚上看新闻时,听到最多的一句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今天这件事,你处理得公私分明,肯定是党的好干部,老百姓的父母官,还有这件发黄的衬衣袖子,明显是和泥巴打过交道洗不去了留下的,贪官哪会穿变色了的衣服?这样的干部,不值得交吗?

审签

副校长退居二线了,江文从办公室副主任荣升为副校长,分管着他原来的上司,办公室主任陆洪。

江文一上任,就召集自己分管的科室开会,说:“从现在起,我分管的工作实行精细化管理,工作要严格讲程序,以后凡需上报和在平台发布的所有材料必须交我审签……”说完走出了办公室。

江文将“审签”二字说得很重,陆洪听了很不舒服,心里嘀咕:“才当上副校长几天,业务还没开展,官威却要得溜熟,审签材料?逞啥能!以前我上报的材料哪次出过错”气冲脑门,一脚朝江文以前坐的椅子踢去,没想到踢得过猛了,左脚腕磕在椅子板面下的横柱上,痛得他抱着左脚转圈圈。

几天后,有爱心人士到学校搞捐资助学活动。当天,陆洪写了一篇新闻报道,没经江文审签,就挂在单位网站与微信公众平台了。

第二天一上班,江文就黑着脸批评陆洪说:“为什么没经我审签就贴到网上了?赶紧删了,重新编写,让我审签后,再往网上挂。”这次他将“审签”二字说得更重了。

“这消息,昨晚肖蒋长还在微信上给我点赞了……”陆洪答。

江文拍着桌子大声说:“这事是我直接负责,谁点赞也不算,你赶紧重新编辑!”

陆洪气呼呼地回到办公室,仔细审查发现一张照片爱心人士头像没拍全,看起来像是谁拿刀砍去了三分之一,确实不妥,他将照片更换了,重新编辑后发给了江文。

自此后,陆洪与江文的关系更别扭了。

这天,肖校长给陆洪打电话:“结合当前扫黑除恶进课堂取得的成效,尽快把学校安全工作亮点总结总结,编个消息宣传一下。”

陆洪很快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通讯传给

肖校长,校长给他回了一个大拇指。陆洪立刻将通讯发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并让大家广为转发。

江文暴跳如雷,指着陆洪鼻子骂他:“混球,马上删除通讯稿,你不配当这办公室主任!”

陆洪争辩说:“这篇通讯是肖校长让我写的,他审签过了。”

江文说:“你睁大眼,看标题上写的是什麼。”

陆洪一看,标题上赫然写着:“XX学校多管齐下,提升扫黑促恶专项斗争质效。”

陆洪脸一红,赶紧将通讯稿删除。但已经迟了,教育局纪检人员来单位问责。江文说:“这事,是我审签时疏忽了,我负全责,我愿意接受组织处分。”

陆洪知道后,惭愧地低下了头。

稻谷代购

入秋,江滨小城各乡镇的稻谷,到处呈现一片丰收景象,每到一处,都能看到散发着一层金色的光芒。

天鹅小村是小城种植优质稻的典型村,这里土质肥沃,昼夜温差大,种植出来的稻谷圆润、饱满、鲜亮,是购买者的首选。

今年天鹅村的稻谷又是一个大丰收,谷子还在田里,就被九芎农业有限公司以订单形式全部高价订购,这令老百姓喜不自禁。

这天上午,高桥乡杨光才乡长带来一大捆百元大钞,对天鹅村的村民讲,九芎农业今年不派人来监督收购了,就地选派一人代购,货到即付现金。

大家都清楚,代收这季稻谷,只要十多天,却能顶上到外面去打工半年。

杨乡长话音未落,就有吴浪上前说:“表哥,今年这个代购,只有我,你才最放心。”

杨光才说:“去!去!去!做这事你离放心还很远。”

这时,一名富态的中年人上前说:“杨乡长,我在天鹅村当了几十年村干,种了大半辈子稻谷,任资历有资历,在乡里村里的口碑,大家心知肚明,为村里老百姓服务了大半辈子,这个代购,能让九芎公司和村民都放心吧。”

杨光才停顿了一下,摇了摇头说:“你……也只能算得上基本合格”

“那我们天鹅村还有谁够格呢?”

“是呀,杨乡长,咱天鹅村还有谁比你表弟和村长更适合呢?”众人一致问道。

“有,当然有!”杨光才朝人群高声喊,“杨二牛在吗?”

“我在这里!”一位黝黑敦实的中年汉子站出来答道。

“杨乡长,你没搞错吧?杨二牛是我们村最憨最笨的一个老实人,他能当好代购?”众人一阵哄笑。

杨乡长说:“他当不当得好,我们说了不算,可他是九芎公司马总点的名!”

村民不解,问杨二牛:“你是怎么攀上马总的?”

杨二牛嗫嚅道:“去年,马总要收购我的稻谷,我说还没晒干,又晒了两个大太阳才卖给他……”

众人都说:“你这是憨人有憨福!”

我的影子

小琴挂了女儿的电话,收拾完家务,已是深夜十二点。她冲完澡回到卧室,看到老公曾军已呼呼大睡,手机的“快手”还在循环播放。

小琴轻轻地把手机从老公手里拿下来。退出快手,显示出微信页面,一个未读信息“晚安!”映入眼帘,还有一个亲昵的称呼“我的影子”。好奇心让小琴快速点开对话框,翻看着聊

天记录,只看到老公发的一个晚安包,53元!

小琴只知道“520”代表“我爱你”,53代表什么?她不知道!她没有时间玩这些数字游戏,她是一个高中老师,如一个永不停歇的陀螺,整天忙了学校忙家里,每天都要忙到晚上十一二点。而老公当上局长后,每天有忙不完的应酬,即使回来也躺在床上玩手机,没想到他还跟别的女人发红包!一个晚安红包就是53元,抵得上家里一天的伙食费了。

小琴翻看着老公的转账记录,他经常给“我的影子”发红包,早起的祝福,睡前的晚安,每次都是53元!

小琴百思不得其解,在百度上搜索,发现53原来是“勿散”的意思!小琴的手不停地颤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她真想把他从床上拽起来,给他两个耳光,可是想想刚上大学的女儿,她擦干眼泪,在床上辗转难眠……

第二天是周末,夫妻俩睡到自然醒,十点左右曾军的手机震动铃声如防空警报,曾军小声说了句“拐火”,圾着拖鞋来到客厅,小声回了话:“宝贝,对不起,今天没事睡到自然醒,不按时给你发红包了,现我就发给你”。小琴也醒了,在床上听得清清楚楚,一跃起来冲到客厅,这时候她又听到,妈妈呢,起了没。听见老公说:“小点声,别吵醒了你妈妈,昨晚她十二点过才睡,现在让她多睡会儿。”女儿说:“好啊,爸爸,你今天早上还没给我发红包呢!学期快结束了,别忘了早晚给我加油哟!”

小琴突然想起,女儿姓阳名颖,她习惯喊阳阳,而老公习惯叫我的影子。

特殊待遇

从民政局出来,她和他走进购票大厅,看到那排得长长的购票队伍,她脸上布满愁容。

男人很自觉排到队尾,她焦躁不安,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在售票窗口,看到“孕妇,军警,

残疾人优先”的牌子,她转身回到男人身边,掏了掏男人上衣口袋,男人那有力的大手,在瞬间压住了她的手,说:“今天我可是普通老百姓,没资格用它。”并对她说:“不会耽误的,耐心吧!”

她装没听见,故意不理他,仰起头,狠狠剜了他一眼,温润说道:“那你什么时候才用它。”

这个嘛,到时候一定会用到的,一定让你扬眉吐气一次……

她无奈地把放在男人上衣口袋里的手极不情愿地抽了回来。

他和她的家都在农村,这次回来,是在父母催了不知多少次,也是他在推辞了不知多少次后,才被特批一个星期假回家,和她领结婚证的。

他假期还没完,他就接到了部队要开赴抗洪前线,急速归队的电话。

他匆匆离去,她含情脉脉,波光柔柔。半个月后,他回来了,是她到部队去把他接回来的。此时的她,把他捂在她柔软的怀里,并紧紧地拥着。

这次,来到售票大厅,从容走到窗口,从自己怀里掏出他的相片,痴痴地盯着。迎着他那双坚毅深邃的眼睛,她启合着有些苍白的双唇,轻声呼喊:辉哥,你说的“有一天一定能用到,是今天吗?你能给我一次使用它的机会吗?辉哥,你看到了吗?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啊?你要亲自告诉我能不能使用它。她的眼泪滴落在那张相片上……

她拿着那本军官证,把他的相片紧紧贴在胸前。眼中的珠泪,始终死死地噙着,手捧着那个骨灰盒,在那窗口前徘徊。

在雷山走村串寨 (组诗)

■ 蒋德明

大塘镇水上粮仓

关于粮食

这里的人诠释得最深刻

这里的粮仓,是百年前的留痕

是研究苗族古老农耕稻作文化的活化石

这些化石,已成为风景

成了教课书

容易让人记得:

民以食为天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建成风景的人走了

百年过后,他们的石碑

已在风雨中剥落他们的名字

我在枫叶血红的季节来到这里

有枫叶在阳光里落在粮仓上成为文字

似乎告诉来者:数风流人物,人物如树的叶片

留住了年轮的,是树

郎德镇郎德上寨

在接近郎德苗寨的山林小径里

风摇碎阳光从树荫散落如花

我就把花披成袈裟

有人说:郎德苗寨的女子美

我笑:写诗这多年

走南闯北,见过的美女不少

进寨门楼

苗家姑娘们举着牛角酒迎来

伴随着芦笙乐曲

酒未进口

我眼里是鲜花朵朵

美女敬酒,我得喝

十二道拦门酒

一碗一碗喝进寨

我没有醉

我只是把寨子门前的枫叶

望成了花

我只是告诉喜好酒的朋友

到郎德苗寨

不用带酒

望丰乡茶语

从你杯中醒来

其实,我一直没有睡

你品茗中的芬芳

是闺中私语

当然,有鱼浮出水面

入眼才入心

明前旧事

你认识的只是一个季节

千亩万株成林成诗
你阅读过唐诗宋词无数
应当懂我根深蒂固之处
是三生三世的泥土

有口皆碑或有口皆杯
忘川八百里,你与我
恩缘故人来

西江苗家服饰

导游说:苗家服饰分银饰服饰
她说的银饰种类太多我记不住
我把挂满苗家女子身上的银饰当诗读

银是最接近月色的金属
天下的银饰几乎同色
只有到过西江苗寨的人
才能分辨出:这里的银饰独具一格

千年又千年的传统手工
银匠的锤子似乎每一锤声都响彻在茶马古道上
敲打声里,厚实的太阳被敲打成月亮晶莹剔透
一层一屋的月色
被苗家女子举在头顶
高过山顶

苗族女子服饰的华丽算不算天下第一美
我不敢定论,但我在她们面前
会想到梵高的色彩
蒙德里安的抽象
听说,那一针一线
有情有意有迁徙歌声

总之,这是把历史写在服饰上的民族
以服饰为彩
以服饰为荣
以服饰为贵

西江千户苗寨

我去的时候
高天上有白云
白云的背景是碧蓝的天心
清澈见底的江水绕山流淌
漂泊着枕在云朵上晒太阳的鱼
鸟在山林里重复欢迎词
把金鸡舞芦笙舞当成自然的伴舞

进入寨子的那天
我们正赶上十三年一次的牯藏节
穿着盛装浩浩荡荡走在街道的苗族女子
抱着芦笙摇摇晃晃似醉非醉的苗家汉子
把自己的节日过得与其他民族的节日大不一样

他们会喝水就会喝酒,会说话就会唱歌
地地道道的对酒当歌
当歌是为贵客进寨子来
高山流水敬知音
我在米酒中品味他们的史诗

米酒在我血液里慢慢热腾
我听见风里有从北方奔过来的马蹄声
有牛角号声响彻山峦的回应
有丢弃了大迁徙战马的一群人
骑上牛背追赶日月
牛,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神龛上的图腾物

在太阳被西山举在山顶的时候
万山辉映成牛的背脊
离开西江千户苗寨
有人惊呼西江千户苗寨灯火辉煌
山花遍野

远远望去:天上人间

流过父亲额头的河流

■ 何舒

奔腾的日子,磨砺着
父亲的额头被岁月流淌
深深的沟壑,印着万千的辛酸

流水的声音很近又很远
传过窄窄的小巷
扶着父亲摇曳的身影
我看见,被压弯的一颗草

逆流的时光,咬住
父亲饭前饭后的一袋烟
抽掉了他所有的青春,以及
淡淡的,如歌的回望

黄昏,我听见父亲的声音
在山谷回响,与叮咚的泉水一样
让我沉醉在深情的摇篮曲里

你和他之间 (外一首)

■ 许言木

你常在厨房独自烹调,却无法闻到
那碗汤的滋味和入侵墙壁的呼吸,
你常拿他的错误惩罚自己,
加一道门,却听不懂对方微微颤动的嘴唇,
在你们被琐事所伤之时,
彼此理直气壮地质问:世间所有事物都有其轨迹?

他走向你们共饮的那条河的上流,
望着他参与修建的河堤,
看着独立的风理顺独立的枝条,
今日的夕阳在他的脸上稍作停留,
把你们秘密的身影拉的更长,
又一如既往的落下。

如今,他信仰的主义,处世哲学,
在之于他在厨房不多见的时分与你显得格外熟悉,
那属于他男权主义的精神贵族随着河流的离去,
皆称之为幸福的全部过程,

仿佛他走到哪里都是你生活现场的制造者,
学其表演和完成谢幕。

夫妻

他傲慢的肌肉习惯性早晨勃起

奶香的乳房零点过后不再希望有信件来访
在一拐角,他可能天真纯朴的形式
表现出的粗鲁和直率,你也可能
想象不到女人如此美好的土地
长久渺无人烟,不知涂在脸上的胭脂
用什么做的,彬彬有礼的外表掩盖的“小心眼”
在生活的日子被像一具尸体拉出去
他穿好衣服就从不回头,她还在期待一个拥抱
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好像被拴在那儿
他好像会说话:确实,他是男人
她不以为然,女人天生的敏感,
带着惊讶,或许是被遗弃的爱情
唠叨不休。他的耳朵能听见,
有时充耳不闻。当他们躺在床上,
光着身子,不再有男人在性事开头,
信誓旦旦的甜言蜜语,没有目的的紧抱,
只是例行“公务”,他们走过世界的
方式相同的、不同的声音保护平行
在情绪爆发的时候重要的是把小孩支开
面对长大成家的小孩,渐次将他们的
一切给予完,到医院的病床上
像一艘船的稻壳和稻米之间,一体到剥离,
这一切发生在原本没有恋爱的恋爱下
此刻恋爱时的情景留给恋爱去做

姑娘是水（外一首）

■ 伤痕

“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这篇老黄历，在六百年的岔路口一直翻卷着
我也受了影响，以为她们再也不会回来

今年是己亥年，姑妈们在一个微信群
说是想回家来聚一聚，在小时玩的地方，吃个烧烤
联络一下感情，她们姊妹情深

男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也全都参与进来
买来猪羊，买来好酒，买来红灯笼，买来烟花
要迎她们回家，接她们过年

什么时候，岔路口的人有了这种觉悟？
“赶上了好日子，不愁吃，不愁穿，就图个快乐”
有人，可能只说对了一半
当九十个姑妈，远道而来
这个人生最大的排场，就此开张，谢幕留给另一天
给每个人的后半生一个伏笔，也很美

姑妈们来了，我也跟着人群拍照，留念
看着她们被冰雪冻红的脸颊
藏在烟花的盛开中，藏在锣鼓喧天的世界里
我很庆幸，能跟在她们身后
噙着泪水，能看到一次流水的抗争，把大地席卷
并化做冰雪，飞向天空，缤纷洒落

玩玩丢手绢

在学校操场上

和姑妈们，和发小们围成一圈玩丢手绢的游戏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已年过四十

手绢落在身后，起身追赶
当一首歌已唱完，手绢还在手上，再怎么拼命
也已追不上从前的脚步，只好甘愿被罚

罚唱一首儿歌，或者学一声动物叫
也不是很难为情，一阵哄笑后，开始继续追逐
我们是追梦人，追中国梦，也追少年的梦

忽然，有人在唱“山歌好比春江水”
是另一群人围着篝火，不玩丢手绢，开起了赛歌会
有人扮刘三姐，有人扮莫老爷

扮刘三姐的唱得婉转，吐气如兰
扮莫老爷的，一改往日五音不全，变得伶牙俐齿
你来我往，答对入流，仿佛是下凡来的歌师

一场乡村演出，在大年初六的岔路口
忽然上演，背景是满山的冰雪，老屋和田园是观众
演员们都不用上妆，只需奉上熟悉的脸

尽管是清唱，一如往日的青涩
尽管是手绢，风一吹，像落叶一样，随风飘荡
但它传过来的温情，超过了天上的日月

素履秋心共流连

■ 杨秀廷

露华初浓，秋天露出了粗粝而温软的骨相，铺展着季节里最深远的辽阔，消瘦了的田野，曲线简洁流畅，深秋的质感来得更加真实。

九月寒露白，秋意动遐情。《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鸿雁来宾，菊有黄华，重阳寒露之期，四野澄明，此时走进古苗寨偶里，遇见的，是人间烟火的淡淡情怀。

—

偶里，在湘黔边界清水江中下游锦屏县中部，苗语称为“番鳌”，意为苗家人居住的大地方。据当地族谱和口碑传，南宋嘉定三年（1210），尹姓先人由湖南宝庆游历至此，看到池中荷花竞相绽放，如临仙境，乐不思乡，便在此筑舍垦田，赏花度日，过着世外桃源生活。因先民落居后喜植藕，春夏之时，莲叶田田，

荷香澹澹,故名“藕洞”,侬语称“镇藕”。

偶里大坝是一个高山盆地,四周山岭和冲沟向田坝集汇,形同万马归朝。田坝间阡陌纵横,溪流潺潺,寨霞、寨先、寨欧、皆阳偶里“内四村”十二寨顺溪流环布于偶里大坝周边,寨内木楼依山面坝,鳞次栉比,青烟缈缈。经由八百年时光积淀,独特的历史记忆、族群传衍、俚语方言、乡约乡规、生产方式等,衍生为这方水土独自的精神文化内涵,形成“千家藕”的苗乡古韵。

清末由黎平府到偶里苗乡设馆授徒的廪生曾昭灿,初到偶里,就被这里的山水风物与古朴民风所陶醉,形诸诗文,其中《咏偶里》有云:“洞在桃源未许寻,何期偶里即其形。别开天地淳风溥,钟毓人民古道存。”表达了“愿与陶郎共记津”的喜悦情怀。

置身偶里秋天旷达之境,自然别有有趣。

一头水牛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望向远处,嘴里一直在咀嚼着,像反刍一段旧时光,那神态,和田野一样寂寥。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刚犁完自家的一坵水田,秋耕翻犁后蓄水养鱼。他双脚浸在水田中,慢慢弯下腰,双手插进田泥里,掏出带泥的禾菟,培护那道有些渗水的田埂。迷蒙的秋阳,把他的身影投映在浑浊的田水中,那淡淡的影像随着他手脚的动作轻轻漾动起来。他说儿子儿媳在外面务工,他和老伴在家里照看孙儿,他是家里犁田、栽秧、打谷的主力。讲到家里的事,老人还唱了几句古歌:“九月天气凉悠悠,鱼群聚拢在田里。蚌忙(蚂蚌)去了丢着蛋,鱼群去了丢孩子。去了丢崽丢女儿,丢着孩儿难相聚。”他笑着说:“我从小爱唱歌,唱歌解酿(烦恼)。做这些农活有家族和亲戚相帮,还算混得过去,这日子总是一天比一天好”。我由想起了苗乡那句古谚:“弯弯田埂弯弯岔。”岔,方言,用力将泥土掷于某处,填堵漏洞。这句话的意思是过日子只能因

时制宜,接受不完美的现实,该将就的地方还得将就将就。那时那地,我也笑了。是啊,谁家的日子里没有一道弯弯的田埂呢?

偶里因为村寨密集,现有烟户近一千五百户,人口六千余众。还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初,乡人投入农业生产的热情高涨,柴草等生产生活资料消耗量大,砍柴割草常常要到几里甚至十几里外,秋天里各家各户备下过冬柴禾也就成为偶里的一道景观。柴禾多,自然成为人们称道的勤快人家。而今的偶里,公路四通八达,一幢幢现代建筑如雨后春笋般耸立在公路边、村寨里,现代便捷的生活方式已进入家家户户,人们已经过上了“煮饭不用柴、喝水不用抬”的日子。在皆阳村,一户人家的廊檐下,堆了长约七米,高近两米的柴垛,陈旧的柴薪上落满了时光的尘埃。那些翻山越岭、汗流浹背挑柴、背柴的日子已经成为记忆,但张扬在那些日子里的精神头,早已融进苗乡传统文化的根脉,萦系起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天地万物,变化日新。那些老去的乡村景观里,乡愁,渐行渐远又愈久愈浓。

二

寒露肇起,阳气渐退,阴气渐生,随意看向一棵草木,都含有秋风秋露的气貌。田野已经在夏天的成长中用了过多的力气,现在,大地像一个恬然的老者,默默与自己对坐,梳理乡村的时光。

重阳踏秋有辞青之意,是应时之举,凡心素履即可达致。但要向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殊节点请辞,却怕惊动已经眯上了的岁月之眼。

偶里水口狮山,几株古树下的一方岩壁,苔痕深青,藤蔓横生,有明崇祯七年(1634)刊刻的碑文:

佛祖证盟

—粮禾一大手三小手；

—寨欧、寨蛇、寨明一牌，该粮鸡一十八只，供餐□；

—每餐五只，打散一十二只；

—安马寨、盎寨，此是上年悠规；

—里长鸡每牌一十只，是上年悠规。

三百八十多年风云变幻，已刻印在这方日渐风化的石壁上。此石刻文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 and 赋税情况，也是偶里人经历了明永乐十二年（1414）明王朝“命总兵官都督梁福率军”进入偶里一带，“捣其巢穴，就其粮食，虏其妻子，给军为奴”的惨痛兵乱后，人们感念苍生，祈祷家园平和的证盟。

古树旁有一农家，石板古道，门前树枝上的画眉笼子里，安卧着一只野鸡，主人说喂养两年多，已初通人意。一古碑，一生禽，一古一今，一远一近，石碑深处隐秘的风景，历来只当盘中餐的野鸡变身宠物，情景转换中，教人不由生出时空错位的感慨。

顺着蜿蜒在田畴间的青石板古道，步入秋风眷顾的田野，路过一间牛圈旁，看到圈门边贴着约两个巴掌大的红纸，走近一看，是一张新生儿的“寄拜帖”，上书“诚心诚意前来寄拜猪牛圈座前，祈福保佑，吉星护身”及寄拜缘由、寄拜人家庭住址、姓名等内容，寄拜时间是二〇一九年农历九月初三，也就是几天前。帖子鲜红如初，那个“寄儿”家住距离此地二十公里外的钟灵乡一个说汉话的村寨。

读着“寄拜帖”上的文字，仿佛旷野里升腾起一种神秘的感召力，或许，民间自然崇拜中那种万物有灵、生生有德的生命观，对一些人的情绪或心念具有神奇的自愈能力。我向在附近劳作的一位老人请教得知，这里的村民举凡遇到人生礼俗，常会想到向自然万物借力，以抚慰心怀。平常农事重择期就是例证，下种、栽秧、打谷、砍树和拉运木头等农业

生产活动都要择吉日，子弟外出上学或是务工更是倍加慎重。吉日选定，恭请族人中长辈妇女吃饭，席间喝酒、唱歌，祝愿外出平安、发财，饭罢，接受祝愿后，方才离家。

聆听老人的一席话，我释然了。民俗，在时间淘洗和心灵的呵护中，已经慢慢成为文化繁衍的另一块“生命土壤”，民俗里隐藏着乡村灵魂往返的一条秘密通道，在这个古老的苗乡，随意走进四村十二寨，都会闻到乡村的灵魂透出季节的清香。

走进皆阳村新落成的综合文化广场，两道风雨长廊形成一个巨大的“L”，围护着广场的西面和北面，与东面的戏楼、南面的木楼人家组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综合体。戏台后面的高墙上，挂着三张大匾，中间是“国泰民安”，左为“一帆风顺”，右为“万事吉祥”，上面刻有皆阳村已经出嫁的三百五十六位女子名字，以彰表她们支持家乡公益事业的拳拳乡情和善举。昔日的苗乡，女子的名字不上功德碑，有的甚至连墓碑上也只有“某门慈母某氏老孺人之墓”的字样，被遮蔽，被遗忘，几乎成了旧时代乡村妇女的集体宿命。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看着匾牌上一排排女性的名字，那些笔画，力度与温度兼具，从容质朴中鲜活着动人的气象，那是新时代的乡村里元气充沛的另一种呈现。

此时的偶里，向阳生暖，平静如一坛坛苗家重阳酿制的糯米酒。

三

迈上六级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可鉴的石板台阶，站在“合秀桥”上，秋风十里，天山共色，寨霞村前作为扶贫产业的六十亩香莲基地里，我去年初见的那片菡萏，已是两度莲子生香，那些摇曳生姿的魅影，依旧起伏在光阴的故事里。

合秀桥始于“荷秀”，来路上荷花飘香。因坐落于偶里四村十二寨和大坝的中心，为快马奔槽之聚秀之地，后以“合秀”名之。重修的合秀桥，长约六七米，高约五六米，桥上建亭，四角翘檐，顶饰宝塔，直指苍穹。在苗村侗寨风雨桥、廊亭随村可见的地方，算是小巧玲珑的，但是，它构建在清代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时空基石上，已经有了足以环视群山与村落田园的高度。

两百年前，此桥初构时，伫立桥上，苗乡的山水形胜木楼人家尽入眼帘。此时登临，视野已经被远近错落的新楼房分割。风很轻，像稀薄的阳光，但抚动人心思的气息却跃动不止。桥缘荷生，荷因桥秀，这桥怀了一池的秀荷，娉娉袅袅，从前世守到了今生。

童年时代，我曾作为一名“引亲客”跟着大人们到偶里接亲，为一位堂哥迎娶他的新娘。我们一行几十人吹吹打打的队伍，打着火把在夜里经过合秀桥。那时，对这座桥的印象来自迎亲的礼俗浸润。因为到了这座桥的桥头，队伍里的总管再次吩咐大家，要和乐笑对即将到来的“拦门对歌”“炒黄豆”“打花脸”等新娘方姑娘们一场接一场的“闹喜”，对歌唱不赢“背锅铲吃锅巴”不要紧，“关亲客”被姑娘们把箩筐莛在脑壳上“捶黄豆”也不要紧，男子汉们被锅烟灰抹成“大花脸”都不要紧，我们是“求家”，一家养女百家求，娶回新娘我们才是最大的赢家。于是，迎亲队伍自桥头开始鸣炮，吹起喜庆的唢呐，告诉新娘方，客人即将进寨。而到了后半夜新娘“出门”时，送亲的人们也只送到这桥头。在我的感知和想象里，合秀桥最初的概念是“迎亲桥”，被火把映亮半空的夜色中，长长的队伍里有一个美丽的新娘。神秘的礼俗，新奇的经历，让一个年方十岁的孩童在夜里跟着大人们来回走了五十里山路，竟然不觉得远。

上初中时的一个盛夏日子，我跟一位同

乡从家乡步行到偶里，想投靠一位亲戚然后转学进偶里小学附设的初中部。那校园大门前就是一大片荷花，我心生欢喜，自顾流连，但因我两户口属于另外一个乡等原因，未能如愿。我却有幸再次路过合秀桥。返程时，我们站在简易木桥上，恰如登临一座瞭望塔，十里石板街隐伏于随风涌动的稻浪里，寨麻、寨霞、新寨、寨先、板窝益、从阿贤、寨欧、街下、帛皆、棉花地、从也用、皆娥、皆补良阁、皆也风、从星、皆阳，这些大村小寨，散布在田畴边山脚下，散发着乡村的暖意。

山，蕴藏风景；水，滋养文化。从合秀桥下静静流淌的阿鳌溪是偶里的母亲溪，溪流一路蜿蜒曲折，从寨霞、寨先和寨欧村汇集而下穿过田坝后，从皆阳寨脚锁口处奔泻而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为生产运输方便，将玉龙般曲折的阿鳌溪改道拉直，溪流与田园的空间布局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和气象。这个过程中，合秀桥也同样经历了一段波折。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乡人又投资投劳将改直的溪流恢复原来弯曲样貌，清澈灵性的阿鳌溪又复活了蜿蜒秀美的韵致。合秀桥也随之迎来重建，挺拔出原有的威仪。

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偶里大坝重塑的自然肌理，透出风景旧曾谙的意象。

纪伯伦说，记忆是相见的一种方式。合秀桥下的溪沟宽不过三米，却跨越了我三四十年的苗乡记忆，站在这座苗乡福桥上，隔着漫长的岁月，荷香依旧，亲和与美善的情愫依旧。面对苗乡民族文化与历史呈现出斑斓的色彩，我的心不免随风飞翔。

麻鸟记忆

■ 何林超

站在苗族锦鸡舞的故乡——麻鸟村委会的门前,我感到了一种压抑和沉重。因为麻鸟在这里用不容置疑的语句,证明了一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最莫名其妙的悖论:即物质生活的困苦和环境的艰难,不仅不会磨灭一个民族对美与对将来的渴望,反过来,却能够激发和催生一种丰富而纯粹的高尚文化,尤其在别人几乎都富得只剩下金银与享受的时候……

(一)

麻鸟是黔东南州丹寨县的一处偏僻小寨,世居的民族是苗族,人称“锦鸡苗”。

此地苗胞的衣着较别处的苗族不太一样,盛装除银饰、蜡染、刺绣等相似外,其衣裤式样比较特别:上衣为刺绣挑花短袄,裙裤为绣片层缀,臀后以物环衬,使之隆起,裙幅下缀白羽,类于锦鸡。男性的衣饰

分为短襟与长袍,短襟分为短衣和长裤,装饰简易的蜡绣花片,下缀羽毛,号“百鸟衣”;长袍样式单一,藏青色,为寨老或芦笙手专用。凡属盛装,则无论男装或女装,都一律色泽靓丽,美艳逼人。尤其那些银饰,随着苗家姊妹们妙曼行进时迷人的动态,便婀娜出许多激动人心的脆响与韵味来。便装自然不同,虽然也挑花,也蜡染,也刺绣,但与盛装比较,却经济得多。譬如女性的短袄长裤罢,似乎是专为了适应此处环境的严酷,而早早地就首创了今天流行于都市的“七分裤”、“八分裤”等式样。只是她们发明了,享用了,却并不张扬,别人沿用了,自然也不用向她们支付“专利费”,而到了最后,说不定这项技术便会被谁申请了专利,而因此衣食不愁。

这当然是后话了。对麻鸟而言,或者对麻鸟的姑娘媳妇而言,盛装,必定是与节日,与舞蹈,与欢乐连接在一起的。这就说明她们虽然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苦难,但对于美的期待,却是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的;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便装常态,又直接地证实了她们在不得不必须面对的现实面前的清醒和坚持。那么你当知道,在这么陡峭,这么险峻,这么高远,而又这么荆莽丛生的处所生存,任何宽袍大袖,任何美装艳服,都将只能是毫无用处的摆设。若非便装的简便轻捷,根本是无法适宜的。“高山苗,水侗家,仡佬住在石旮旯。”麻鸟仿佛就为了印证这么一句描绘,于是同临近的羊先等苗寨一样,将族落聚在了这处高高的山坳上。虽然排调河仿佛就在门廊的下面,但却仿佛悬着千米以外的距离:只能听水响,却永远也看不到水花。环寨的梯田细窄而狭长,虽然也层层叠叠如环缠的裙带,但极目之处的险峻与陡峭,却总是让人不时地就会生出一种惧意。在这样一处海拔两千余米的高度上,在这处罕有百十平方米平地的高度上,虽然也有水,但却是在哗哗地往下流着的;虽然也有土,但却是在薄

薄地覆着山岩的;虽然也有石头,但却也是碎碎地零散在地里的。

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不太明白了。这么聪明、爱美而又勤劳的民族,怎么就选择了这处基本上就不宜居的地方来生息与繁衍呢?

(二)

据苗族古歌说,苗族的祖先是来自东方沿江沿水,翻山越岭迁徙来的。至今麻鸟人在祭奠亡人时,都还保留着引导亡灵追寻祖先居地的仪式。而苗族理词中也说得明白:苗族同胞们是一步步地一退再退,以至于就退到了他们现在赖以生存的这些深山老林里面。

我一直在想,一步步地退到麻鸟来的“锦鸡苗”们,是因为倾慕于锦鸡的美丽才仿效呢,还是本来就具备了自己的美丽,后来才融入了锦鸡们那端庄、秀雅与朝气的美丽因子的?然而不管怎样吧,锦鸡是很美的,也是很原生态的。但似乎也幸好就因为这偏远与相对的封闭,才留存了这处今天让人赞叹的原生态,也才保留和造就了今天让我们怦然心动的这种清纯与美丽?

我一直不敢想象,如果世界的大同在昨天以前就将这处累累阿阿的沟壑抹平了的话,我不知道今天让我们所见到并惊叹的锦鸡,会不会还是昨天的原汁原味?或者说,如果苗族的这个支系在被定称为“麻鸟苗”之前,就主动配合大一统的格式化要求,抛开银帽银牌,脱去蜡锈衣装,烧了芦笙,砸破木鼓,忘了自己的语言和歌唱,那么,在今天或许依然被称为“麻鸟苗”的族群中,是否就可以免去让历史颤栗,让族人伤心的那些血泪史呢?

同历史中所有处于弱势的民族一样,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麻鸟苗一定也是伤痛满身的。但时间仿佛还能医好或掩盖一些苦涩,并且似乎也还能抚平或冲淡一些记忆,于是,当一些粉

面肥肠的人在唾沫四溅地编造“盘瓠从军”故事的时候,当一些处心积虑的人正在精心策划一场场民族争斗的时候,放弃了曾经的温馨家园与宽阔沃野的锦鸡苗们,已经在天高皇帝远的麻鸟栖息下来。因为他们知道千里辗转逃来的最终要义不是为了记恨,而是为了保存,是为了繁衍与生存,于是,这些苦难的人便在这个时候看到了锦鸡。锦鸡们施施然地从天外飞来,在这处无纷无争的山坳草场上觅食,嬉戏,歌唱,舞蹈。这时候,高天流云是宽容的,深林草坪是欣喜的。于是,他们似乎也因此就顿悟了,于是就开始了“念榔”立寨,于是就选择了远离正统世界和“甘居山林”,于是就开始了以一种默默承受,并接受正统意识遥控的方式,在这里耕作,生存与舞蹈。然后呢,芦笙,芒筒和木鼓面世了,古瓢舞、锦鸡舞也以妙曼的姿势踢踏出来。“麻鸟苗”们于是不得已而为之似的,用这种方式来舒解紧张繁重的劳动,寄托他们根植于民族灵魂深处的,对美丽的期盼和依恋。他们不争吵,不喧闹,不声张,也不浮躁。甚至也不管遇到了多么不公平的待遇,只要还能够勉强活得下去,他们都能默默地耕作,歌唱且舞蹈,除非像满清的末期那样,逼得他们不得不挖开祖先墓里陪葬的“买水银”来缴税,并用官商的大斗,毫不留情地刮尽了他们嘴边的最后一粒食物。

什么叫做忍辱负重?什么叫做大智若愚?

一个民族,能够以这种方式,用她的全部智慧和生命,来默默地保存和延续着她的血脉,并使其得以鲜活于现在,这又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三)

能够如此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你能够想象其间的艰难么?

清以前的抗争与浴血,此处就不必说了

吧。单只民国时期推行的民族大一统政策,若非麻鸟的偏远与闭塞,恐怕也极难从当时的冲击波中幸免出来。

民国时期,蒋介石突发奇想,要在全中国推行“一种语言,一个声音”的民族统一政策,当时的贵州当局为了邀功,专门派员奔赴个地州市县“督促”和推行民族汉化政策,直弄得各地怨声载道。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侵华与国共两党的分歧征战,而让国民党真正专下心来作更深更普遍的推动、督促和落实的话,那么麻鸟再偏远,也当“纵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果真如此,是不是终究会闹出点儿什么来,那就非常不好猜测了。

武力的同化既然极难,那么“平和渐进”又如何?对此,我也不敢妄自揣测。但是我以为,平和同化作为“全球一体化”的一种共同趋势,其发展的态势是人力难以阻拦的,譬如外语的引进和推广,就业的交错与流动,各类肤色的混杂与共融。作为人类共同的趋同与逐利,少数民族其实和汉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当世界或者社会以实质的利益关系,作为不同民族共同的价值比照的时候,“青蛙效应”便会于不知不觉之间,就使人于无意识中实施了一种无原则的放弃。这种事例简直太多,多到让人不忍列举。还是用丹寨的事例来说吧:据丹寨县政府法制办主任廖友娟女士说,改革开放之初,丹寨每逢赶集,苗胞们都是身着苗族服饰的,而且沿路歌唱应答,咿咿呀呀,极具特色,也非常热闹。而现在,四乡八寨的苗胞们赶集的时虽然也穿民族服装,但与当时的盛况相比较,那就逊色到太多了。

这话我是相信的。姑且不说其他方面的事例了,只看丹寨县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第三集中杨通云的《合心水族乡民族融合调查》,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按杨通云的说法,由于经贸往来,生活交往需要,以及学校教育等的力度不断加大,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就成了“很

自然”的,极难逆转的事。据其调查,本来占该乡总人口百分之五十九点零九的合心水族乡的水族同胞,由过去集会时的一片水声水调变为汉、苗、水夹杂,再变为现在除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能够说“本民族语言”外,其他的人尤其是年青人,已“逐步地不会讲水语了”,于是就最终导致了“今天的合心乡,以水族作为主体民族,而又以苗、汉语言作为主体交际语言”的尴尬现状。

不知这一田野调查似的记录,能够说明这种温柔的平和渐进式的危险性否?

“落花非有意,流水本无情。”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丧失了语言这个重要的特征之后,一个民族之于他最后的壁垒而言,还能坚守多久?

四围青山皆如画,
一片行云独看花。

丹寨县文联主席张路先生和该县政府法制办主任廖友娟女士用一副对联,对此进行了极为形象的回答。然而说实话,我除了羡慕其才情,更为其乐观所叹服的同时,对此是比较不乐观的。因为,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语言,那就等于失去了防守的要塞,其他的非本民族的因素,便可以因此而长驱直入。当真到了那个时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副对联,恐怕就只好悬挂在言说风物,或者风景的写意画上了。

所幸的是,现在的各级政府已对此相当重视了,因此在设置专门的机构,明确专职的人员来进行挖掘、整理和保护的同时,部署了研究与推广工作,并将其中优秀的成果引入了课堂。单就现在的丹寨而言,已包装成型的,就有蜡染(含挑花与刺绣)服装,刺绣包具,芦笙生产、及文艺精品节目的包装演出等。

然而,虽然这场依然由政府和群众主演的对手戏一反历史以来的规定格式,但那种坚守与攻防的实质,除了双方交换场地外,在根本

上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

于是我想,面对和平环境下人心思安,人心思同,人心求共的这样一种极具普遍性的心态,面对着具体承继民族文化的群众主体整体“弃权”的现状,要有效防止“猴子扳包谷”或“捡了芝麻丢西瓜”似的发展方式,我们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更好地在引领各族群众较好地在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又能在内心中坚守与继续保留、继承和发扬好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我实在担心,将来即使我们保护得再好,但当我们再次沿着别人走过的路途攀爬,并且也达到了到别人正津津乐道的物质享受的“高度”以后,回首灯火阑珊的来处,虽然我们的银饰还在玎玲,我们的芦笙还在咿唔,但我们的锦鸡,还现在般原生态地遍布山冈,并且都还在忘我地舞吗?

我真怀疑,果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否还能寻回曾经的自己?

时光深处的梨园

■ 蒋映辉

在乡下,这样的梨园,其实是很普通的。但是,在我的心中,它留下了我的一段青春记忆,记录了我人生一段难忘的足迹。对于我来说,它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梨园在校园背后的山坡上,占据了整个山坡,地势高低起伏,向后一直可以通达到坡背面的高坎斜坡边。那道高坎斜坡,地势壁陡,居高临下,离下面的通村道路,大约有十来丈。斜坡上,杂草榛莽丛生,无路可通,是天然的围墙和篱笆。站在高坎边上,面对着的是下面的一片宽阔的田坝。田丘弯弯扭扭,大小不一,或圆或方,或尖角或鼓肚,形态天然,各具美妙,是天然和人工相结合的美丽图案。田坝周边,是附近的几个村庄,和房屋密集、公路横穿的乡集镇。还有一条清澈透亮的小河,从田坝正中的乡集镇那头,蜿蜒而来,曲曲弯弯,斗折蛇行,若隐若现。这片梨园,本是附近某个村的村民开辟的果园,面积足有上百亩之多,绵延整个低矮平缓的小山坡。乡中心小学建校时,梨园被政府征收了过来,变成了学校的校园,当路的地方,被沙石垒砌的围墙所圈住,明确了主权的界限。果园的坡脚那一片平地,被辟来建了校舍和操场,剩下背后的那半个缓坡,就成了学校的果园,大约也还有几十亩。我师范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的时候,正是盛夏时节(我是那年七月来学校报到的),

那梨树已经手捧大了。每株都有好几个分杈,散开成繁枝密叶的一团浓绿。而许多团这样的浓绿,分散在园里的各个角落,蘑菇似的,就组成了一片高高低低、枝叶交融、浓荫碧翠的茂密林子。远远望去,那一片浓云密布,流光溢彩,清新逼人的绿意,就是一片美丽的乡村风景,凝眸欣赏,很养眼的。不瞒您说,我那时,对这所学校的什么条件都不满意。比如说,学校地处偏僻,远离集市,连买个菜都不方便。但是,惟独对这个园子,我特别喜欢,并深感庆幸。进园的入口,在学校教学楼右侧的坡边上。先经过一片细草茸茸的光亮斜坡,大约二十来米长,然后,就正式进入到梨树园子里。爬上缓缓的坡梁,就来到了梨园的最高处。再沿着坡梁往下走,就走到了坡背的高坎边。走完这段路程,大约需要半个来小时。一路上,可见梨树下的黄土上,四处凌乱地生长着一些蒲公英、野油麻、野草莓、狗尾草、紫云英之类本地常见的野花野草。它们是乘着梨园铲过草之后的空隙,偷偷地长出来的,因为梨园一年只在开春时节,才铲那么一回,所以,不管它们长得多么疯狂,也就没人再来管它们了。所以,夏秋的梨园里,也就有了一种和一般农家的菜园里所不同的野性。走在梨园里,时而野草莓绊脚,时而狗尾草当道,时而野油麻青郁,时而蒲公英带刺,时而紫云英红艳亮眼。当然,也

少不了啪嗒、啪嗒，纷纷惊跳的蚱蜢；翩翩起舞的蝴蝶；以及唧唧喳喳欢闹、扑腾扑腾惊飞的雀鸟。园子里，便一点也不感到单调和寂寞。相反，如果你是一个爱花爱草，爱鸟爱虫的人的话，你还会体会到一种走出蜗居，走进大自然的欣喜和乐趣。梨园后背靠近高坎的边缘，有一片缓缓而下的平地，环绕在梨园的边缘，仿佛是给梨园精心刺绣的一道秀美的花边。这里细草茸茸，绿茵如锦，到处铺展着绵密翠绿的紫云英、磨牙草、细叶铜钱草等匍匐而生的低矮草丛。藤茎纵横编织，细叶层层叠叠。茎叶间，还浮现着一层星星点点、闪闪烁烁的紫云英花，红红艳艳的，看上去，煞是可爱，让人很是喜欢。在这里，你可以席地而坐，可以远眺观景，也可以窥探附近村庄的动静，是游园者最好的歇息之地。草地的边坎，还丛生着一些浓绿茂盛的杂树榛莽，像天然的绿色篱笆，看上去，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其中最惹眼的就是一些青翠碧绿的细竹，枝叶扶疏，丛生密集。春末夏初的时候，常有金竹笋和水竹笋，细长地冒出头来，隐在树草丛间，如一杆杆尖细的长矛，游人一见，便十分欣喜，心中陡生攫取的欲望。那些傍晚来这里闲逛的学生们，就常常欣喜地把笋扯回家，作为家里的晚饭。

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梨园，是最先让人觉察到春天踪迹的地方。经冬的梨园，杂草枯萎，枝干光秃，只留下一地的枯褐败叶，看起来，未免有些枯寂和单调。但是，几场寒凉的细雨过后，忽然有一天，天放晴了。当课余时间，校园里的师生们，习惯性地走进光秃秃的梨园，去漫步游玩的时候，却忽然发现，那光秃秃的，铁灰色的枝头上，竟然含上了一个个米白色小花苞。小手指头那么大点，鼓鼓突突地，像一粒粒圆润的白色珍珠，一簇一簇地，聚集在一起，明明地亮眼，在阳光下，闪闪地生光。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暗喜，因为，它向我们报告，春天已经来到人间，严寒枯寂的寒冬就要过去了！只是奇怪的

是，这梨树竟然是先开花，后长叶的！你瞧，那树上，凝结了那么多的小花苞，蠢蠢欲放，暗含生机，却还不见一粒叶芽的信息。这就可见，这梨树，是先开花，后长叶的，和许多树木的先长叶，后开花，或者长叶和开花同时进行，大为不同。果然，过了不久，当我们的双脚，再次踏进梨园的时候，就看见，那生机蓬勃的枝头上，已经率先绽放出了一朵朵晶莹剔透、纯洁如玉的花朵，像美人的脸盘一样，熠熠生辉，妩媚动人，让人心中十分喜悦。紧接着，在树身上，枝头上，枝干上，到处都爆出了一个紧卷的叶芽苞。鲜鲜绿绿的，或者鹅黄赭红的，如影如雾，渐渐弥漫，对花朵形成了一种衬托。使得梨树上，更加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春意。再过不久，当园子里的梨花，全部绽放的时候，那又是另一番让人惊喜不已的动人景象了。整个校园里，仿佛一夜之间，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把教学楼背后的山坡上，全部覆盖住了。第二天起来一看，洁白的“雪”光，反射下来，把整个校园里，都给映照得亮堂堂，颇有点“苍山负雪，明烛天南”的意味了。这时候，那些嗅觉灵敏的蜜蜂们，纷纷成群结队地赶到园子里来，在花朵间往来穿梭，川流不息，并发出嗡嗡嗡嗡的轰鸣声，仿佛千军万马到来一般。还有附近山林里的野鸟，也不时地飞过几只来，在园子里唧唧喳喳地凑热闹，或者“噗”、“？噗”地飞腾，惊落一阵阵纷纷扬扬的梨花雨，把整个园子里，闹腾得热气腾腾，响声四动。于是，师生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都禁不住梨花那美丽的诱惑，纷纷呼朋引伴，欢喜雀跃地涌进园子里，争相来一睹梨花这满树堆雪、千朵万朵压枝低的美丽盛况。抬头仰望，只见园子里，到处是一片繁星漫天，冰肌玉骨，璀璨夺目的动人景象，让人感觉，仿佛来到了天上瑶池、人间仙境般地超凡脱俗，远离尘嚣。心中异常激动，不由得生出无限的遐想，感觉到生活的无限美好，人生的无限美好，青春的无限美好。心中禁不住想吟出两句赞美的诗句

来。只可惜,那时的我们,并没有学过几句吟咏梨花的诗,所以,只能在心中暗自遗憾了!大家走在梨园里,纵目欣赏,嬉笑喧闹,漫步留连,心中的爱美之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到十分惬意。只可惜,那时没有手机,也难得弄到相机,所以,没有哪个能在这美丽的园子里,留下一张青春的情影,以资永久的纪念!

又过了不久,梨花凋谢,夏天到来,满园的梨树,统统换上了崭新的绿装,鲜亮照眼,浓荫碧翠,面貌焕然一新。小小的青果,也已隐隐地显露在了枝头之上,昭示着秋天的收获。但我并不在乎它的收获,盛夏的季节里,我最喜欢的是它的浓荫和清静。黄昏时分,我常常喜欢独自一人,漫步进梨园里,去享受那一份难得的清幽和宁静。在全校教师中,我是一个性情独特的人,又一个人独住在教学楼二楼的楼梯间一个单身宿舍里,平时不大喜欢到家属楼那边去扯闲谈凑热闹,和学校里的其他活跃的年轻同事不一样。每当在斗室和教室里忙碌一天,神经绷紧,身心疲惫,或者感到环境局促、人际关系纷扰烦心的时候,我都会在晚饭后,踏着细碎的夕阳,拖着自己长长的孤影,慢慢地踱进梨园里来,顺着坡梁上平日里被脚板踩出的一条弯弯曲曲的黄泥小径,缓缓地往上走。林子里幽深浓密,只留下一些小小的空隙,被夕阳金黄的余光所照亮。整个园子里,都是一片橘红浓绿的寂静,只有虫声唧唧地轻吟;只有鸟声细碎地和鸣;只有蝴蝶翩翩地翻飞;只有野花野草静静地默立……走着,走着,我仿佛远离了人烟,进入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下来;烦扰的心绪,顿时沉淀下来;心中的郁闷,也得到了彻底的释放。整个身心,又重新变得轻松快乐起来,恢复了青葱活力。梨园,是一个舒展心灵,释放能量的很好场所,它会给我以最大的包容和宽慰!

我在梨园里四处漫步,自在地盘桓留连,观赏风景,感受梨园的清静美好。直到夕阳落山,

林子里光线暗淡下来,鸟雀们也归巢歇息的时候,我才快步地离开树林,走下坡来。梨园,陪伴我度过了许多个这样的美丽黄昏,是一个让人十分依恋的贴心伙伴。

当然,最难忘的还是夏天的周末,在梨园里读书的情景。周末的上午,学校里的老师,除了几户带家属的常住户外,其他的都回家去了。我离家较远,几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和父母团聚。所以,常有孤单留守校园的时候。空旷的校园,寂然少声,形单影只的我,心中难免会有些憋闷和寂寞。这时候,我就会走出斗室,携一本自己喜爱的杂志或者诗集,到梨园里去阅读。此时,天朗气清,艳阳高照,天空蔚蓝,白云悠悠,正是夏天里最美好的时光。梨园里,枝叶繁密,绿荫浓稠,野草野花,生机蓬勃。不时可见蝴蝶在树林下自由嬉戏,蚱蜢在草地上嘀哒蹦达,小鸟在树上树下自由翻飞,发出一声声清脆悦耳的和鸣。山风徐来,林子里梨叶翻摇,发出一阵阵沙啦沙啦的脆响,掀起一阵阵动感十足的绿浪。阳光把林子里照得一片通亮,留下一片片浓浓的树阴。走进去,心情一下子就舒展起来。这里,没有了人前的顾忌,没有了社会中的约束,也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和阴谋算计,我就像一个置身于独立王国的国王一样,随心所欲地敞开胸怀,轻松自在地放开思绪,让心灵在空寂的林子里尽情地舒展,感觉这样的时光,实在很难得,是独处的一种美好境界。我先在林子里东瞧西看地漫步徜徉,流连观景。看够了,满足了,然后再漫步走到背面的高坎边,选一处野草绵厚,树阴浓密的地方席地而坐,然后把带来的杂志或诗集打开,沉下心静静的品读起来。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走进一个新颖的思想,会让人心中一亮,犹如醍醐灌顶般地舒心快乐。而走入一首美妙的诗中,则会让人浮想联翩,心情无比的美好。在这里,我津津有味地读到了当代好些有名或无名的作者写的精彩时文,以及美妙的诗篇,心中感到十分的快乐和满足。我一边捧着杂

志或诗集,静静地阅读,读到会心处,禁不住会心情激荡,情思悠悠,感觉妙处难以言表。为了表达心中的激动,有时会不由自主地突然放下书本,捏紧双拳,做两个无声的呐喊,或者双掌拍膝,来两个无声的叫好。激动过后,又重新捧起书,津津有味地继续品读起来。感觉读累了,眼睛发涩了,我就会放下书本,抬起头来,把目光望向远处。对面,那莽莽苍苍的山岭,青翠碧绿,紫烟缭绕,绵延天边;脚底下,那一丘丘碧绿的田野,平平整整,大大小小,如锦如绣;而山脚下,田野边,那黝黑的村庄和繁忙的集镇,木楼鳞次栉比,挤挤挨挨,错落有致……眼睛所看到的,都是一幅色彩明丽,意境优美的田园风景图画,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沉入书本。如果那本书中的诗或文太过美妙,不忍心一次性读完,想留待以后慢慢品尝,我就会在读到最兴奋,最快乐的时候,突然收起书本,猛地站起身来,乐颠颠地快步地走出林子,走向宿舍去,结束了这一次的阅读。我的这种奇怪的行为,有时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理解!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两首诗歌。一首叫做《雨季的故事》,作者是我并不了解的一位诗人,名字叫阿海。但那诗歌实在写得很美,实在很打动正处于青春期,对爱情充满渴望和向往的我。整首诗我记不全了,只记得其中零星的几句。其中开头的几句好象是这样的:“雨,雨,雨,淅淅沥沥的歌声,我们走去。三月,是怀春的季节,女孩子的心事,禁不住,如男人的胡须——疯长。”其中最后的一句,是:“妈妈,季节里的女孩子,对安分二字,有自己的解释!”这是一首爱情诗,写得含蓄美妙,让我称赏不已。其中觉得最精彩的两句,就是“女孩子的心事,禁不住如男人的胡须——疯长”和“妈妈,季节里的女孩子,对安分二字,有自己的解释!”那比喻,十分精彩!那结尾,含蓄蕴藉,让人回味无穷!

另一首叫《生之旅》,作者是台湾诗人黄雍廉,同样是一位我不熟悉的诗人。但这首诗的内

容,实在太好,我到现在都还大体记得。仿佛是这样的:“从无始来,向无始去。荷一肩梦幻,系一串相思。沉重的脚步在红尘之海上游动,叹息和欢呼,只是肺叶的同时鼓动。没有人是真正的胜利者。红颜从光年的地平线上擦过,连一点点声音都没有,白发便这样苍老了!欢呼便这样凋谢了!我们原来是宇宙之旅的过客,仰望星河夜色,我们的心该如是一尘不染!面对大地春回,万花献锦,我们的心该如是坦然无私!旅途既如此匆忙,狡黠、算计,原是多余的事情。只有真善美,是伴行的甘泉!”除了个别的句子和标点符号外,我的记忆应该没错。这首写人生的诗歌,充满了情感和哲理,十分打动人心,让我大大的归心折服。所以,在阅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心中涌起了强烈的共鸣,十分认同作者的观点,心中流下了深深的印记!所以,我如获至宝般地激动和兴奋,并且反复地吟诵,努力地把它背了下来。直到现在,我都还对它记忆犹新和念念不忘。

梨园,为我记下这段青春生活的人生足迹,收藏了我的许多美好的青春记忆,它仿佛是我的一本青春的相册,让我十分珍惜和留念。

只可惜,几年后,因为附近的一些村民,每年都来强摘梨子,和学校争夺产权(他们对政府的征收心怀不满),使得学校里每年白费力气,而没有收获,所以,被愤怒的校长下令,把园里的梨树,统统砍掉了。这个美丽的园子,便彻底消失了,成了一片光坡,被野草所占领,再也没有从前的诗意和美丽了。

但是,它其实并没有消失,而是永远活在了我的心中。

老网

■ 吴定姜

八月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我如期来到当坞村开展帮扶工作,走访杨忠海、杨老斗和杨光付三户后,来到了杨老网家。

“老网……在家没?”我边进屋边问。

“哎……我在家,哪个?”

只见他从卧室门露出头来,“嘿嘿,你来了?”他边问边走出卧室,随即转身挂上了锁。

“蛇咬的伤口好了没?”

“好了,现在走路一点都不疼了,真的谢谢你。”

“地下刚硬化的?”

“是的,政府送了沙子和水泥,上午刚硬化堂屋,正准备硬化屋背后。”

“堂屋硬化了也就新鲜多了,可是你长期在屋里烧柴火,你看上面,全部是烟尘,最长的都有一卡多长了。你看这四周,黑漆漆的,家里的楼板,都快被熏焦了,安全隐患太大啊!等这地下水泥硬后,就把上面的烟尘清理一遍,再把屋里打扫干净。”

“恩,是是……。”

“你屋后还有空地,等下次水泥、沙子来的时候,你再去挑一点,再弄点砖头来,在屋后这里

重新起个小厨房和节柴灶,冬天再到堂屋里面烧点碳火取暖就可以,这样火灾隐患也小了。”

“恩,是是……。”

“今天起来被子叠被了没?每天起来都要叠被子勒。”

“恩,是是……。”

听他的回答,又想起他刚才走出卧室准备锁门的那一幕,我立即走向他的房间。

打开房门,走近床前,一股臭味扑鼻而来,仔细一看,我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床底下乱丢一堆用过的卫生纸,卫生纸旁边是用火灰盖过的一座小山,床板上是一条条液体流过的痕迹,脏兮兮的床单上面放着三包用过的卫生纸,一把扇子,还有一推脏兮兮的衣服和一床被褥,眼前这一番景象和厕所没有区别。

“老网,你进来……你看看,你在床边拉屎的吗?”

“不是,我肚子通了个洞,长期流臭东西出来,我几天才清理一次。”

“你挽衣服上去,让我看一看”。

当老网向上挽起衣服时,只见他左下腹部有一条长约三公分的口子,肉眼可见伤口已感

染,旁边还有异物流过的痕迹,肚脐边和右下腹部分别还有一条长十公分左右的疤痕。

“妈耶!我见你肚子都后怕,上次去治疗蛇咬伤的时候,怎么不告诉医生。”

他沉默不语。

经与他深入的交谈才知道,老网是个命运坎坷的孩子,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为了安葬父亲,当年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卖了,因为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又没有牛犁田,家里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为帮助母亲分担,十五岁的他便离家到高文、四格、高鸟等村去做长工。大概十多年前,他在高文村放牛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被树枝划了两条口子,没过几年在四格村割牛草的时候,又被尖扁担插进肚子里,两次受伤均使用民间草药,没有去过医院,时间长了伤口也愈合了。直到2012年2月,他发现伤口已从里面向外腐烂,并形成了窦道,于是他卖了片山凑到七千元,并从县人民医院转往州人民医院检查,接诊医生吩咐他们准备三万八千元去贵阳动手术。无奈之下,他只有回家继续包草药,而伤口不但没有再愈合,反而感染越来越严重,长期流水流脓,2016年还漏大便了。从此他成了一个“行走的厕所”,每当红白喜事,均没有人要他同桌吃饭,他请客吃饭也没有人来。随着大家对他的排斥,慢慢地,他与村里的人交流少了,性格也越来越孤僻,每年带病咬牙种着三十多石田,与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自力更生坚强地活着。

小病不医成大病,大病不医赴黄泉。这句话在老网身上即将得到诠释,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些年来他是怎么过来的,可又想起他的命运和坚强,我顿感一个人的生命力原来是如此的强大!

了解情况后,我对他说:“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在县级医院住院,执行先诊疗后付费,住院不用缴纳押金,医疗费用基本医保报销百分之八十,大病保险报销百分之六十五到百分之八十五,医疗救助报销百分之七十,住院不用花多

少钱的。我今天回去联系医院,明天你到县城来,我带你去医院做检查。”

“我这个伤口流东西近七年了,去医院一定好吗?我家里现在只有一百多块钱了。”

“这道伤口如果不去医院肯定不会好,去了医院就有机会好。这样吧,我先带你去住院,费用问题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才是当务之急!”

“嗯,是是……”

回来后,我担心老网心有顾虑,8月3日清早便准备了三套衣服,自己驾车向当鸠村驶去。因老网没有手机,我立即拨通了网格员杨代瑜的电话,请他帮忙去通知老网做准备。

五分钟后,杨代瑜回了电话:“老网昨天晚上抓到了几只叉蚌,清早就拿去榕江卖了,一般他都是先到林业局那里吃早餐,然后再进商贸城菜市去卖叉蚌。”

我立刻掉头回榕江,从林业局到菜市来回逛了两圈均没见他人影,心想:他来榕江却不联系我,可能因住院期间生活费的问题又回家去了。于是,我又开车驶向当鸠村。

“伯妈,老网回来了没”

“他清早去榕江了,还没回来。”

我走进屋,放好给他准备的衣服,立刻驾车到平江-当鸠路口等待,此时,已是上午9点43分。

大概12点20分,一辆从榕江方向驶来的面包车在路口停下,只见三个人先后下了车,其中一人便是老网。

“老网,我一直在这里等你,昨天不是跟你讲好了吗?你今天去榕江怎么不联系我?去卖叉蚌怎么这么久?”

“我去买东西了。”他抬高手里提的两个口袋回答。

“什么东西要买这么久?”

我打开一看,一袋是四斤左右的猪皮,一袋是五斤左右剔完肉的猪脆骨头。

“你去榕江就买猪皮和骨头来家吃？”

“现在肉贵了吃不起，这两样一斤才四块钱。”

“我是专程来接你去医院检查的，现在先送你回家，回到家我们立刻返回榕江。”

“嗯，是是……”

二十分钟后，他换上我准备的衣服后，我们一起来到了榕江县仁康医院。

“老网是外伤性导致的腹部感染性窦道，伤口感染严重并引起了肠漏，如果不及及时进行手术，也就年把两年的事，我们医院也无能为力，要想活命就转去贵阳。”

“医生，既然来了，请先给他处理伤口，输点液消炎，下午我再带他去县人民医院咨询，能在榕江处理就不转贵阳了。”

当日下午，我和老网来到县人民医院外2科，舒医生仔细检查后说道：“现在我们医院与州医院建成了医联体，他这个情况，我们医院有条件进行手术，但治疗时间估计要一个多月，因他的情况特殊，必须有个人好好照顾。”

“舒医生，现在还有床位吗？我马上和他家人联系，找人来照顾。”

“近期床位比较紧张，我先给他预留，你安排好人后马上来找我开入院通知单”。

经与老网交谈，得知他还有两个妹妹，二妹嫁在计底中寨，三妹嫁在四格，但均没有联系电话。我立即向村里网格员杨代瑜反馈，并与其二妹杨老妹取得联系后，再三交代她来医院看望老网并商量手术事宜。

8月5日，杨老妹和其妹夫均来到了仁康医院。

“你们家舅的情况你们是清楚的，他伤口就像一个定时炸弹，如果不及做手术，也就年把两年的事。现在县人民医院有条件做手术，治疗时间需要一个多月，如果你们能轮流来招呼（照顾），那明天就转老网去县人民住院等待手术。”

“我丈夫出去打工了，家里有老有小，还有

活路要做，招呼那么长时间，我来不了。”杨老妹说道。

“我家四个小孩，家里还有活路做，我老婆在家根本就照顾不过来。我今天还要赶车回家，动手术的时候再通知我。”他妹夫一股酒气地说。

看到她们如此淡定，我真的想痛骂她们一顿，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当务之急是要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

他的妹夫家里小孩多而且还好酒，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杨老妹身上。他妹夫回去后，我继续做杨老妹的思想工作，引导她一定要帮老网一把，希望她能克服困难，争取获得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我今天先回家拿衣服，明天清早就回来，你与老网无亲无戚的都帮大忙了，我有什么理由不扶他一把呢？”于是，杨老妹回家准备去了。

8月7日中午，杨老妹回到了仁康医院。当转院到县人民医院时，因没有及时到县人民住院办理入院，病床满了，需要8月8日才有床位，于是，我把他们送回了仁康医院。

“我妹和妹夫意见不统一，刚才又大吵了一架，现在没人招呼（照顾）我，动不成手术，这几天又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我回家去了。”电话那头老网语气沉重。

老网这一回去，我的计划也就落空了。从此，老网的治疗问题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沉甸甸地落在我的心坎上。

“我大伯、堂兄弟都不管我，他们巴不得我死早点，然后占我山林，占我田土……”、“我们苗家不像你们客家（汉族人），我是嫁出来的姑娘，要是我哥不在了，家里的山林和田土都会被我大伯他们家占去，我也不敢和他们争。”老网和他妹妹的这些话常常在我的耳边响起。可又想想老网如果不及时动手术，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作为一名帮扶干部，我不能让悲剧上演。于是，心里滋生了找人资助的想法。

每想到老网的事情,工作总是开小差,晚上也睡不好,细心的妻子察觉情况后,知道我心里装着事情,我只有把老网的情况和找人资助的想法告诉了妻子。

“我们做工作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找人资助谈何容易,何况他的病情那么严重,做手术也是有一定风险,万一手术下不来,他家亲戚一定会找你的麻烦,你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面对杨老妹的冷漠、老网对治愈的渴望以及自己妻子的顾虑,我每天都与自己作思想斗争。

“帮扶工作真的只能只是尽力而为吗?”

“不。人命关天,不能仅仅是尽力而为。”

于是,我决定在老网病情进一步恶化之前,无论如何都要帮助他手术做了,如果手术成功等于是救了命的命。我一边找身边的朋友资助,一边打听护工收费标准和资源。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天后落实到了一点资助费用,支付报销后的自费费用和请一名护工招呼他一个星期费用应该够了。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网,吩咐他再卖几根杉树备点生活费。

世上还是好人多。8月14日,老网用杨老妹的手机打来电话:“一天一百块钱包干,古州高文村韦大姐愿意来招呼(照顾)我。我还能下来动手术吗?”

“你们明天清早就下来,我马上去县人民医院找医生安排病床,请交代好你妹,手术前一天一定要来签字。”这时候,我也松了一口气。

8月15日,老网住进了榕江县人民住院外二科,8月20日,医院就安排了手术。

“小吴,老网今天同时做了两个手术,原来的伤口处理好了,肠子也补好了,手术还算顺利,请放心。”听见电话那头舒医生报来的好消息,我心里的石头总算是放下了。

手术当天,杨老妹和丈夫都到医院招呼(照

顾),因手术伤口大,麻药过后的疼痛让老网一直在呻吟,嘴里还念叨后悔来做手术。杨老妹因为害怕,第二天便跑回了家。因学校开学,第三天清早其妹夫也回了家。随后的日子就是韦大姐和我交替招呼(照顾)老网。韦大姐在的时候,我每天均抽时间去看望老网,与他聊天,引导他康复后要感恩国家好政策,勤劳致富奔小康;韦大姐回家的时候,我便定时去招呼老网,对他就像对自己的大哥一样。老网用完身上的钱后,我便定时给他送饭,工作忙的时候,留点备用金。为了让他们母子各自安心,我还录了两段视频,让老网和母亲相互交流。他们看到相互的视频后,都忍不住留下了感激的泪水。

老网康复一天比一天好,眼看就可以回家开田打谷子了,他的笑意溢于言表,我也觉得很欣慰。

9月3日,老网出院了,此次住院共发生医疗费用16952.8元,基本医保报销13175.28元,医疗救助报销2445.67元,自付费用1331.85元。三重医疗保障了92%。

回家前,给他买了三斤猪肉,五斤土鸡蛋,并开车把老网安全送到了家。听到老网康复回家,周边的群众也纷纷过来向他问候,并大声夸赞帮扶干部。看到此情此景,我喜悦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倘若没有国家的好政策,没有好心人的帮助,没有自己的坚持,也就没有今天的这份喜悦和收获,也许这就是帮扶工作意义所在吧!

一副画面便浮现在我脑海里:老网坐上了村里的喜桌宴,周围的朋友与他有说有笑,好不热闹!我又不禁幻想到他身边还站着一位朴实的村妇,今后老网就不只是与老母亲相依为命了,我期待老网新的生活。

千年古城老思州

■ 杨坤

有网友将一张“古树长成蝴蝶状,近似古城那张老版图”的图片,传到我手机上。图片取名“为看我千年古城老思州”,这又勾起我对思州老城的几多怀想。

这张图片上的景物是明朝洪武年间,耸立入黔东第一所府校园里的那棵老柏树。这棵老柏树高三十余米,胸围二米三,占地一百四十四平方米。据说,该树生长于元朝末期,年岁至今已有七百多个春秋,其枝柯须髯飘逸得确也像一只色彩斑斓的老蝴蝶。地方政府为保护好这棵老古柏,不仅为它修了围栏,还为它取名为“百鹤鸣皋”。说是元明时期,思州老城垣那条名叫灑水的江上,常有白鹤飞来栖息于它翠绿的枝丫上,它便成了思州老城不可多得的一个美丽的景点。

看我千年古城老思州,又名峨山,今思旸也,面积近二十平方公里。其实,我从小就看了思州老城千百遍。

工作后,我也长期生活在思州这座老城。

“看我千年古城老思州”,这话不仅含味着对八方客人的招睐,也有那么一己的自鸣得意。我记得,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先生,曾来贵州关问过思州石砚。已故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曾来思州为观音阁楼题写了“八景

之一”四个鎏金隶书。2006年,泰国公主诗琳通殿下下来游思州,竟喜得一块瑰丽无比的龙珠砚……

我幼时的国文老师讲过:思州石砚曾感动过帝王。

记得我高小冲刺国立中学的最后半年,大约十一岁,我寄居于城里的姑爹姑妈家,就读于有着“白鹤鸣皋”美景的府城府学。

每天早晨,姑妈家屋外的岩坎下,那条幽绿而时常泛着雾白的江里,泊了很多的商船、官船,货船,和站着数只鸬鹚的渔船。商船、官船、货船大都是从洞庭,从洪江那边飘来的;渔船则是从很多的潭,和一条名叫小河的水汉子飘来的。每天早晨的七八点,姑爹早早上班去了关犯人的卫衙,姑妈常执意送我过碧潭上公家的渡船,或乘熟人的渔船过江。江的对面,我常经过东门口城墙下的码头街,经过南通街的禹王庙,经过梯子坎边的城隍庙等几个人头攒动的古宇,而后才进入城北的府学。

那时,府学里的老柏树边,有一个圆形的荷花池。荷花池上有座长约三米的石板桥,名曰状元桥。每逢课间,男生女生们,都要去桥上走一走,溜一溜。都要去做回状元梦。

府学一些砖木结构的窰子房,紧靠北面的老城墙。城墙上长满艾蒿和狗尾草。我们怕蛇,怕蜈蚣,我们大都不敢拢近。我们午间,都只是往学堂的东北角那边跑。

府学的东北角有座孔庙,红红的庙门终日敞开着。庙堂里的孔老圣人,似乎已无往日那张宽阔的脸了,可身躯依然还那般高大。他手握书卷,终日无语,终日竹骨般矍铄地端坐于高堂上,头巾及须髯终日里一身铜红。庙堂香火也终日地缭绕,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那阵子,我们在国文先生的教诲下,描些田字红,书写些毛笔小楷。我们所用的,除了墨盒,也用学堂给我们每人备好的一块巴掌大的砚池。国文先生除传授予我们一些自然和地理

的知识外,也常给我们讲一些中国及地方人物和他们的历史。比如季仲,比如孔仲尼,比如钟子期,比如王羲之,比如苏东坡,比如康熙……

先生说,校园里的孔庙又叫文庙,明永乐十一年(1415年),由知府崔彦俊所修。先生很佩服孔圣人的仁义礼智信的德行,常称他为万世之师。先生摇头晃脑,常为我们吟哦“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句子,教育我们要像孔圣人一样,常得去登山临水,去憧憬人生。说仲尼先生是天下圣人中的圣人。

府小求学三年,国文先生知行如一。为了我们的作文,也为着我们学会写真写实,先生常带着我们观览老城好多的人文景观,好多的自然景观。如文笔塔,如养福泉,如府衙,如砚池塘,如白虎,如狮子一样的白崖……

穿过码头街,渡过碧潭,爬上灞水北岸望城坡的半山腰,我们便进入到漫山落英的桐子花林。望城坡,又叫文笔坡。我们在坡脊上绕着文笔塔仰望,文笔的塔基,塔身,塔尖都由很多方正不一的青纹石组成。国文先生说,老城灞水的南北两岸山峦,各有一支笔,一支武笔,一支文笔。两支笔都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因战乱,武笔早已毁塌。先生说,仅存的这支文笔,高约十七米,除塔基,笔身長十二点九米,笔锋三米,整支笔饱蘸着风雨和阳光,直插云霄。当时,先生仰望着文笔,还为我们吟哦了好些寄望的诗句,其中有一首,我至今还深深记得:“一管摩空笔,雄浑书大文。濡来银汉水,书破碧天云。雁阵人字写,文章动峨城。时有间洒墨,声震九霄闻……”

先生引着我们顺着南门的城墙根走,穿过两边竖有碉楼的迎恩桥,穿过一条由鹅卵石铺就的细长的街巷,便到得峨山北坡脚的养福泉。“养福泉”三字,嵌于石板井额,井口上有盖板,水从峨山坡腹里汨汨流出。因泉水晶莹剔透,冰肌清甜,且终年不歇,老城人又叫它为凉

水井。我们和国文先生都用阔叶舀水饱饱地吃了一顿。之后,先生蹲于井的一块碑文旁,念着“官清泉清,官浊泉浊”的一串诗句。先生说这是清知府余文焕的一篇抒情诗……

先生未将那养福泉的诗意析解给我们。先生只是让我们回家好好默一默,想一想,我们于凉水井的路上,那些人家门前的一盆清水,或一盆浊水,或人家窗外外挂的一面明镜,问百姓心中想的,装的是些什么……

那夜,我躺在灞水河岩上姑妈家木屋里,想着先生的问,一夜未能入眠。

又一个作文天,国文先生抽了我,及几个学生,打上饭包,随他兴奋地登上一只他租好了的敞篷船,水烟淼淼往六七里地的星石潭飘去。先生这天颇有孔圣人的几分渊博和深邃。

“巍巍乎若高山,荡荡乎若流水”。先生浑然间吟了这么一句,说,老城老,除老在思州钟家谱上的钟子期,还老在这条越淌越绿蓝的蛮溪,老在我们的砚石崖。传说钟子期的那把梧桐箜篌,就是出自灞水这些山野里。传说蜀相诸葛孔明,曾也到过老城峨山灞水。说峨山里的擒孟坡,就是因诸葛先生在这里擒过孟获而得名。

先生说,上古帝喾时的才人季仲,东晋时的书圣王羲之,宋时的大文学家苏东坡,大诗人陆游,清朝康熙皇帝,他们所用的蛮溪砚,黑端,珙璧,金星砚等,都出自这灞水的河谷,河滩,及河的碧潭。先生指着岸边逐渐向我们逼来的雄奇的白崖说,老城的古城墙,文笔塔,府衙,书院等的石方,石墩,石垛子,老城几多寺庙的石碑,石狮子,一切石料都出自白崖周边的青石弯。

船泊在犹如一弯蓝月亮的星石潭,星石潭两岸古木参天,野花星星簇簇,泛着冲鼻的幽香。星石潭很静。国文先生叫我们吃点晌午,他却坐在船头,仰着那如鹰、如鸱的高高的砚石崖,微微闭上了眼睛……

先生醒来时,我们眼里也摄进了几多的东西:水岸闪着星点的滚石和水鸟,绵延不尽的山路,石崖上伞状的凉亭,水的漩涡及飞跳的白鱼。我们感到这星石潭,似乎满山水都是星星一样闪烁的星石儿……

先生说看够了么,看够了我们回吧。

船一调头,先生一路撑篙,船夫一路拉纤。我们稳稳儿坐于逆水的船中,先生的话又多了起来。他逆着浪花,大声对我们说,隋朝以来的唐宋元明清,来思州府城执政的黔中太守,黔州节度使,宣抚使,宣慰使及知府达一百三十六人,其中田氏田宗显太守为思州发迹人。府学创立之后,因思州丝竹盈耳,学风兴盛,引得康熙、乾隆龙颜大悦,前后中举者六十四人,院士及文武进士二十四人。先生说,逆水行舟,风光千里,你们能为纤夫么……

府小毕业,我们便进入了国立中学。因招来的学子多,我们的课堂,就设在搬空了的江东南府衙古朴的书院里。因课程多,我们每天早晨,在一园桂子飘香的绿荫里,与我们的国语、俄语先生们大声地朗读,大声地背诵。书院外有一“天马如龙,位于邑中,金星石砚,名冠黔东”的石刻,我们常在那儿驻足。我们摩挲,我们品读,我们感悟。我们朗朗儿回答背影如竹的国文先生的提问。

老城老,很老,天马如龙,石冠黔东,瀚墨誉震皇城。古城的过去一如灞水的波光水影,在历史的长河洒下一片斑斓。可我们认为,思州老城也很年轻,一如当年稚气而蓬勃的学子,对一切的未知充满期待。

有爹娘的地方才是故乡

■ 赵开云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渐渐明白:中国人对与土地相关的一切物事,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深深眷念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既是农耕文化的缩影,也是长在这片大地上的民族之根。

在我清浅的意识里,乡土情结与故乡、故土相依相存。但是,我更乐于把故乡从乡土、故土里分离出来,就像花朵从绿叶中独立出来一样,因为,它在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生活里,更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

故乡,应该是关于有着千丝万缕血缘相关的某一个地方的记忆,或者是生于斯长于斯有着难忘童年的某个地方,再或者是扎了根散了叶熟悉了枝枝桠桠的某个地方;故乡应该是年复一年的秋事,是土地里种植出的一季又一季的作物,是乡里乡亲的习惯风俗、是炊烟袅袅方言土音里缓缓流淌的碎片……

小时候,我以为外婆口里不厌其烦喃喃诉说的小山村就是我的故乡。那会儿,还不知道“故乡”这

么洋气的词语，只知道那是外公外婆的“老家”。记忆里，外公和外婆感情很好，从没红过脸吵过架。外婆是那个时代中国传统农村妇女的典型代表，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一切以丈夫为重，一辈子为儿女不辞劳苦，她的人生字典里只有“丈夫、儿女”。为了这一切，外婆丢下了她熟悉的土地，丢下了她的亲人来到一个陌生小城开始新的人生。小时候放学回去，只要看见外婆坐在矮木凳上发呆，总喜欢跑过去依偎在她的旁边，听她絮叨。外婆跟我说老家有多少土地，地里哪个位置栽了梨树，哪个位置栽了苹果树，哪个位置栽了桃树；几个姨妈里，哪个长得好看哪个脑壳聪明；村子里哪家的狗最凶，哪家的猪最肥。每说到这些，外婆浑浊的眼睛里总会透出来一种光华，然后就念叨想回去。外公则半躺在床上一边吸叶子烟，一边看电视。每次外婆说起“老家”那些琐碎事时，外公就从口袋里摸出500克装半个洗衣粉袋子大小、略显厚实的塑料袋，从里面取出一截烟叶。为便于携带，烟叶早在买来时就按习惯剪成了绿豆糕长短的段子，为防止烟叶过于干燥碎掉，就用有些蔫但还略有水分的青菜叶裹着放在塑料袋里面。外公取出一截烟叶，把它平整一下，然后顺着边角仔细地卷起来。卷烟很是讲究，卷松了，放不进烟杆的烟嘴儿，卷紧了，燃烧不畅，影响吞吸。外公把卷好的烟放进烟嘴，点燃，吸上几口，接着往旁边的痰盂里“呸”地吐一口口水，然后外婆就不说话了，眼神也随即黯淡了下去。年幼的我还没去过“老家”，只有个模糊的概念，知道那里有许多的果树，许多叫不清辈分的亲戚，“老家”在记忆中相伴的还有外婆眼里的光华和外公呛人的叶子烟的味道。

等到外公外婆各自归了西，终于永远地回了“老家”。外婆是包车连夜送去的，外公则是提前几年就过去了。外公外婆葬在一处，坟茔就在二姨妈家的地里。后来跟母亲去过几回，

坟茔打理得很清爽，像外公外婆简简单单的人生。再后来，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老家”在记忆里终究也是越来越远越来越淡了。

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度把那个紧邻云南宣威，有着暖和气候的小县城当作故乡。自小跟随外公外婆与舅舅一家在那个小县城生活，那里有童年的小伙伴，有喜欢的地方美食，有闭着眼睛都熟悉的路，有一个小女孩长成大姑娘的懵懂心事。最喜欢的是小县城的夏天，大片大片的麦子地，里面零星地散落着几座坟茔；那时候村里有人去世大多葬在自己家的地里，所以田间地头偶见坟茔并不稀奇。我们并没有为此觉得害怕，那些坟包反而是我们快活玩耍的“宝地”。白天，微风拂过，金黄的麦浪翻滚，清新的嫩麦子香味沁人心脾。放学过后，约上三五小伙伴去麦地里玩。扯上一把麦穗，找个已经被顽皮孩子“搓”得很光滑，杂草一律伏贴的坟包，躺下来，任暖烘烘的落日余晖洒在身上。剥掉麦穗壳，取出里面已经成型但还是半浆汁状态的麦粒，放在嘴里慢慢咀嚼。一直到把包着麦浆汁儿的麦麸嚼碎，把浆汁嚼成一团有些粘稠又带点韧性的糊状物，然后把这团糊状物顶在舌尖，嘴唇碾成环状，“呼”的一声用力一吹，也能勉强吹成个带着碎麦麸皮的泡泡，这就是我们自制的“泡泡糖”了。小伙伴们就比，谁嚼得最好，泡泡可以吹得最大。闭上眼睛，那清新的麦香味儿似乎还可以闻得到。

小县城里的小吃很多，辣鸡糯米饭、荞面汤、泡梨、泡柿花、油炸糯米粑裹豆面……哪一样都是我的最爱。一直觉得那个小县城的农人很有美食艺术天赋。就说地萝卜（即“地瓜”）吧，当它长成以后，农人们在挖出时会刻意留下长长的藤蔓，简单洗净，再根据个头儿把它们分开，然后按大小把藤蔓像编辫子一样地编起来，就成了一串串大小均匀的可爱样子，卖的时候就成串地卖。真是看着都馋，完全不像

现在看到的,一股脑儿大大小小乱七八糟地堆放在板车上,看上去再没了买来吃的欲望。

那时候女孩流行集糖纸,男孩流行存烟壳纸,大家都流行的是夏天养蚕。我们养蚕并不是为了剥茧抽丝,只是为了玩。不知道第一个带蚕卵的是谁了,反正一到夏天,我们就想办法从某个同学那里弄来些蚕卵。蚕卵是粘在一些碎纸片上的,我们得到一小块粘有蚕卵的纸屑便视作珍宝,赶紧找医院里装针水的空盒子放进去。蚕卵有小米那么大,颜色淡黄,但又不像小米那样黄。每天放学就去看一回,终于,有一天盒子里的“小米粒”变成了小小的黑黑的小虫子,这时候就可以移到大一些的盒子里了,但需通风良好。一到放学,大家就迫不及待到学校旁边的小山上采摘最嫩的桑叶回去喂养蚕宝宝。等到蚕宝宝再大一点,就再换饲养的器物,有时候我们会把文具盒里的铅笔橡皮通通取出来,挑几条中意的蚕宝宝到学校,互相对比,看看谁养的大肤亮精神好,彼此之间还可以根据喜好进行交换。蚕宝宝长得很快,一天一个样,夜深人静的时候,仔细聆听,还可以听见它吃桑叶时发出的沙沙声音,不啻大自然最单纯美妙的旋律。等到它们长得肥肥胖胖,就观察它们的颈部是否有变化,一旦发现脖子变得透明,说明要开始吐丝结茧了。这时候就要把它捉出来,放在干燥的纸盒子里,过不了两天,它开始吐丝结茧,最后破茧而出,开始在纸盒子上产卵。这一季的养蚕活动也就结束了。现在的孩子估计是几乎没有人玩过这样有趣的游戏了,他们的童年早已被游戏机、动漫、洋快餐、补习班填满,哪里还有一只蚕成长的空间。

后来因为上学离开了那个小县城,再后来工作也不在那里,自然越来越少回去。现在虽然偶尔会回去看看还居住在那里的亲朋,偶尔会想起那股清新的麦香,梦见那些白白胖胖的蚕宝宝,可是,竟然一次都没有想过有一天年

老了要回去,或者,为什么回去,凭什么回去。虽然那里有我喜欢的种种,可怎么觉得没有根呢?一个客居之人,又如何能把他乡当作故乡呢?

既然不能错把他乡作故乡,那么,父母居住之地该是自己的故乡了吧?可事实上,貌似如此,其实又不尽然……

我的故乡就这么不断地若隐若现,一直没有明晰下来,甚至也不知道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没有故乡之人,就像没有依托的树叶,等着掉落的时候不知道该落在哪一片土地。很长一段时间,一度不知怎么回答别人问起我的关于故乡的问题。

虽然不知道哪里才算自己的故乡,可回头想想,自己从年少到中年到也流转了几处地方,待的时间最短,最不喜欢的一个地方是父亲母亲曾经生活工作的那个矿区。我在那里仅仅留居过短暂的一段时间。记忆中那里少有高楼,只在矿机关那片区域有几栋楼房,最高的也仅六层高。矿区大多数住房是依山势坎上坎下修建的砖瓦结构单层住房,墙由红砖砌成,屋顶覆盖的是青灰色的大瓦片。矿区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脏”字,好像到处都是黑黑的。公路上跑着的土狗浑身总裹着黑黑的灰尘,路边每栋房子的墙面都布满污浊的黑点。窄窄的公路从来没有干净平坦过,下雨天简直就是噩梦,一个不小心就溅得满身黑水。砖瓦房之间的空地被居住者开辟成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地块,用表示界限的“红刺猛”围圈着,在地块与地块之间仅留一条窄窄的小路。偶尔走在路上会遇到下了班满脸疲惫的矿工,浑身上下满是煤粉的黑色,眼里是生活的茫然。在路上随时可以听见某个母亲对顽童大声的叫骂。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我想远远逃离,然后永不回去。

终究如愿。因读书而离开,让我深感这也不是我的故乡。而让我找到心灵故乡的,纯属

是很偶然很意外的机遇。还未完成高中学业,父亲就病逝了,安葬在矿区附近一个村子的山上,那是母亲干儿子家的土地。后来,弟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成家,母亲也离开那里,跟随我们到了城里生活。每年的清明,母亲总要带领我们回去看看父亲,给父亲上坟,清理下坟头以及周边的杂草。每一年母亲去对父亲说的话都不同,你姑娘儿子都考上大学了,姑娘、儿子都参加工作了,你要保佑他们工作顺利,保佑你的子孙快长快大……母亲一年一度要去跟父亲絮叨絮叨,好像父亲并未离开,只是暂住在离我们有点距离的一个地方。每年除了清明,母亲时不时就要回那个矿区住上一段时间。我总是不放心母亲,总说城里不舒服不方便啊,非要跑那个乡旮旯里去?母亲一如既往,我行我素。虽然现在小镇、矿区、农村确实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许在母亲心里,那里仍然是“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吧。

自从父亲走后,母亲更是成了我们唯一的依托和牵挂,还是亲人之间的一根纽带。母亲无论住哪里,一到周末,或是过年过节,我们都会带着孩子们去哪里,那里就是我们的集聚地。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有母亲的地方才是我们共同的牵挂,才是我们惦念着时不时要去的地方。

一个周末去看望母亲,母亲很严肃地把我叫到一旁,让我答应她一件事。原来,母亲说,百年之后要安葬在父亲的旁边,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她自己已经请先生看好地块,价钱也已讲妥,字据也已写好。这个事情务必要我这个长女牢记在心。母亲说完,我的心里一颤。母亲在我们心里好像永远都不会离开,永远照顾着我们,我好像从来不曾想过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想过母亲有一天离开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母亲离开了,我和弟弟以母亲为中心的这个家还在吗?我们的心灵依托地又在哪里?纵是一奶同胞,也是“娘在家在,娘不在,就是亲

戚”,更别说什么姨妈舅舅了。看着母亲的白发,我满心酸楚难过,但也郑重承诺母亲,待她百年之后必定按她嘱咐的办妥一切事宜,母亲这才满意地点头微笑了。

突然害怕读余光中的《乡愁》。“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我知道将来有一天终究会是母亲在里头,我在外头……

有人说:故乡是起点,是终点,是即便永远回不去,也依然是故乡的那个地方。兜兜转转一圈,才惊觉,故乡更多的是清明时的那炷香,是至亲坟前的一丛草,是爹娘的血脉延续下去的地方,是未来延续下去的前尘过往,是我们回不去也时时惦念之地,是我一生的念想与牵挂,因为,有爹娘的地方才是故乡,爹娘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

抹不去的古井之情

■ 李格林

到县城工作后,因为工作繁忙,很少回到雷公坪脚下僻静的故乡了,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依然牵动着自己对家乡的无比眷恋,尤其是位于村子正中央的那口老井,始终令我魂牵梦绕着。

听祖辈们说,那口井是老祖宗来到这里安家落户时就修建,到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老家寨子也由当初的十来户变成了如今的二百来户人家。全寨子分布有三口水井,而历史最长、供村民饮用最多、水质最好的要数位于村子正中央的那口老井。该水井用近一点五平方米的巨大青石块凿成,井深四十来公分,水井前铺有几张光滑如玉的石板,平整而干净。井水清澈、甘甜,水质特好,故取水者甚多。儿时的记忆里,经常是李家的大嫂前脚刚走,杨家的媳妇后脚就来,轮流取水并寒暄几句后便各奔家中……当我记事的时候起,自己无忧无虑、美好无比的童年时光就在水井边渡过的,也从那时起,自己就与那口井结下不解之缘,自然而然对那口井怀着非同寻常的感情。

春季,古井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春天的脚步到来时,古井最先有“知觉”——井水变

涨,流量悄然变大,静静流淌的井水又唱起了新的曲调。在水井边,被春雨冲洗得清静、光滑的青石板上坐着三五成群的姑娘,她们一边捣衣,一边放开喉咙唱飞歌,那飞歌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水井可观到她们灿若朝霞的面庞,可听到那银铃般的笑声、歌声。站在井边放眼望去,村边重峦叠嶂的大山披上了浅绿色的衬衫,村前那屏满是长绿阔叶林的风景树,在春风中微微扇动,亮闪闪的,好一副春天画卷……井边正上方有棵几百年的皂荚树,自秋风扫落叶后,树身背着几支枝丫孤零零的站在那儿,就像一个佝偻瘦弱的老人,没有一点儿生气,很少有鸟虫过问。一天,到水井边玩耍时,我无意间看到皂荚树吐出了新芽,高兴地跑去告诉久病卧床的奶奶,奶奶吃力地抬起头来说:“皂荚树在报春了”。我抚摸奶奶那干瘦的、满是皱纹的手说:“奶奶,春天来了,您的病也就快好了”。奶奶微笑着点点头。时过几天,皂荚树长出了浅浅的绿叶,开出了小花,惹来蜂吻蝶飞,许多小鸟在树枝上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树下,孩子们相踵着追捉蜜蜂、蝴蝶、知了……村子里飘荡着一阵阵天真的笑语,处处飘逸着桃李的花香。“春天终于来到了”奶奶不知何时端着板凳来到了水井边,说想喝一口清凉的井水,一冬的病就会清除殆尽,她以前那憔悴苍白的脸在暖和的阳光照射下显得精神多了,看她咧着嘴乐呵呵地笑呢。在暖和的阳光下,我依偎在奶奶的怀里,静静地聆听她有声有色讲着水井的故事,感受奶奶及祖辈们风风雨雨走过的岁月。

夏季,古井濯洗着人们疲惫的身心。炎热的夏季到来时,古井似乎变得沸腾起来,这可是古井一年四季中最热闹的季节了。水井白天主要聚集村里的姑娘和媳妇在挑水、洗菜、洗涮厨具……也有部分后生在洗衣、冲凉,当然成双成对的恋人也在其中。而到傍晚,劳累了

一天的人们从山上刚回到家,就迫不及待端起洗脸盆、拿上洗脸巾相继往水井赶。孩子和男人们,他们中你提着桶,我拿着瓢,站在井边大石板上,穿着裤衩,自上而下冲起凉来。而许多孩子光着屁股,坐在大木桶里,久久地泡着。这水很凉,冲到身上,泡在水里,就会感到特别的凉爽。明月当空,老人们有的则从家里搬出椅子,拿出一把把用棕叶编织成的草扇子,在清洗得光亮的家门口大石登上,坐着凉快、聊天。有的倚靠着椅子,仰望夜空数着星星看着月亮,一直休憩到下半夜,比现在在家享受风扇和空调别有一番情趣。“明月亮眼,井水洗心”或许是吧,那井水,抚摸着人们被烈日刺痛的肌肤,濯洗着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身上残存的浮躁,让人们全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与恬淡,尽情地释放着身心的疲惫。而我及儿时的伙伴,似乎于夏季时节对那水井情有独钟,记不清有多少次匍匐在井中用刚玩过泥巴的小手掬水来喝,偶尔也意识到卫生问题,于是伏在地上撑着石井沿把头伸到井中去喝,恰如猴子捞月,全然不知危险,更全然不知自己的口水鼻液会被邻里乡亲们“分享”。从师范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甚喜欢有事没事到井边转悠,总感觉工作上的压力以及无端的一些烦恼事,似乎都可以在这古井旁消解,尤其是明月朗照清风微拂的晚上,井中清清的、静静的泉水中倒映着同样是明明的、静静的月亮,一种清清明明的境界便由心底油然而生,仿佛自己的心也如这水这月般澄澈。刹那间,自然会滋生一种绝佳的意境,一种远离尘俗纷忧的意境,世俗间一些喧嚣纷杂、哀愁悲怨全荡然无存,一切杂念邪思,也将随着清凉的井水而被抹去。

秋季,古井同人们分享丰厚的收获。每到秋季,故乡的人们会忙碌起来,割草、砍柴、打谷子、挖红薯、收南瓜……大家早出晚归,没有一个人闲着。而水井边更是忙绿的景象:从晨曦开始,洗衣、洗菜、洗红薯……男男女女、老

老少少,大家你来我去,从清晨到傍晚一直有人在井边忙碌着。那时我家有四口人,父母亲、弟弟和我,因父亲好酒,劳累一天后晚饭一般都少不了喝下两小碗的家酿米酒,然后“无忧无虑”地睡去。而勤劳的母亲为了明儿赶早去抢收谷子,晚饭过后,母亲随即收拾好碗筷,不够一天的劳累,还得去完成一天中的最后一项活儿——去水井挑水,直到把家里的大水缸灌满,才安心而睡。母亲挑水往往要我和弟弟尾随其后,因为晚上母亲需要弟弟和我充当她的“保镖”,而弟弟和我为了到井边去跟孩时的小伙伴玩耍,一看到母亲说要去水井挑水,就抢在母亲前面跑到水井边。当挑水的人多时,母亲就在井边坐起等着,我和伙伴们却拿着盆端起水就地打起“水仗”来,叫声、笑声、呐喊声……孩童们天真的情趣在水井边得到了尽情的舒展、放飞。

冬季,古井维系着村民纯朴的感情。那古井,或许是水源深的缘故吧,即使是大旱之年也未曾干涸过。不管发生怎样的大旱,水塘干了、稻田裂了、小溪枯了,但那口古井依然是水源潺潺,坚定地维持着村里的人、蓄饮水问题,让村民在大旱之年始终感到希望的存在和心理的踏实。古井里的水,夏天是凉快的,而到冬天,却是温热的,有着一一种温暖如春的感觉。于是冬天,懒得烧柴火的小伙们,就会早早地拿着桶和盆,来到井边,提起一盆盆刚从水井舀上来的、温热的水,在井边悠然、轻快地洗涮着,真不谓是“懒人有利福”。

清晰记得2012年冬季,我从县城回到了故乡,在严寒的冬天里,自来水管冰冻破裂,因而到水井打水的人络绎不绝。当水井快干枯时,“大姐,你先要几瓢,回去煮今晚上的饭菜吃了”“来,小兄弟,分我的一半给你”“奶奶,冰冻路滑,让我帮你提”……当听到这善意的语言和看到这淳朴的场面,怎不令人感动?为吃水犯愁的乡亲们在这冰封雪天里流露出了平

时我们注意不到的浓浓的乡情,让人在寒冷的冬天里感觉不再寒冷,因为有这样的真情在,再大的自然灾害怎没信心战胜?我不禁哼起小调:“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回过脸去看那咧着嘴、悠闲坐在离井边不远处的石凳上悠闲吸烟的古稀老人,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神色。

如今,我那偏僻而热情的故乡,虽然家家户户都安装上了自来水,条件好的农户还建有澡堂、安装有太阳能淋浴设备,按理说那口古老的水井似乎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应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到这水井取水的人变得减少或不再有,然而,不论春、夏、秋、冬,到水井洗衣、冲凉、洗食物的人依旧络绎不绝,他们不为别的,或许就为对井的感情,对井的依赖,对井的崇敬,对井的依恋,在那里能诉说乡亲们心中纯朴的情感,那里是寄存心灵的寓所。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家乡是距离避暑胜地、苗皇城——雷公坪最近的村寨。随着西江千户苗寨名气大增、游客逐年倍增后,慕名从西江徒步翻越雷公坪的游人也在逐年递增,这些游人每从雷公坪下到我的家乡路经那口井,都免不了在水井处作片刻歇息,喝凉水、洗把脸。“哇,好甜、好凉爽哟,这才是真正的山泉水、矿泉水”“你们要保护好这古井”“常年喝上这清洁甘甜的井水是身居大山里的村民们的福啊”……赞叹声不绝于耳,有的游人还虔诚地“咔嚓,咔嚓”对着古井拍照呢,极多游人还拿起塑料瓶灌上满满的一瓶井水带回家去。

是的,家乡那口古井,你是故土母亲的甘甜乳汁,哺育、养活了家乡一代又一代村民,滋养着家乡秀美的土地,维系着纯朴的家乡父老乡亲的情感,家乡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你也永远在记载、见证着家乡的历史变迁,诉说着家乡父老乡亲那浓浓的乡情。

远嫁他乡这些年

——记凯里市易地扶贫搬迁户曾纪芳一家

■ 杨育泽

2019年2月28日那一天，当我去到凯里经济开发区白午社区采访易地扶贫搬迁户曾纪芳一家时，心里久久难以平静，以致于当自己在回来的路上等候公交车时，竟恍惚地忘了应该坐上几路车。

不过，我此时又为他们一家今天终于搬进到城里、并过上了一份比较安稳的日子而多多少少感到欣慰。

曾纪芳，这名江西赣州籍、来自城市的客家女子，于2000年初中未毕业时，便第一次坐上火车南下广东省东莞市打工，成为百万打工妹大军中的一员。那时，年青靓丽而且奔奔跳跳的她，总是觉得每一个日子都是无比快乐。

不过，尽管还在年轻，但对生活充满向往的她，已对未来的爱情作了初步的设计——将来必须嫁在城里，必须找个有楼房居住的人。

然而，命运仿佛有神差鬼使的一样，也就是在厂里上班时，她偏偏认识了来自贵州省锦屏县、一同打工、非常诚实的农村青年张松明。

两个年方十八九岁、都来自于外乡、且一个靓一个帅的他们，由于在苦闷打工生活中都需要有人关爱，因而，一见倾心的他俩，很快擦

着了心上的火花儿，并深深地恋上了。

接下来，感情难舍难分的他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再也分不开。

从此，远离家乡、举目无亲、内心孤寂的她，由于每天都得到男朋友的百般关照，且时时都被浓浓的爱意包围着，因而，她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这时，她还不知道遥远的贵州究竟位于何方，也不再去考虑农村和城市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差别，甚至她还以为他的家最起码也住在城乡结合部或乡镇上。

当然，她更不会想到眼前这个男人会在不远的将来彻底改变她的命运。

期间，当家中得知她竟然爱上了一个贵州农村的穷小子时，怒气冲冲的母亲曾千里迢迢地赶到东莞，硬是将她拉回了江西的家。

然而，她瞅准机会后，又跑回到了他的身边。

2002年冬，她跟着她一起来到了黔东南的大山沟里。

在回忆起当年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时，曾纪芳在抹掉两行直流而下的泪水后，忍不住带

着几分自我好笑的笑容说：“那时我实在太年幼无知，头脑单纯得如同一张白纸，总认为日子永远甜蜜下去，没有作过多的考虑。谁会想到，生活中却有着这么多的挫折。”

她继续说，那一年，当二人一起不远千里坐车到达锦屏县城后，又转车往河口乡去时，她才发觉这一路上的现实状况越来越不对劲。而当车子行驶到半路上的启蒙镇上时，她立即想下车就回江西。因为，这里的情景与她心里想要的反差太大了。

不过，男朋友张松明好说歹说，还是把心爱的她诓住后带上了车。

但是，更恶劣的景况还在后面呢。

原来，张松明的家并不住在启蒙镇上，而是住在前面更偏远的河口乡，距离县城起码有一百多公里。这儿只是走到了半路上而已。

当汽车又一路上颠簸振动、七弯八拐，终于把她这个城市女孩带到河口乡时，她连下车的力气都没有了。

然而，路途还不是到此结束，而是他的家还在前面十几公里外的一座大山上，叫里寨村，没有公路，必须走路爬上去。

她说，她当时就像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加上冷嗖嗖的天气让她感觉仿佛掉进冰窟窿的一样。

当她最后来到了目的地，当看到四处尽是穷山恶水时，终于明白到——这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少数民族贫困寨。

她说，当突然面对这么一个全然出乎意外的环境时，自己吃惊得连瞳孔都变大了。

接着，她又赧然一笑地说：“当时只想大哭一场。如果不是俩人手牵着手，真像拐卖人口一样。”

而在进到家里后，她终于看到——他的家竟是两间偏偏欲倒、到处发霉的老木房。外面是牛圈、猪圈、茅厕，里面是火坑、柴灶、旧床、鼎罐，所有家当只需掰开五个手指就数得完。

加上，这里的人们说的尽是少数民族方言——苗语和侗语，即使有说客话的，她同样一句都听不懂。因而，就连内心有什么话儿，都不知道找谁去诉说。

她接下来说：“我很长时间不敢跟家里父母透露一声。”

（题外话：有关资料显示，锦屏县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截至2018年9月，全县共有104个贫困村，劳动力年龄段贫困人口总数52545人，贫困劳动力人口41229人。其中：河口乡为贫困劳动力最多的5个乡镇之一，共有4215人。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该县的脱贫攻坚任务还相当艰巨。）

不过，尽管这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如意，尽管张松明的家庭处境也并不好，但这名用情很深的客家女孩，却很坚信自己的选择。因为，她看得出，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男孩子。跟着这样的男人在一起，心里踏实。

再说，她还学会了安慰自己——当今时代，年青人随时都可以外出打工挣钱。只要愿打拼，没有战不胜的困难，将来的日子总会好起来。

据说，当时他俩喜结良缘、如胶似漆的恋爱和婚姻，曾经羡煞了村里的一帮年青人。

的确，曾纪芳，这名来自赣州客家摇篮之乡的女子，除了对待感情特别认真外，还有着一种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客家精神，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她的心，这在我们后面的故事中可以证明。

于是，一个小家庭就这么在生活的海洋中起航了，开始了他们在大山里的平平静静和自得其乐。一开始，她就学会了劈柴、烧火、煮鼎罐饭。她说，在家从没洗过一个碗的我，在第一次烧柴时就弄伤了手，一边煮饭一边哭。虽然这样，她咬着牙忍了下来。

尤其是，就在大女儿生下来才有40天时，丈夫就外出打工，让她过上了孤女寡母的生

活。

接着,她又面临分家后的困境——居然连一个柴灶都没分得,只分得个火炉子,甚至大米也只得现成的几十斤。面对家徒四壁、她也强忍了下来。

从此,他俩一个在家带孩子做家务,一个外出打工挣钱,小日子倒也过得自得其乐,老木屋里时常传出欢笑声。

所以,在后面短短的七八年间,她又接二连三为他生下3个“千金。”

看着可爱的孩子们一天天地健康长大,尽管生活压力比较大,尽管丈夫在外面干的是很艰辛的工种——炮工,她的心儿却也有了很多的欣慰。再说,丈夫每个月都按时寄钱回来,小日子确实也过得有盐有米、小滋小润。

这时,已经入乡随俗的她,渐渐地爱上了这一方的山水,也逐渐融入了这一方的风土人情。她很喜欢前面那条碧波万顷、涛涛奔流的清水江,也爱上了南面那座耸入云霄、云遮雾绕的青山界。

尤其是,从没有摸过任何农具、也从没有干过任何农活的她,居然还学会了割牛草、打猪菜、种田、收稻谷、喂猪和砍柴等。

按说,正常情况下,已经扬起生活风帆的他们,完全可以将眼前的困难挺得过去,也完全可以幸幸福福地经营着这个小家驶向未来,即便比上不足,也比下有余,“特困户”之类的帽子,应该不会落到这个家的头上。

因为,别看目前只过着小日子的她,其实也对这个未来充满了规划——等孩子们长大一些后,就外出打工,与丈夫一起挣钱。今后,有了积攒,还可以回来发展养猪喂牛什么的。

然而,一切变故都从2014年4月开始,那情形就像天塌下来的一般。

这一天,长期在工地上从事炮工的丈夫张松明,原本生龙活虎的身体突然不适,不得不跑到医院去检查。

结果,人家医院的一纸诊断书,将这个脆弱的家庭一棒击倒。

原来,张松明这个一家人的顶梁柱,得的竟是危言耸听的职业病——矽肺病。

妻子曾纪芳一听,几乎昏倒过去。

这是一种因体内长期吸进大量含有游离二氧化硅粉尘所引起、影响到肺部功能的顽疾。严重的,可以丧失劳动能力,直至发展为肺心病、心衰和呼吸衰竭。

说白了,得了这种病,很多人只有等着病魔长年折磨的命,别再指望回到工地上去挣钱。

于是,这个天大的变故,让这个六口之家突然间滑进了一个黑暗的深渊中,失去一切生活希望。

老百姓有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一条男子汉竟连养活自己和家人最基本的能力都没有了,今后漫长的日子如何过下去?

没办法,面对这个共有四个孩子嗷嗷待哺的家庭,张松明只好拖着病躯继续外出打工。当然,他已经干不下原先的工种了,在收入上也少去了很多。而妻子曾纪芳也知道应该让丈夫好好休养身体,但每天面对都离不开的生活开销,无可奈何的也只好将孩子们全部送到赣州,丢给娘家人帮看管,自己则跟着丈夫一起打工。

当中,为了给丈夫在异乡寻医治病,二人用完了所有的积蓄后,还欠下不少外债。

从此,这个家庭在经济收入上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

看来,曾纪芳一家就属于当今中国农村疾病致贫家庭中的一个典型。

到2015年,一直坚持带病打工的张松明在身体上实在扛不下去了,必须回家休息。

没办法,心力交瘁的曾纪芳,只好带着丈夫一起回到锦屏河口。

然后,她将每天都需要护理的他托给婆婆

照看,自己则孤身一人继续回到江西的电子厂打工。期间,为了多挣钱,她常常含辛茹苦地加班加点。

她说,有时太累了,常常坐一会时也会打盹。

到天冷时,她还时常牵挂——那个老木屋漏不漏风?

期间,面对外面物欲横流、花花绿绿的世界,这名客家女子始终咬着牙齿,拿出超乎寻常的节约,舍不得乱花一分钱,每月只敢用去生活费几百元,其余则全部寄回家。

有道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常常是不少发生意外家庭的悲剧结局。

当中,她也看到许许多多的外来媳妇逃离农村的现实,甚至身边还有一些姐妹悄悄暗示过她——“谁有你那么傻的?女人走到哪里不都是嫁人,趁现在还年轻。”

但是,她的心却从来没有过一丝动摇。

每每有空时,她就打个电话回家问候他;每到夜深人静时,她只要一闭上眼,就去想孩子们可爱的样子。

说真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家,更舍不得离开四个孩子。

话说到这里,曾纪芳又噙满了泪水,吧嗒吧嗒地滴落下来。

但是,到2016年8月时,由于丈夫病情进一步恶化,基本上不能活动了,她不得不放弃打工的生活,回到贵州锦屏河口乡的大山中。

从此,失去了经济来源的一家人,又继续陷入新的困境。所有的生活负担一齐向柔弱的她压来,即每天油盐柴米需要的生活费,两个大孩子入学后需要的一些费用等,弄得一筹莫展!

她说,她从没有一天露出过笑容,体重也从118斤下降到了67斤。

这时,两个已经懂事的孩子,一致要求辍学回家,为父母减轻负担。

所幸的是,河口中学的全体师生们掀起了捐款活动,得到2000多元,亲戚朋友和社会上的好心人们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算是保住了她们的就学。

苦日子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煎熬着……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而那座全家赖以遮风挡雨的木房子,此时也很不争气地显得越来越老旧、破漏,而她也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去维修,哪怕就是一片瓦。

后来,她又带着丈夫张松明到过锦屏、凯里等地医治,但都效果不大,却又为此花去不少的钱,可谓雪上加霜、负债累累。

尤其是从这山山旮旯走往哪里都非常遥远,这给他们求医之路带来很大的艰辛。每次回来时,身体就像散了架的一样。

她继续说:“过去很喜欢打扮的我,自从丈夫生病后,有时连脸都顾不上洗,穿的全部是别人捐赠的旧衣服。我已有四五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了,而孩子们身上穿的,唯一校服才是新的。最困难时,我们一家六口一个月只用去200元。”

这还不说,由于操心太多,她自己也患上一些毛病,身体同样非常虚弱,有时就连走快步都要喘气。

不过,这位客家女子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的故事,还是打动很多的乡亲们。人们都为她忠贞不渝的坚守感动着、敬佩着。

但是,面对无可奈何的现实,谁都爱莫能助。

从此,这个小家庭只能听天由命,得过且过,过着寨子里最低级的生活。一家人四分五裂,有的在贵州,有的却远在江西,就连大年三十晚都难以团聚。当年那名曾经怀着许多美好梦幻的客家少女,今天却是一切都被狂风吹走,无影无踪。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人有逆天之时!

2016年,随着国家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按照他们一家的实际情况,可以享受到进城居住的政策,而河口乡政府也已经多次下来动员他们移民。

但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一家人却连自己的耳朵都不敢相信。

毕竟,自古以来,这玉帝下请帖的天大好事,老百姓哪里听说过?

不过,他们最终还是相信了这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并且,锦屏县城和州府凯里都有指标,也就是看他们一家愿意搬迁到哪里。

终于,想来想去,她和他毅然选择到遥远的凯里去。因为,他俩之前一次次走在求医路上已经搞怕了。为了方便丈夫张松明今后长期治疗,只有住到州府凯里才方便。

于是,这个穷家竟以这样一个从天上掉下的机遇,与做梦都没敢想过的凯里城结缘。

但是,到了2017年6月,当他们接到凯里市移民局打来了快去领取新房钥匙的电话、当一家人真的即将搬离故土、当马上搬迁到两百公里外的凯里经济开发区时,由于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夫妻二人竟然舍不得离开老家。

毕竟,这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了多少代的地方,老百姓谁都有一份对家乡难舍难分的眷恋。就连曾纪芳这名外来的客家媳妇,同样依依难舍那栋老木楼。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意识到城里的文化背景与乡下有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最担心的是——进到城里后,没田没土,就连喝一口水、上个厕所都要掏钱,一个女人今后凭着什么养活这个家?

不过,经锦屏、凯里两地移民部门一再上门做思想工作,又经过夫妻二人一番七上八下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打消了所有的顾虑。

她咬着牙齿对他说——“走!”

于是,噙着眼泪的她和他,带上一串孩子们,只拎着几个大包小包,就依依惜别了老家,离开了老屋子,乘上汽车,从偏远的小山村来到了熙熙攘攘的凯里市。

在来到凯里经济开发区后,根据市移民局和白午社区的安排,他们一家住上了社区内B区一期3栋2单元23楼、共有面积120平方的新居里。

当第一次战战兢兢乘上电梯进到新屋里,当看到宽敞而又明亮的一间间新居室,当意识到已经置身到了崭新的高层建筑上时,仿佛从草窝跳进了金窝中的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直到当她用手轻轻抚着四周洁白的墙体时,才相信这已是雷打不动的事,内心不由喜极而泣!

当一家人又走到阳台上,当第一次看到楼下渺小如蚁的人群时,他们第一次产生“高高在上”的感觉。

按照国家规定的补贴标准进行计算,他们6口人所得安置房成本价为13.44万元,再按照政策享受易地搬迁补助12万元和旧房拆除奖励9万元共计21万元,同时通过市政府按每平方米200元发放装修奖励1.8万元,居然没有花一分钱就入住。

这就意味着,从此,他们一家进城的梦想已变为铁打不动的实现,多灾多难的命运终于变成好梦成真,“农村人”的身份变成了“城里人”的身份。

接着,领导们很关心他们一家的到来,一次上门给予关爱和鼓励,让他们温暖如春,倍感亲切——

白午社区看见他们的家当少得可怜,送来了一台60英寸的电视机;开元集团也送来一张崭新的床铺,让一家六口得以安顿。

接着,两地的县(市)移民局都雪中送炭——锦屏县移民局的领导在前来看望他们

一家时,送来1000元;凯里市移民局的领导也来看望他们一家,并送来2000元。

紧接着,凯里市和凯里经济开发区的领导都上门看望他们,并送上700元。

这时,两个远在赣州的孩子们也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一家人终于得以团圆。

她说,当看到生活突然发生天大的改变时,出于内心感激,再没有钱,她还是去定制了几张锦旗,赠送给这些单位和领导们。

于是,这个新来的家开始了它们新的航程。

(题外话:其实,这些年来,针对我国广大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老大难的问题,国家一直都在考虑着如何破解,各级政府也都在一直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减少各地的贫困人口。

自2012年起,凯里市人民政府按照中央政策,就开始积极探索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先后建设起上马石、白午、清江、冶炼厂、东出口移民安置小区,并将黔东南州台江县、剑河县、黄平县、锦屏和天柱等15个县和凯里市龙场镇、万潮镇、湾溪街道等15个镇街道、共计5570户、共计20041人,陆续从遥远的大山搬到凯里市,安居在移民安置房中。因而,在这场世人瞩目的精准扶贫攻坚战中,曾纪芳一家成为5千多个享受到凯里市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幸运家庭之一。)

然而,刚到凯里不久,健康状态急转直下的张松明在到州医院治疗时,却得到院方的通知——必须马上转到重庆的大医院医治。

这无异于给妻子曾纪芳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因为初来乍到的她就连一家人吃的喝的都还考虑不过来,现在又让举目无亲的她到哪里筹集出一笔高昂的治疗费?

所幸,得知消息后,凯里、锦屏两地同时开展起了两场献爱心活动。凯里市移民局、开元城投集团公司、锦屏县移民局、河口乡人民政

府、社会各界和广大好心人纷纷捐资,共捐出5万多元,向这个不幸家庭伸出一双双有力的援手。

但是,在到重庆医治一个月下来后,由于丈夫的病情已经进入了恶化第三期,一时难以康复,她又将他带回凯里。

现在,丈夫张松明每隔两三个月都要到州医院或四一八医院住院,每天都必须有药物维持。算起来,他们到凯里后就已进进出出医院一二十次。每一次,都需要她当妻子的形影不离地悉心照料。不过,这比原来远道求医的状况方便了很多很多。

又好的是,由于国家有可以报销百分之八十医药费的规定,从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他们一家的负担。

(题外话:当前,从我国积累的一些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经验表明,要打赢脱贫攻坚战,还得必须攻克疾病导致贫困的这个“堡垒”。由于近年来进一步加强了医疗扶贫,提高了贫困人口的医保水平,特别是对重大疾病的保障力度,让因病致贫的群众看得起病,治得好病,恢复劳动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脱贫致富美好愿景的实现。)

接下来,曾纪芳最焦虑的是一家人今后的生计,也是所有移民们最关心的如何融入城市新生活的问题。

她说,“刚到这里的那段时间,面对经常空空如也的厨房,我每天做什么事都忙得只敢睡到两个小时,有时上下楼梯都要打瞌睡,当电梯一停时,自己才会突然醒来。”

好在根据国家低保政策,当地政府给他们一家六口办了贫困卡,并领上低保,每个月可得到3000多元,算是有了最低的生活保障。她说:“如果没有低保,我一家人根本过不下去。”

好在市移民局的领导帮助孩子们办理了入学手续,四个都得以进到新的教室里。他们同时读高中、初中和小学,而读高中的只收420

元,读初中的还补助 625 元。由于学校距家近,孩子们上学很方便。她说,她们都很争气,有的经常拿奖状回来。

又好在市移民局帮助办了个小售货亭,每天可以零售酒、水等小货,并免三年费用,每天可赚 30 多元。

还好在,社会上好心人和孩子们的学校经常赠送衣物,让他们减少一笔很大的开支。

此外,根据社区和就业部门的安排,她先后参加过几次手工的培训会,为今后自食其力做好准备。培训期间,每天还可以领到 30 元补贴。

她常常激动地说:“我们全家把各位领导们当亲人看,一有什么困难就想起张局长、赵书记。一听到我们有困难,他们能解决的都会及时帮助。”

看着一家人有了改变,看着孩子们学习争气的样子,她的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脸上重新绽起久违的笑容!

说到这里,曾纪芳又是克制不住,再次掉出泪水。

她说:“我们这么贫困的一家,想不到能够进到城里,圆上了成为城里人的梦,并享受到一定的生活保障,这是祖祖辈辈连想都不敢想的。我从内心里很感谢政府,很感谢国家的易地搬迁政策。”

(题外话:在“稳得住、能就业、可致富”方面,凯里市扶贫生态移民局相继建起移民夜校,开设起了创业基地,并制定了部门帮扶就业的细则。目前,凯里市免费对移民进行技能培训,并发放每人 30 元/天生活补贴。同时,由政府推荐或创造条件提供就业岗位,实现每户 1 人以上稳定就业,保证移民搬迁后住得下来、有事情做、有稳定收入、有发展前景、可脱贫致富。)

今天,尽管丈夫已经进入矽肺病的晚期,自身已完全不能自理,喘气很困难,每个月

都必须到医院进行检查、医治,因此护理任务越加艰巨,但对年刚 36 岁的曾纪芳来说,她依然用一颗炙热的爱心,演绎着生死相随、永不言弃的爱情。

她说:“只要他活着,我就有丈夫,孩子们就有个完整的家。毕竟,最痛苦的日子已经闯过来了,再说今天带他上趟医院很方便的。”

听到这里,笔者的耳边不由响起了这样的一句话——

“爱情是什么?它就是——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在我身边……”

看着眼下的小日子已经渐渐稳定下来,她特意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远在江西赣州的父母。当年迈的老人特意来到凯里看望他们、当见到其乐融融的一家时,算是落下了心。

这时,我才发现,曾纪芳流出的已经是幸福的泪。

她说,远嫁他乡这些年,今天终于感到活得有“尊严”二字。

采访结束后,当我站起来准备离开时,这才发现,由于受到眼前这名坚强女性的故事深深感染,自己的双眼竟然也忍不住潮湿着。

我终于上了公交车。

在车上,我想——贫困人口,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回避不了的人群体。在我们这个同顶一片天、同踏一片地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当一些贫困家庭面临不幸和绝望时,有国家力量作为坚强后盾显得多么重要。

望着窗外一排排不断向后退去的高耸移民安置房,又抬头遥望远方的天际,我发现,在久寒未晴的天空上,一抹鲜亮的红霞正在破云而出,染红了半个天空……

三门塘： 诗的故乡， 歌舞的海洋

■
杨桂梅

在山水如画，人情浓郁的故乡生活了几十年，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水一景，我是那样的眷恋。我深深地热爱着生我养我的故土，依恋着故乡那条清澈见底，长流不息的清水江。我常在繁华的都市里咀嚼、体味对故乡的那份挚爱和眷恋，手捧红酒，独自凭栏，久久不能释怀。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小桥……在流水般轻柔的记忆里，依然那么清晰。而多少次在梦里，故乡是我永恒的主题。

多年前，我参加“走遍夜郎故土·金色天柱”的采风活动。和贵州省的多名作家，沿着我的故乡清水江两岸采风、探访、寻觅。在三门塘，那个被称之为歌舞海洋的地方，我孤寂和彷徨的灵魂，得到了慰藉和升华。在短短的几天采风活动中，我用一种全新的体验和感受，领略了生我养我几十年的清水江——我的母亲河的另一情感和风韵。而与作家们相处的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像一首首精美的诗，像一曲曲动听的歌，遗留在清水江畔，贮藏在我的心中，让我留恋和回味。那份来自心灵深处的爱，那份真挚的情感，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不能散去。

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是农历的5月初5，中国传统的端午佳节。我们采风的目的地是清水江上游

的远口和岔处。而那一天,也是我成长40年来过的第一个特别的端午佳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碧空如洗,万里无云。我们一行20余人乘坐公共汽车从天柱出发了。和我坐在一起的是当时的贵州省写作学会的宣传部长曾学文先生。曾先生是一个非常开朗、活跃的人,他用自己的睿智和幽默风趣,感染着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文人,都是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向往的作家,我们没有拘谨,没有距离,取而代之的是满堂的歌声和笑语欢言。车上的气氛是那样的热烈,惹得每一个路人都朝我们驻足展望。在笑语和高歌声中,我们不知不觉就到达了目的地。

伫立在远口大桥上,映入眼帘的是宁静、清澈、波光潋滟的清水江。微风徐徐吹来,水波泛起圈圈涟漪。这就是我的故乡河呀,滋润和养育了我40年的母亲河。这一刻,她是那样安详静谧,那样秀美而充满灵气。远处,霞光缥缈,渔船悠悠;近处,几个小孩子光着屁股在江中游泳,嬉戏……多么生动而难忘的时刻啊!我感觉自己是在欣赏一幅广袤、古朴的油画。在这样的风中,水中,微微感怀中,自己心中也有一份如山水般的清新别致在悄悄地弥散开来,弥散在清水江畔的每一个角落。

陪着作家们,我们沿江而上,乘着船,在清水江中缓缓而行。我们来到岔处的三门塘,踏寻先民的脚印、搜寻历史的痕迹。在如诗如画的三门塘,我们领略了另一种风情:古朴的民风、醇厚的美酒、醉人的侗歌、文化内涵深厚的古建筑、石拱桥、碑林……这一切,让我感受到了昔日清水江的气息,曾经的沧海桑田,今日的悠悠碧水,无边无际,绵延亘古。面对时光变迁,面对钟灵毓秀的山水,面对岁月无常,面对永恒和短暂,让我感怀和怅惘。思忖人生之中,又有多少时刻,能把自己融于山水之中,忘怀那无声流逝的时光,忘怀那变迁无常的世间,把自己的一段生命,铭刻于山水绿树之中?那次采风活动,让

我在默默无言中,寻觅到了我期盼已久的,对于生命,对于自然,对于生活,幽然而起的,永恒意义上的一份心领神会和感悟。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傍晚,在三门塘妇女们婉转悠扬的歌声中,我们踏上了依依惜别的回归之路。“五月初五是端阳,雄黄拌酒到处香。今日喜迎贵客到,欢声笑语撒清江。”“五月初五是端阳,雄黄拌酒到处香。诚请客人留下来,共饮美酒与佳酿……”那一曲曲优美的侗歌,就像天籁之音,穿过耳膜,拨动情弦……这应该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而曾学文老师的一曲“思念”,把情感推向了高潮。“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不知能作几日停留,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难道你又要匆匆离去,又把聚会当成一次分手……”我们的船已经过了渡口,大家上了岸,回首望去,那些热情好客的三门塘妇女们还站在河的对岸,唱着动听的山歌,朝我们使劲地挥手……在这略带忧伤的歌声中,在这恋恋不舍的眼神里,我的眼眶居然莫名地湿润……就这样,我们怀着落寞的情怀,怀着重重的惆怅,依依惜别了三门塘。把那个梦一般浪漫的故事,遗留在了清水江畔。

多年之后,回忆起三门塘的采风,那些美好的画面,那些动听的音符,依然清晰地留存于我的大脑。三门塘这三个字,深深地印存于脑海之中,挥之不去。于是乎,我便有了再一次去探寻和感悟这个地方的渴望和冲动。

2018年,机会终于来临。

我由于生病,2018年下半年,我只上了两个月的课,便住进了医院。在医院苦苦挣扎了几个月,我出院回家休养。这段期间,我无所事事,唯一能做的,就是上网、看书和写作。

《杉乡文学》给了我一个机会,在人才济济的黔东南作家圈中,挑选了我和杨芳兰、杨蕾三位女作家,参加2019年杉乡三人行的创作工

作。

面对编辑的信任和鼓励，我决定好好地完成自己的创作任务，好好地，写写故乡黔东南的山山水水、人文地理、民俗风情。好好地，感悟和体味一下我大美黔东南的魅力。于是，三门塘，便成了我再一次想要拜谒的圣地。

那天，我和姐姐从清水江下游的故乡白市开始启航，准备好好地沿着清水江行走一圈，感悟故乡的变迁，感悟清水江历史的沧桑与厚重。

一路上，我们心情愉悦，犹如放出牢笼的小鸟般欢愉不已。在清水江畔，我们乘着小船，在悠悠江水里荡漾，把满船的歌声、笑声，欢呼声撒满了整条江河。这种温馨而热烈的气氛，惹得水里的小鱼儿，也晃悠着灵敏的身子，凝神静静地聆听……这不仅仅是一次采风探寻，更是我的一次心路历程。就在不断的行走中，我找到了灵感，找到了欢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支点，找到了引导我前行的动力和航灯。

船儿载着我们，经过了几个小时的行驶，下午，我们终于在海鸟的欢叫声中到达了目的地三门塘。

再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游览和触摸它的古建筑、青石巷、碑林……我的心被深深牵引，灵魂也在这一刻再一次复活、苏醒。

白天，我们尽情欣赏三门塘的每一道风景，走遍它的每一片土地，亲吻它的每一寸肌肤，唯恐遗漏任何一处美景。晚上，在繁星点点中，我和姐姐来到清水江畔，听村民们唱起动听的侗歌，跳起欢快的舞蹈。这个地方，真是诗的故乡，歌舞的海洋啊，没有一点夸张的嫌疑！

光着脚丫，在沙滩上，我们捡了好多好多的鹅卵石。这五彩缤纷的鹅卵石，哪一块，不记载着岁月沧桑？不见证了清水江的历史和三门塘的成长变迁？我们小心地把它们放入自己的口袋，就像捧着先民们的足迹和灵魂。

仿佛做梦一般，离开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我和姐姐来到这个世外桃源的地方，感受它的魅

力和温暖。看着江畔的渔帆点点，看着海鸟在江上扑腾，鸣叫，我有些恍惚，横在心头的那些诗句，就像五彩的流光，溢散开来，在暮色中淡淡地飘浮着：“蓦然回首泪纷扬，灯火阑珊空惆怅，曾经沧海难为水，愿作比翼伴君旁。”此生此世，若能和自己喜欢的人，生活在这个世外桃源的地方，该有多么的幸福和奢侈。

站在沙滩上，我们静静地俯瞰着脚下的清水江。此刻眼中的清水江，温柔无限。纵使你有千般心事万般委屈，也可依偎在她宽广的怀里，平复岁月在心中刻下的伤痕，拂去世间的尘埃。远处群山巍峨，近处碧水悠悠，在这样的意境里，自己仿佛和山原为一体，和水原是一脉。山本有魂，水本有灵，在这暮色苍茫水流潺潺的寂寥中我再一次把我的母亲河深情守望。

这奔腾的清水江啊，我的母亲河，你究竟在留恋谁？曾经的古人？现在的我们？山野的隐士？都市的喧嚣？山色苍茫，夜雾迷离，这样的凝视，是今天在面对千年的岁月？是匆匆的过客在照观永恒深邃的历史？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我知道，这是儿女们对母亲的深深依恋和凝望，这就已经足够。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守候……”第二天，到了该离开的时候，在缥缈的暮霭里，在姐姐的高歌声中，我们对清水江挥手道别。茫茫人世间，带走的是希望，留下的只有随水而去的寂寥和落寞……

别了，清水江，我的母亲河。别了，三门塘，我梦中的缪斯殿堂。希望来世，我还能在记忆里与你常相聚首……

再见南山

■ 杨蕾

低矮而阴暗的草屋，踮伏在瓦尔寨茂密的竹林间，似厌世的隐者，在孤零零的清风中倾听岁月的呼吸。苗金花推开门，霉味扑鼻而来，她用手朝空中挥了挥，并没有挥去飞扬在空气中的污浊气味。

这间茅草屋，矮得苗金花那不高的个子已快触到屋檐，再加上风雨的摧残，门板把手烂掉几块，整栋茅草屋陈旧到摇摇欲坠。苗金花举着手里的花名册对着阳光看了看，又倒退几步仔细端详茅草屋，重新确认是否找错地方推错了门。怎么看，这间茅草屋都不适合人居住，牲口住都担心随时会倒塌被砸伤。

“你找谁？”一个沙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苗金花回头，光影下站着穿蓑衣戴斗笠的男子，蓑衣因日晒雨淋的缘故，发白破烂，看着就不能遮风挡雨，呛人的霉味扑鼻而来，弥漫着一股对世事无趣的气息。

“我是新来的村委主任苗金花，”苗金花皱着眉头表明身份，反问他“你是道喜？”

道喜不回答，兀自打开破烂的木门大踏步走进茅草屋，“好没礼貌的人”苗金花暗自嘀咕，稍一迟疑，然后紧随其后。

“你应该是上面来的扶贫干部，我的情况你也看到是一个什么样子，可以回去复命了”，道喜不回头，背对苗金花冷冷地下了逐客令。

“村里多次开会你都拒绝参加，创业会你也没有来，作为瓦尔寨建卡特级贫困户，你是不是想一直把这帽子戴进棺材？”苗金花伸出头朝屋子里另外的房间扫了一眼，到处是脏乱差，除了床找不出有价值的物件。

道喜父母双亡，媳妇眼看村里同龄人在国家各种优惠政策的扶持下利用地理环境优势和经验发展养殖行业翻身走向富裕，她也想道喜争口气，哪知道喜烂泥扶不上墙，把日子越过越回到原始时代，一怒之下跟着村人去了北上广。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道喜还是那种淡淡的姿态。

苗金花在干巴牛粪糊起的墙上用力地戳了一下，竟然戳出一个小洞，她对着小洞望去，发现洞的另一端屋子堆满破席乱草，她推开门，吱呀一声，一屋子的黑暗和发霉的味道瞬间将她淹没，她不由自主的打了几个喷嚏。

“如果这就是你说的不错，那么……”，苗金花顿了顿，“你的媳妇离开你是正确的。”

一阵锅碗瓢盆摔地的声音，苗金花回头看，一地的碎渣子，道喜把家里锅碗横扫落地，夺门而出转眼消失在竹林处。

本事没有脾气挺破，苗金花对道喜的印象差到极点，快快不快回到村委会。书记正在整理资料，见她一脸沮丧，不用问也知道对道喜的思想工作做砸了。

“道喜就是榆木疙瘩脑袋，人其实不懒”，

书记气愤地摇摇头。在苗金花之前，已有多批人马过去给道喜做思想工作，他不听，觉得那些人一个比一个说的动听，就是不适用；村里先致富的人给他做思想工作，他说那些都是表面工作，自己除了两头牛找一分钱刮痧都难，所以那些创业项目与他没有半毛钱关系；村领导给他找零工的活，他赶着两头牛进了南山。两个孩子在家每日熬米粥度日，村委妇联看不下去，把孩子接到村委办公室，专门安排人照顾这两个可怜的娃儿。

道喜是村里特级贫困户，但谁都捡不起他这烂担子，他的工作太难做，无法沟通，你无法知道他需要什么，除了放那两头牛，还能做什么。

苗金花接到对道喜帮扶的任务时，就坐在村委会议室后面的角落里，看到曾经碰了钉子的人偷偷地在屋里捂着嘴笑，苗金花紧皱着眉头，已感觉到任务的艰巨。她听过道喜的各种版本，感到压力山大，但这是村里脱贫攻坚战重要的一战，一人不脱贫，整个村就不能脱贫，作为村干部，作为脱贫攻坚战的一员，她必须有担当，不畏险阻。给自己打气，苗金花像打了鸡血般全身充满干劲。

苗金花去见了道喜的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五岁。两个孩子被临时安排在村委会的宿舍里。苗金花推开门的时候，四岁的孩子正在满地爬，吸着鼻涕，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皱巴巴。

“想不想妈妈？”苗金花给他擦干鼻涕理好衣服，问他。

五岁孩子摇摇头，她二岁多有意识以来就不知道妈妈是谁？脑中没有妈妈这概念；八岁孩子啃着指头望着她，不回答，眼神木然，没有这个年纪该有的童真。

苗金花垂下眼帘，大孩子的眼神让她非常不舒服。本该开心快乐的年龄，却看不见属于他的那份童真。

“我带你们去坐木马,好不好?”她抱着五岁孩子拍拍床边,坐下。

大的孩子眼睛一亮,随即黯淡下来,小的孩子搂着苗金花咯咯拍手笑。她带着两孩子去了村里幼儿园,玩了转椅、碰碰车、攀登架,还有堆积木,从孩子那里,她了解到道喜一些日常及爱好。

苗金花叫上同事开齐一起再去道喜家,只见他家木门紧锁,村里人说他去了南山。他两翻越村庄南面的茂密山林,经过一个山垭,视野瞬间开阔,眼前是面积广阔的高山草甸,草甸远方是一片纵横交错的阡陌。两头牛在草间悠然自得吃草,道喜卧骑在牛背上,两手反剪在头上,远远看去,不知是睡着了还是盯着天空发呆。

“道喜……”苗金花两手圈成喇叭形状远远的喊,空山回响,道喜仍旧保持卧骑的姿势仿佛并未听见。开齐示意苗金花省点力气,自己则迈开长腿快速走到道喜面前,只见道喜睁着双眼盯着天空发呆。“道喜”,开齐叫他,道喜还是没有回答,开齐一把拍在他的手臂上,道喜吃痛转过眼,皱着眉盯着开齐。

“这些牛都是你的?”苗金花走进,问道喜。道喜点点头。

苗金花围着牛转了一圈,发现牛长得膘肥圆润,比家里的两个孩子长得有营养滋润。“你养牛有技术,为什么不考虑发展养殖业呢?”苗金花又问。

道喜跳下牛背,背着手走向另一头牛,松绳,又在牛背拍了几下,牛“哞”地叫了一声,撒开蹄子跑开。开齐拉着苗金花走到一边,小声地说:“曾经有给道喜养殖业的扶持,但是他拒绝了”,“为什么?”苗金花不解地问,“村里让他先贷款养牛政府后面会给各种优惠及补贴,他不愿,说忽悠人,把人套进去就难以翻身。

苗金花回想一下近些年的扶持政策,包

括对百姓的的无息贷款,每一个项目都落到实处做得巴适,扶持款项目也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难道这其中是有误会吗?苗金花暗自思忖。

“你的牛长势不错,看出你对牛很有感情,也了解它们的脾性,你可以在这方面发展,一只也是养,十只也是养,一百只也是养,发挥你的特长,让你的牛在你的手里,膘壮肥大”,苗金花想了想又说,“南山很适合放养牛群,你在这里也可以放飞你的思想,但养牛需要资金,你缺少资金,政府可以帮你想办法度过难关,我们也会帮你解决这问题,但前提是你得有想法有行动,”。苗金花说完,敏锐地捕捉到道喜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黯淡下去。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年数大了,不想折腾,所以,你们不要再来劝我做我的思想工作了,我烦……”道喜看着苗金花,一字一句说。

开齐一把拽住道喜“道喜你是不是没有心,政府和村委都在关心你过得好不好,四十几岁你说你老了,你把自己整得不死不活给谁看呢?再这样下去,不仅是你的老婆跑了,你的孩子看不起你也会不要你的”,苗金花一看苗头不对,开齐年轻气盛,处理问题有“大刀阔斧”的节奏,这个在道喜身上行不通,她急忙把开齐拉开“有话好好说,我们是工作人员要讲究策略不是?”开齐点点头,呼着粗气扭着头走到一边。

“道喜,你不为你自己想,你也为了你的孩子想想,妈妈不要他们,连父亲对他们也不管不问,饱一餐饿一餐,还衣衫褴褛,现在他们小不知如何表达他们的需求,但是长大后,他们会怨你甚至会恨你,”。苗金花想到孩子那一双木然的眼,心里一种心疼划过。道喜低下头,仿若听闻不见。

苗金花心里长叹一声,草木之人,何来福哉?但是,她不想放弃,即使知道自己最终还

是“无功而返”。

“道喜，你的孩子需要你去呵护成长，你的牛更需要你去壮大队伍，你自己去想想要不要为了孩子，为了你的牛群去努力一把？”。道喜沉默不语，听苗金花讲国家对百姓的优惠政策及现在村里开展的精准扶贫计划。

正午当阳，苗金花说得口干舌燥，接过开齐递来的水壶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道喜见苗金花停住，拿起铁楸走向阡陌交错的小径，好似苗金花说了半天的话等于在给草木排放二氧化氮。苗金花一口气上来，堵在胸膛上上不得下不去，心里那个气呀，真想也学开齐一样抓住他的衣脖子问问他。可是她不能，她是国家干部。看着道喜的背影她想，现在国家政策好，对百姓各种扶持，特别是贫困户，不仅在政策上扶持，还给予各种优惠，有力助推乡村的脱贫，道喜在这大好机遇面前没有好好的抓住机会，实在可惜。

开齐见苗金花瞬间变得萎靡不振，知道她心里有打退堂鼓的想法了，心里不免觉得有些可惜，这可惜也不知是为苗金花还是道喜。

苗金花甩开手转头往来时路走，走了两步想起什么又转身走近道喜，隔着一条阡陌小路对着道喜说“孩子让我传话给你，他们想你了，有空你就回去看看他们”。

道喜没有转头，直到苗金花和开齐走过山垭不见人影，他才慢慢蹲下，抱着头埋进双膝，泪水顺着脸颊无声地流，没有什么声音，但是却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胸腔里压抑着的那些沉重的铅块一样的情绪，在无声的用力哭泣着。他想，苗金花说到他的痛处了，孩子是他的软肋，不管他承不承认。

曾经的工作队总喜欢和他讲大道理，讲听不懂的政策，讲老婆为什么抛弃自己，但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南山可以成就他的梦想，因为，他喜欢南山清新的空气蓝色的天，他喜

欢南山绿色的草悠闲的牛儿，特别是成群的牛儿。苗金花还说了，南山适合放牧，放牧为了孩子。他要把这些关系理顺。

在村委会例行会议上，苗金花报告了自己对道喜思想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时，整个会议一片静寂，大家都不说话，苗金花对道喜的扶贫工作开展在他们的意料之中。

“作为党的干部，不能遇见问题就退缩，要迎难而上，将困难问题落到实处。所以，不仅是道喜的工作要做，村里别的贫困户工作也必须得做，将脱贫工作开展下去，做到一个都不能少。”村支书最后表态。

苗金花走出村委大楼，明晃晃的阳光照得她眼睛睁不开，她用手背挡了一下，手背火辣辣，她觉得自己整个人在烧心烧肺的疼，细胞和毛孔各种的堵塞。开齐跟在她身后，见她烦躁不堪，问她：“苗主任，道喜的工作还要不要继续跟进了？”

“要，我就看看他脑袋里装的是浆糊还是水泥，”苗金花气呼呼甩开开齐往道喜两个孩子住的地方走去。大人不上道，小孩却无辜，既然道喜是她的扶贫对象，他的事她就得管，包括他的孩子。

她买了一些零食、玩具，整理自家孩子穿不上的旧衣服，去见孩子并给他们换洗。完了跑一趟学校，把俩孩子的学习及其他安排妥当，风风火火做完这些，抬头看天色还早，又返回村委会。她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字：愁。她要回办公室，查阅道喜的档案及资料，说不定能在其中寻找到突破道喜思想防线的线索。有时她想，人家爱贫就由他贫去，自己这天天愁的好像是在为自己操心，殊不知那个贫穷到揭不开锅的正主儿整天在南山悠然自得放牧看蓝天白云。想到这里，她又长叹了一声。

国家和党提出的，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是对的，但是实行起来太难了。

“苗主任，大奇迹来了……”妇联主任气喘

吁吁从转角处冒出头,见到苗金花两眼放光,声音也不自禁提高了几个分贝。

“哟,姐你这是打哪儿来的,莫不是请我上你家喝酒?”苗金花打趣道。

“喝酒事小,道喜来了。”妇联主任拉过袖口擦了一把汗。

道喜来了又不是大人物来了,有必要那么兴高采烈嘛,苗金花暗自啐了妇联主任一下。不过她转念一想,道喜能从南山挪身到村委会办公大楼,是因为孩子吧。不过,自己不是准备去找他吗,他来了正好,免得跑一趟,现在就去见见他,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苗金花随着妇联主任拐过一个弯来到大榕树下。道喜站在树荫下,星星点点的光穿透叶片照射他的身上,颓废而靡散。

苗金花走进他,不说话。她思考着怎么做他的工作。他家里那个四壁通风,就像道喜空空如也的脑袋——没有什么内容,他现在应该是来接孩子回家吧,但是,他的那个是家吗?

道喜裤腿和鞋子都是泥,低着头,两手局促地抓住衣角揉成团,放开,又揉成团,如此反复就是不开腔。“哟哟哟,道喜你这是在揉面团呢?”妇联主任指着道喜皱巴巴的衣角,发现他身上沾着几根碎稻草,随手就给他顺了下来。

道喜不接妇联主任的话,却对着苗金花说:“苗主任,你说的话还算数不?”话音很低,期期艾艾地。

“哪一句话?”苗金花对道喜说过许多国家政策 and 恨铁不成钢的话,她不明道喜指的是哪一句。

道喜看看妇联主任,又看看苗金花,欲言又止。苗金花看道喜一副防人千里的警惕,作为长期在群众中作思想工作的她来说,心里明白道喜心里有无数的梗,这些梗让他丧失与人对话,脱离生活的节奏,现在自己怎么打开他心里的梗,让他重新审视现在困窘的生

活并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呢?苗金花心中九曲十八弯把各种对他的扶贫计划假想了一遍。

道喜支吾半天没有说出来找她的原因,苗金花拍拍脚下的大石块,拉着妇联主任一起坐下,然后指指道喜脚下大石块,示意他也坐下。

“你的两个孩子一直都是妇联主任她们部门在照顾”,苗金花指着妇联主任介绍,然后接着说:“所以,你不要有顾虑,有什么需求你提出来,我们会慎重考虑你提出的要求并尽最大的力量去帮助你。”苗金花鼓励道喜继续说下去。

道喜看看妇联主任,又看看苗金花,张了张嘴,仿佛在给自己打足气,“我想养很多的牛,”道喜停顿了一下:“但是我没有钱,原来他们都让我先拿钱,我没有钱,所以……”他仍旧低着头,脸憋得通红,苗金花认真地听他说,意外地发现大太阳下的道喜身子在微微的发抖。

“你想养牛,但是你现在没有钱买牛种?”苗金花直击重点问道喜。

“是”道喜诺诺回答。

苗金花在脑里高速将扶贫政策及贫困户创业的扶持政策细细整理一遍,酝酿话语准备回复道喜,却见道喜站起身,拍拍身上的灰抬腿准备走。

“你怎么就走了呢?”苗金花诧异地问他。

“如果你觉得为难,就当我没有说过,我也为上次对你的无礼道歉,”道喜看苗金花许久没有回话,知道自己提出的要求也过分,没有钱就想养许多的牛,这和空手套白狼没差别。苗金花听出道喜语含歉意,看着道喜局促不安的样子,知道道喜来误会她不说话的意思。

“道喜,很高兴你能走出改变现状的一步,你的要求我记在心里并尽快和领导汇报,你回去等我的消息。”苗金花也站起来,慎重

地对道喜说。

道喜嗯了一声，站着听苗金花给他分析养牛遇见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政策性及技术性，直到苗金花说完，他都在认真地倾听。“明白了吗？”最后苗金花问，他点点头，苗金花再问：“有信心养好牛吗？”他低低地嗯了一声，有点腼腆却很坚决，

“你们可不可以再照顾我的孩子一段时间，我回家把房子修建修建，好了我再来接他们回家”，这次他是对妇联主任说，妇联主任说好，道喜说了声谢谢和她们告别。“这个人也没有别人说的不礼貌嘛，”妇联主任也拍拍衣服上的灰，看着道喜消失的地方说。

“走出这一步对他来说不易啊，”苗金花定定看着道喜消失的方向半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妇联主任说“对了，你可以给孩子找几套动画书吗？”她记得孩子和她说，喜欢看动画书。

“好，姐这就去找去。”妇联主任和她说了声再见，也消失在转角处。

苗金花把道喜的话原封不动传给书记，书记一拍大腿，“难事也要把它好。”

村里有很多养殖户，大都是养鸡养鸭养鱼养猪，还没有养牛户，道喜说的养很多的牛，最少也是几十头牛以上，对于村委来说是一大难题，资金是重点，缺钱村委会想方设法去解决，缺技术那可是致命的。“先从小规模搞起，慢慢摸索慢慢扩大，”村书记想了想又说：“让道喜先去别的合作社学习怎么养殖，做事实不能靠猜，要靠技术。”

苗金花领命向道喜把书记和政策性的东西复述一遍。道喜抽着早烟听完，闷声闷气说了一句“我愿意听从你们的安排。”

人一旦决定改变现状，内心深处必然有着强大力量支撑，且渴望改变现状的冲动，也许正是一种内在压抑所导致的厌倦。苗金花清楚看到道喜在改变，他变得主动，知道自己

养殖业技术不精，扛起被子到村委邻乡养殖业合作社打短期工，学技术。

村委会和邻乡养牛合作社沟通交流最后达成协议：愿意无偿提供十五头牛给道喜饲养，并在技术上免费为他指导。

道喜家的房子及牛栅栏在村委会的支持下，也有序地开展。道喜去了村委会，把两个孩子接回了家。

养殖有保障，生活有着落，基本医疗、住房、孩子的教育这些就是百姓脱贫致富的基本保障。站在南山的垭口上，看着成群浅黄浅黑的牛群隐入草丛间，苗金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父爱如汪洋般奔涌

■ 杨芳兰

小时候，总是喜欢跟比我大一些的男孩子玩耍。他们叫我去偷别人家的桃子或梨子时，我不肯去，他们就说我是没有爸爸的孩子。还绘声绘色地说：“你看我们个个都有爸爸，你只有满爹，你是从河里捞上来的野孩子，不信去你家猪圈看那个猪潲盆就知道了。”我不信，一溜烟直奔猪圈，伙伴们也跟着我跑来。到了猪圈门口，果然看到一个大大的木盆躺在里面，木盆周围全是猪潲。伙伴们又追着我：“当时你满爹正在河边洗粪桶，远远看到一个木盆从上游漂下来，拉到岸边一看，是个毛茸茸的女孩，他抱起就朝家跑。那个木盆就成了这个猪潲盆，那个女孩就是你。”

开始我不相信，在他们说了很多次以后，我就问满爹：“我是不是你亲生女儿？”满爹说：“我是你几个伯父当中最小的一个，在你刚刚学语时，你堂哥堂姐们都叫我满爹，你便跟着叫了，不信你看你

右边嘴角那一颗黑痣嘛,满爹也有一颗呢。”于是我拿着镜子跑到满爹跟前,一大一小两个脑袋装满整个镜框,果然跟满爹一样有颗黑痣。我再也不相信伙伴们的鬼话了。

我不应该是个女孩子,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男孩子爱干的事情我几乎都干过。比如抽陀螺,踩高脚马,打弹弓,做竹筒枪,弹弹珠……除开上房揭瓦和偷鸡摸狗不干,所有男孩子玩的游戏我都喜欢玩,整天把自己弄得像个泥人。满爹经常说我只是一只花野猫。

好几次,淘气的我被母亲拿竹条子追着打,我就拼命往山上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地呼喊:“满爹——满爹——”如果快要跑出村口了,还没听到满爹的回应,我就使出更大的嗓门呼喊“满爹——救命——”每次快要被母亲追到时,满爹总会扛着锄头或者挑着牛草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满爹快速放下肩上的担子,一把将我护在身后,用宽大的手掌截住母亲即将甩过来的竹条子。父亲心疼地责怪我说:“以后听话点,着打也疼是不是?”

满爹是农历8月26日生的,他的生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听伯父说,我奶奶接连生了四个男孩子,特别希望生下一个女孩。那年月缺衣少食,男人只会砍柴割草,唯一的经济收入就是靠女人编斗篷换油盐钱。要是哪家生了一个女孩,父母就会无比自豪地说,得八个斗篷!奶奶满以为生下满爹是一个女儿,没想到生下来又是一个男婴。当时我爷爷在山上的包谷地守野猪,奶奶就决定把满爹丢在床前的泥地上,并用一个木盆盖住,让他自生自灭。到了晚上,奶奶以为满爹已经没了气息,谁知揭开木盆来,满爹却大声地哭泣。恰好爷爷从山上回来了,抱起满爹亲了又亲。他说,这孩子头大脑门宽,以后是个官。于是爷爷赶快脱下棉衣,把满爹放在怀里,直到捂热满爹冰凉的身子,才放在奶奶的身边睡下。

直到年已古稀的今天,满爹没有做过一

天官,当然也没有吃过一次公家饭,但满爹却无比满足地说:“现在政策好得很,农民种地不但不交公余粮,而且种田国家还有补助,这是最好的社会了。”

满爹八岁没了父亲,十二岁没了母亲。几个伯父都结婚成家,也顾不上满爹,满爹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在生产队放牛。生产队长看满爹人勤快,而且机灵,在十四岁的时候,生产队派他到公社林校读书。据满爹说,那时候的林校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差不多。林校毕业后,父亲回到生产队当了会计。满爹不但打得一手好珠算,而且破篾、犁田、耙田、栽秧、打谷样样在行。

满爹之前的未婚妻并不是我现在的母亲,而是当时区公所王区长的女儿。王区长的女儿长得很标致,在媒人来跟满爹说媒的时候,只让满爹在门口望了姑娘一眼,就算是定下这门亲事。在王区长选好结婚日子后,才真正让满爹跟王姑娘正面接触说话。这一说话才知道,原来王姑娘是个傻姑娘,满爹就死活不愿意,硬是退了这门亲事。王区长说,你只要答应娶我女儿,安排你到区公所工作,想到哪个部门随你挑。满爹说,你就是把区长的位置让给我都不愿意!

实际上,放在现在还没举行婚礼,而且连手都还没拉过,悔婚就悔了。但王区长不这么认为,他说我满爹玷污了他女儿的名声,他要让满爹也没好日子过。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次满爹代表生产队到区公所开会,那天刚好感冒发烧,到了区公所就咳嗽不止。有个“好心人”就在旁边说,感冒发烧背诵几遍毛主席语录就好了。父亲说,毛主席语录只能治疗心理疾病,治不了我的感冒发烧呢。刚说过几分钟,就听到广播里拉响了警笛。父亲还说,不知道谁又要挨批斗了。话音刚落,就有几个人拉着绳索径直朝我满爹走来,生拉硬扯拽到主席台上,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叫

他跪着跟毛主席承认错误。满爹问,我犯了什么错?几个人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并气势汹汹地说,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难道还治不了你的感冒发烧?那天满爹是去参加生产队总结大会,却变成了一天一夜的批斗大会。

自从那次被批斗以后,满爹每次天气变化,脑壳就会疼,严重的时候就用一个木槌敲打自己的脑袋。渐渐地,我也长大了,看到满爹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就会跑到上街邮电局对面的碾坊旁边捡晕头鸭子。晕头鸭子,是孵化棚里已经孵化成鸭仔,但最后无法冲破蛋壳而窒息的幼仔。一般孵化一批鸭仔,总有一部分坏蛋丢弃在河边。听老人们说,有头疼病的人,经常吃这种晕头鸭仔就会好起来。于是相隔三五天,我估计孵化棚又要丢弃一批晕头鸭仔,就会第一个跑到门口等着。其实晕头鸭仔用开水煮一下,再慢慢褪去鸭仔身上的绒毛,用菜油一炸,香香的。晕头鸭仔不但是治疗头疼的一剂良方,更是下酒下饭的一道美味。后来这个秘密被一大帮伙伴知道,只要看我挎着篮子出门,他们就一路尾随,有时候为抢一个晕头鸭仔,甚至打得头破血流。有一次,满爹看着我手上一块淤青,心疼地说:“不要去捡晕头鸭仔了,你抢不过他们。”

满爹比母亲有耐心,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也不一样。母亲是个急性子,孩子不听话,就喜欢用竹条子抽。母亲信奉油盐出好菜,棍棒出好人。而满爹的教育宗旨是,好人不用棒棒打,好鼓不用重锤敲。好几次,我看见满爹悄悄从门背后把母亲收藏的竹条子放进灶孔里烧了。但没过两天母亲又会加上一根新的竹条。

在我的记忆中,满爹没有对我动过一根手指头,就是一句重话也没说过。我七岁那年,父亲砍柴回来,在坛子里舀了一碗腌汤来喝,他说:“有点酿痧了,要是有几颗青辣椒放

在这腌汤里面喝下去就好了。”我听后,一阵小跑,在别人的菜园里摘了十几颗辣椒放在衣兜里,兴高采烈地跑来家,满以为会得到满爹的表扬。谁知他的脸却突然从晴天变成了阴天。满爹问,你到哪里摘的辣椒?我说就在我家菜园旁边。满爹听后不由分说拉起我的手,就朝邻居家走去。刚到邻居家门口,邻居正提着一个菜篮准备出门。满爹从裤兜掏出五角钱放在邻居面前说:“孩子不懂事,到你菜园偷了你的辣椒。”邻居开始一愣,转而就哈哈笑了起来,她说:“不就是几颗辣椒嘛,要多少,随便摘就是!”满爹认真地说:“从小偷针,大来偷金,不能惯了孩子的手脚。”

上个月的某一天,父亲一连拨打我几个电话都没听到。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坐在电脑边,挂个QQ,朋友们有什么事只要在QQ跟我说一下,我立马就能看到,手机一般都是放在抽屉里。直到晚上下班,我发现手机竟然有五个未接电话都是满爹打来的。看看时间,已经是十点多,来不及多想,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立马回拨过去。等了半天,那边传来懒洋洋的声音:“喂。”我说满爹,你打我五个电话,到底有什么事呀?满爹停顿了一下,懒洋洋地说:“没什么事,白天我跟你妈说,你那里的卷粉是两角钱一个,你妈硬讲是一块钱一个。我争不过她,就打电话来问问。”听他说完,我说:“我的满爹呀,卷粉在十年前就是一块钱一个了呀,一般一个人吃五个就饱了呀。”不大一会,我听到母亲在旁边嘀嘀咕咕地说:“想女儿了就去她那里住几天,还扯什么谎嘛。”挂了电话,我才想起,我已经很久没给满爹打电话了,才让满爹找到这么一个理由跟我说话。

去年初冬,已经大半年未回娘家的我,邀约当地几个文友到娘家聚会。一是想给疲惫的心灵放一个假,二是这些年来虽然写了一些故事,却没有真正写过故乡的人,也想趁此机会了却这个心愿。车子开到家门口,我和先

生从车上拧下大包小包的猪肉、牛肉、糖果以及给父母买的新衣进屋。从我所住的县城到娘家,全程高速也需要四小时车程。满爹看我连猪肉都买来了,就埋怨地说:“家里没有猪肉卖?还从那么远的地方带菜过来!”

安顿好文友们烤火,满爹则跟我一起到厨房切菜。满爹说,前几天你妈听讲你要来家,每个夜晚都睡不好,白天见到人就宣传你要来家的消息。说完满爹又突然插了我一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母亲正站在屋檐下兴高采烈地给我妹妹打电话:“嗯!嗯!你二姐带来好多朋友,家里可热闹啦,可惜你不能来……”

吃饭时,文友们都抱歉地跟我父母说:“伯伯,伯妈,这么多人来打扰你们两位老人家实在不好意思。”满爹乐呵呵地说:“几个姑娘都嫁得远,崽和媳妇又在外打工,一年四季光我们两个老人守家。现在吃穿不愁了,巴不得你们天天都来!”

酒足饭饱后,一个文友醉醺醺地问:“芳兰,这次聚会后,下次什么时候再聚?”我半开玩笑地说:“春暖花开面向大海,我们就面向油菜花吧!”说完引起大家一阵哄笑。过年前,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满爹。告诉满爹,过年生意忙得很,不能回家过年了。满爹并不感到奇怪,而是在那头笑嘻嘻地说:“反正不久你也要回来了嘛。”我惊诧地问:“我说过不久要回来?”满爹说:“当然了,上回你们到家里吃饭后,你不是答应你的朋友春暖花开面向油菜花?这几天我天天都去田坝看,油菜已经抽薹了,不久就开花了呀!”

满爹这一说,我才想起,我顺口而出的一句话,老人家竟然当作承诺深深地记在脑海里。想起常年在外,跟朋友心安理得地说了多少冠冕堂皇的承诺。比如下次有空一定来,比如我马上就到了,但都只是作为一种客套说说罢了。但惟有这次承诺,我当然也是忘了

的。如今满爹突然提起,我的心感到一阵微微颤抖。

日月如梭,转眼离开满爹独自生活已经二十八年,如今的满爹已是七十七岁高龄。成家后,忙于生计,很少陪他老人家拉拉家常,听听老人家的教诲。但是,我喜欢满爹,至始至终都喜欢。每当在街上遇到跟满爹年龄相仿的老人,我就会想起我的满爹来。

诗歌合为事而作

■ 王明相

金秋时节,满目橙黄,富饶的大地,到处是丰收景象。值此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也即将来临。

九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电话,锦屏县诗词楹联协会的老同志告诉我,为纪念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他们编写了一本诗集,希望我能为他们写篇文章作为序言,并抓住我回县开会之机来到我的办公室,送来了打印的书稿。老实说,我真感到为难。当前全部时间下沉乡镇开展脱贫攻坚,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几乎心无旁骛。而为诗集写序,需要对诗集进行阅读,思考,评价,没有时间不行。何况,他们是因纪念祖国华诞而特别编写的诗集,更需认真酝酿,反复斟酌,怎么写,如何下笔,不是说来就来的事。但是,诗词楹联协会都是老同志,有不少还是老领导,尽管退休赋闲,却笔耕不辍,为祖国建设,为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他们宝刀不老,引吭高歌,弘扬正能量,依然继续发挥余热,老领导们如今还为此亲自出马来找,如何拒绝,怎么好拒绝?尤其纪念祖国七十周年华诞,意义非同寻常。是呀,七十年,相对于浩瀚时空,不过眨眼功夫,转瞬即逝,可对于有限的

生命个体,七十年的确已很漫长。古人言,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年来共和国所走过的道路也非常不易,可谓曲折坎坷。而其中的变革,所发生的变化,沧海桑田,天翻地覆。这凝聚了多少人心血,洒尽了多少人汗水?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取得的辉煌业绩,难道不可歌可泣,令世人惊叹?这七十年是不平凡的七十年,伟大的七十年,辉煌千秋的七十年!我的心里一阵阵涌来了少有的激越与冲动,兴奋与豪情。我没有理由拒绝。

县诗词协会为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编写的《杉乡放歌》,收集了一百多位诗人的七百余首作品。作者中除了三十三位逝者,其余的百余人既有九十高龄的耄耋老人,也有1980后的后起之秀,可谓阵容庞大,老中青济济一堂。但总的看,大都是早已退休的老同志老领导,六七十岁的比比皆是,都曾经是共和国的建设者和见证者,文化程度一般只是高小,有一些进过初师,相当于师范,舞文弄墨的事,不是强项。但退休之后,他们继续学习,不断求索,写了大量诗作,不少人都成了省州县诗词协会会员。翻开《杉乡放歌》一书,看到他

们的这些作品,慢慢阅读,的确很不错。这本诗集所收录的作品体裁全为传统诗词,有诗有词有赋,还有部分对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纪念建党九十八周年建立新中国七十周年华诞的,有歌颂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乡村变化的,有赞美祖国名胜家乡景物的,有缅怀烈士英雄先贤的,有歌咏文化民情风俗的,还有鞭挞贪污腐败的,可谓五彩斑斓,缤纷满目。作品中还有部分省州诗家的作品,他们的诗作更别有情致,可读可品。总的看,所有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都值得肯定,尤其昂扬的时代感,鲜明的时代精神,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情怀,真挚热烈,质朴感人,确实是一本很好的诗集。

这本诗集,既然以纪念新中国七十周年华诞为由,讴歌建党建国的诗作较多,优秀篇章也不少,如彭汉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这两首诗,就很有代表:“红船破浪启航程,推倒三山世界惊。马列学说光大地,锤镰帜手举长缨。降龙伏虎头颅献,灭寇诛封热血倾。不忘初心勤砥砺,跨新时代铁铮铮”和“莽莽昆仑傲太空,神州十亿力无穷。移山填海等闲事,揽月摘星股掌中。几代伟人开骏业,一朝旧貌换新容。航船筑梦南湖启,华夏复兴铸伟功。”诗作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艰难历程,讴歌了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赞颂了人民领袖率领人民改天换地取得的辉煌成就,诗句精炼铿锵,激情饱满,洋溢着乐观的革命情怀,读了印象深刻,令人深受鼓舞。其实,这类题材不好写,一则内容太多太丰富,难得具体化,一旦具体就庞杂冗长,这是诗歌这种体裁所不许的。但想选取有代表性事件,也绝非易事,稍不留心,就会大而空,变成喊口号。这本诗集的大量诗作,却能克服这些弱点,在讴歌党和领袖,赞美祖国强盛的大量诗篇中,总是豪情满怀,自豪自信,形象生动,佳句佳作不少。比如“筑圆国梦小康章,一代风流拓大荒。”(龙家声《庆祝新中国七十周年华诞》);“岂惧西洋掀恶浪,何愁

倭寇起狼烟。民生乐业江山固,国运昌隆壮志坚”(龙立润《喜庆新中国诞辰70周年》);“烽烟滚滚布云愁,诚为人间献大谋。覆地翻天除帝制,驱强扫寇抵洪流。河山葬烈风悲角,社稷怀人雨溢秋。凭吊英雄追历史,年年鹃血染神州”(杨正河《纪念建党九十七周年》),王光俊的《歌颂建国七十年》亦是如此。又如潘显光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开放改革路险弯,创新岂畏闯关难。乘风破浪云帆启,斩棘披荆陡峭攀。华夏龙腾惊宇宙,东方狮吼震人寰。宏图大展丰收景,伟业中兴奏凯旋。”歌颂了改革开放,华夏大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成就辉煌,雄狮惊醒,龙腾虎跃,很富有诗意。

在阅读诗集时,还有这样一些诗作令人难忘。比如杨系模的《首次乘机赴云南旅游有感》:“二月南风适远游,登机一刻兴悠悠。高攀碧落千峰渺,俯瞰川原一色幽。破雾穿云邀北斗,携雷带电访南丘。髻龄有梦超花甲,夙愿方酬任白头。”写出了自己在白发之年才得以第一次乘飞机的真实感受,情景交融,真切真实,却又富有浪漫气质。龙运林的《拖运风力发电机上青山界》对青山界风力发电厂建设的艰难情形,描绘的生动细致,栩栩如生,歌颂了建设者的不畏艰辛,忘我奉献的感人业绩:“运送风机特大难,工程部件不一般。杆粗叶重轴盘大,岭陡沟深道路弯。过巷穿村皆险境,爬坡越隘尽雄关。前呼后拥倾全力,建设军团兴正酣。”杨再韬的《登泰山》也非同一般,颇有气势:“三山五岳尊,浩然气蒸腾。会当凌绝顶,放眼大乾坤。齐鲁雄风在,沃土圣英灵。文明昌盛世,华夏喜长兴。”王远长的《锦屏春意》也别有意趣,对春日的锦屏着意进行了描绘,写出了春雨的淅沥缠绵,春鸟的婉转啼唤,春柳的婀娜妙曼,从而突显了变化与新貌。

尤其可喜的是,还有部分作品取材于当前的脱贫攻坚,直击时代命脉,歌颂党的政策的英明伟大,揭示了脱贫攻坚对于民族复兴,实

现“两个一百年”伟大梦想的重大主题。龙立润在《西江月·挖穷根》中写道：“大政中央制定，措施百姓遵循。一心一意去穷根，侗寨苗乡齐进。男女不分老少，干群联手飞奔。说一不二土成金，喜庆脱贫得顺。”语言平实通俗，节奏感强，朗朗上口。唐光福的《颂扶贫政策》“国家注重贫困户，好似阳光暖万家。”“献言献策开富路，谋利谋福铲穷芽。”这样的诗句贴切得当，形象真实。

是的，历史总是由一分一秒的时间构成，辉煌总是由点点滴滴的血泪铸就。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共产党人从此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民族的复兴，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终于迎来了1949年新中国的创建。1949年10月1日，当那个浓重的湖南乡音，在北京秋后瓦蓝的上空传播开来时，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就此翻开了崭新一页。七十年来，共产党人白手起家，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将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建成了一个欣欣向荣，富强昌盛的新型国家。七十年辉煌的历史，就是由那些不停流逝的日日夜夜分分秒秒所凝聚，由无数的挫折与奋斗、胜利与欢笑所写成。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不知寄托了多少代人的期待与梦想，更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付出了热血与生命。如今，当我们伫立于七十周年胜利的凯旋门前，站在这重大的历史交汇点上，回望历程，展望未来，怎能不心潮澎湃，思绪联翩。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的，在新时代下，“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为此，当前全县各族人民，各级各界，都在奋力攻坚，目的就是践行承诺，完成习近平总书记与党中央的殷殷嘱托。

在我深入到乡村的这些日子，我看到了

干部群众奋战一线的精神与风采。在这一群人中，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这些村两委的支书、主任。这些人每个月只有一千余元的微薄补贴，可他们却没日没夜投入到脱贫攻坚一线，顾不了家，管不了仔，一边要落实好上级政策，一边要说服动员好群众；一边要拆违拆旧征田征地，一边要协调各种纠纷排解各种矛盾。他们在做善事，却又时常被说成恶人；他们常常承受来自上面的压力，却又处处遭到百姓的责难。家人不理解，外人不同情，但他们无怨无悔，任劳任怨，默默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展示了责任担当与时代使命。从这些人身上，我读到了最美的诗，看到了最好的画，掂量了共和国基石的真正质量。因此，在乡村的这些日子，和这些人在一起，我感到开心与快乐，感到充实与力量。我们这样的工作，生活，其实就是纪念祖国70华诞的一种最好方式与最完美行为。诗词楹联协会抓住机遇，及时编写了这本诗集，讴歌祖国建设，讴歌建设者，体现了古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古训，可谓正得其时，也是文学发展的方向。

是为序。